

王重民原編
黃永武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史部 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王重民 原編
黃永武 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六冊
史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六冊史部目次



帝王略論……………	一	附摹寫本……………	一七一
伯二六三六號……………	四	貞元十道錄……………	一七七
閩外春秋……………	二七	伯二五二二號……………	一八三
伯二五〇一號……………	二九	附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	一八六
附摹寫本……………	七三	附摹寫本……………	一八八
又伯二六六八號……………	一一六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	一九〇
貞觀氏族志……………	一四四	伯二五一號……………	一九二
北八四一八號(位字七十九號)……………	一四八	附摹寫本……………	二一五
南陽張延綬別傳……………	一五三	沙州都督府圖經……………	二三五
伯二五六八號……………	一五五	伯二〇〇五號……………	二三八
附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	一六一	附摹寫本……………	二九五

目次

又伯二六九五號……………三四七

帝王略論

虞世南撰 伯三六三六 敦煌祕籍留真新編影印本

此卷原題帝王論，前有序，已佚上半。卷一起三皇止秦二世，卷二起漢高祖，訖元帝，以下殘缺。於賢君惡主，均略述其事跡，碌碌無所表見者不及也。其大賢大惡，又贅以評論，以寓褒貶之意。凡記事均冠以“略曰”二字，凡評論皆於公子問語先生答語中暢發之，殆卽序中所謂“將爲子說治亂之迹，賢愚二貫”者耶？按藤原佐世見在書目雜史家，有帝王略論五卷，唐世南撰；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有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則見在書目唐字爲虞字之誤，而晁陳書目並不載，則似五代以後，傳本漸稀。此殘卷有略有論，適與虞書命名之意合，且衡以卷第，東漢以後，尙應有書三卷，則卷數似亦相符，疑卽虞世南書也。又按玉海卷六十二引中興書目云：“貞觀間，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吳，訖於隋。凡帝王事跡皆略記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攷唐書虞世南傳，世南遷太子中舍人在太宗卽位之前，然則撰書蓋在秦府時，非“貞觀間”也。本傳又稱：“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蓋指此及以後事。是書文辭膚淺，誠爲爲初學而作；然若以此疑非出於虞氏手，虞氏固有兔園冊，頗行於時矣。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敦煌本帝王論，余曾據唐志及見在書目定名爲帝王略論，疑爲虞世南作，但未有堅確之自信也。稿既發刊，東友神田喜一郎教授過余齋，談及東洋文庫近年購得虞世南帝王略論殘卷，存卷一、二、四三卷，爲鎌倉時代寫本，與此正是一書。顏白喜疑於西而驗於東，吾說可爲定讞矣。因歎著述之業，或盛行一時，或傳之永世，固視其絕對價值以爲衡，然亦有時尚之需要存焉。九經三史，萬世不刊，餘則百年之內，盛衰不同，不待易世，其跡可見也。西州莫高

窟，東國高山等寺爲東西對峙之兩大唐代圖書館，而見在書目則其公有目錄也。此問題至有趣，余將作論以明之。六月十四日

余既知日本有是書傳本，得確定爲虞世南作；開抽太平御覽引用書目（原稱經史圖書綱目），有虞世南公子先生論一條，疑必爲是書，則宋時似仍有傳本。但千卷之書，不知徵引在何卷內，又無暇翻檢，以比勘文字之異同，耿耿於心，未能或釋。嗣閱邵齋讀書志，其誌馬總通歷云：“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略論，分系於末，以見義焉，”（困學紀聞卷十四亦稱“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不禁雀躍而起，亟尋通歷不能得。更檢諸家藏書志，始知尚無刻本，僅有傳鈔，且前三卷已佚，自度海外無緣獲見也，又鬱鬱者久之。今日偶檢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十三，則通歷所引要略三十八事盡在焉。並別輯有趙蕤長短經所引九事，爲余所不及知，尤爲喜出望外。此殘卷止於卷二漢元帝，而通歷所引始於三國之末，則因前三卷已佚；此所存者適在通歷缺卷中，亦巧合矣。長短經所引九事，始於西漢文景，訖於東漢之末，當在原書卷二卷三中，趙蕤殆亦未見全書耶？

卷中“先生”字樣，長短經所引，均代以虞南二字，缺世字以避諱，亦唐代通例。其漢宣帝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卷子本人作民，然則作先生者爲世南原本，稱名者爲太宗以後改定本矣。馬總所引作先生，而隋文帝條有“留心政理”之語，蓋寫自高宗以後故也。然則是書固盛行於唐代，余前跋謂：“著述之業，或盛行於一時”者，此尤其明驗矣。十月二十日

昨日從伯希和先生借來哈佛燕京社編印之太平御覽引得，檢虞世南公子先生論，即在卷第二百二十九，持與唐文拾遺輯本相校，正在馬總所引卷內，因確知卽帝王略論也。而御覽引作公子先生論，殆當時別有此一名耶？抑爲纂修官以意改耶？唐文拾遺於此條

有校異二處，其異文適與御覽所引合，不知爲陸心源據御覽所校，抑馬總原書固如是？“是與太子宴者也”句，唐文拾遺缺宴字；梁武帝北魏道武帝兩條，陸氏書有校異，而原文則不見御覽，是尙有待於一檢通歷也。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

蔡懋堂先生譯“關於虞世南的「帝王略論」”，載國立編輯館館刊二卷二號（1973年12月）

以刑此失德之理也所謂禍
福禍福之兆較感傳最之夢是也
應與山寫日開聖賢如周之京如
之孫強是其善也而
天意人事相參而成將為
治亂之跡賢愚二
凡庸所敢較錄但略陳其事存而不論歷乎三代則
世有治亂興亡之運可得而言其明者可為執
聖賢以集狂瞽執論之至於守天承平無咎無譽非

所由者亦所不談也

天帝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喾

唐虞

虞舜

夏商

周

夏商

周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國

朝

代

姓

風

地

人

首

有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德

始

作

聖

於國始作傳管與共禪之紀子青陽立是為古史年

少昊名摯字青陽號金天氏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

其方天下大治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姓姬子九黎之亂

天神不雜方物有序

帝曰帝高辛氏名契姬姓平共工之亂制軹敝鍾磬增箴服星

動翼而傳

帝曰帝堯陶唐氏名放勳黃帝之孫姓祁臨明文思允恭

謙以尹喜為師許由為友堂高五尺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曰

葛衣冬日鹿裘有草生於階以月力日生一莢至此日日落

焚若月小則一焚而不落名曰蓂莢堯觀之以知四時又生黿於

廣其形如蓮名曰蓂脯暑夏之日廚內常陳於時景星見

於神龍泉出朱華生鳳皇心是故神居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降之乎民無能名焉觀之其有成功者也乃舉舜而禪天下

為舜并百一十八載

舜曰帝舜有虞氏高陽之後姓姚瞽瞍之子父頑母嚚弟傲
少而聖孝克聞其聰明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治水土棄
為右相以播百業禹為司徒以教萬民畢閭為士師以理獄訟
禹共工以典工巧益為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秩宗以典三禮是
為樂正以和神人百僚咸得其才堯乃禪天下太平乃作舜曰
首明我股肱良我庶事康哉又子曰元首叢脞股肱惰惰我不
予時日月光華晝夜罔替五刑之聲咏南風之詩曰南風之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將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作蕭韶之
樂鳳皇來儀擊石撫石百獸率舞故仲尼曰無盡美矣又盡善之
以佐神而年百然南風
詩曰柏舟高石氏姓也石氏女會高陽之孫父雒治洪水九年其功不成
竟歿之於羽山舜乃舉禹治水不肯尺璧而重寸陰慎思沐雨
旌不顧履脫不納其人可觀其言可信聲為律呂為度一沐三發歎
一食而三起陸行載車水行載舟夜行秉燭龍山行乘龍治水十
五年三過其門閭記泣聲而不入也於是鑿

龍門關伊闕導九河所存者七百國河出崑崙百歲崩于陸

崩于太康立

公子曰夏禹之德何以不遠於堯舜先生曰昔者三五雖焉而不
軍功潛運莫得焉名而是以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由此言
之聖德無跡可尋故曰聖人無功聖人無名是以百姓曰
不知也五代德衰功用始顯開夫夏君之世數九土乘四載建
方國定九州縣木導川其德重矣故左傳云嶽高之功吾其美乎
事聖之功莫此為盛

公曰帝太康妙因機曰子有洛之表十句不及厥第五人御其神以
定五子威恣乃作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頹
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於是君曰群曰民弗忍誅之于河太康
為罪所誅失位而崩生帝相也為罪所赦罪又為其臣寒浞所殺相
有遺腹子曰少康

公子曰天子有事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太康有五弟如此則忠盡

智以輔其君上可以退堯舜之跡下可以安民專主而無益於危亡何也
先生曰何代無賢用而不明臣原非不智也見於楚子皆非不忠也
尸於吳使二主能用而賢則楚為七國之雄吳作九州之伯矣豈有人能
情而事長數者乎人主若能觀五子之訓以為鑒戒欲求免可
得乎哉規要切經於此矣

昭曰少康帝相之子母有仍以女相之遇害其妃逃還有仍生少
康已長為仍牧正寒浞聞其賢使其子澆求之少康懼也奔有
虞為之庖正其後逃城從杞還以禹跡祀夏配天下夫嘉初夏還
後興其後十六世至帝桀

昭曰帝桀名履癸帝殺之子也桀方有力能中鉤索鐵鑿北日
未已喜之所言桀皆從之為象辭至林廷室璫臺金柱三千兩以
脯林有諫者以為妖言罪之湯使人哭之曰曰湯於夏臺而後得
之開龍逢引黃圖以諫桀曰子又妖言矣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
可亡乎日亡吾乃亡也於是桀黃圖然龍逢兩日關五星錯行
鬼呼於國桀笑而大神見立五十二年為湯所伐在桀時章

穀略曰殷湯右履柱于南之極至發之子也與葛伯爲隣葛伯
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米葛湯使求焉之耕者子飯食葛伯
奪其食而然之湯乃征葛伯東祀焉葛湯北狄悉曰美強既
平右來其類出觀於澤者視其明日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
者皆入吾朝湯曰盡之矣乃除其三面留其一而更視曰欲立者左
者右欲面者南欲北者欲北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能命者耳諸侯
聞之一時歸湯者卅六國有曰桀銜餉入於朝及黃龍里至之號以伊
爲相伐桀就之南巢之山其後七年大旱史卜五當以人禱湯乃剪髮斷爪
鳴鼓社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雨大至步知于里踐其于位十五年而
亡桀太戊

孟子曰成湯之德制者爲首先正曰仁人也孟子曰何謂仁人也孟子曰若夫
國之制則難矣其澤焉故焉故曰難制者其意仁人之利不害達乎
是以易曰君子居其富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近者乎此之謂
孟子曰然湯以武平桀切使天下不稱其武而歸其仁何也孟子曰仲尼之
其力而稱其德夫德而不就失其之主是故桀失其君也然則
亂國則治亂國之主者及至成湯救桀於桀溺以安天下是故成湯

韓非子之說

而王者十六國四世至祖元以重威為佐既道侯歷六世至靈成如以
殷曰高龍龍湯致殷道侯歷三世至武丁而見說
時曰武丁小子之子有難外斷叶而確武丁懼曰必道夢天賜時
人使百工求之於傅巖之野乃得祝豎以為相殷道侯與致七世
至帝紂

公子曰伊尹相成湯於前傅祝豎武丁於後二人功業顯者其德
更生曰文王十而遇太公武丁夢而求傅祝豎非八世太賢德來
成湯宜能感焉其相傅自草萊似道過與時故功業不同月日
而之者勸戒忠善相傳弘達實王校之奇才師遠之非德若彼
而伊尹同時於成湯世則必居佐相之任贊升而之業矣
昭曰帝則名章大長吏智足以報諫新足以識非手持猛獸機
張易柱成九牛以行致於但已道循官理宜庶臺然以美玉大言

里宮中凡有車行漢騎行失以一百廿日為一夜身常使臂伸就
不離宮為酒池糟丘山林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縱獵人頭膏頤頭
池而牛飲者三千餘人醉而溺死將身短已快以為樂以人食
穀作熟升之輶腐牛人為銅柱以膏塗之知子於炭之上命人
持為屋而燒死者曰燒格之刑又驅鬼使脯刑使北于道使美
其心人割婦人腹而觀其胎斬割者股而親其體六月而雪
又雨避又雨名雨日是鬼哭山鳴即位廿二年國或王代而更之
公子曰觀禁制二主亦同京五帝之性並有過人之才何為命以聖
哉此先生曰人有嗜慾之性愚智所聞也耳悅慾歸之者曰慾非
夢之色口甘滋腴之味身安逸樂之娛此物之常情也是故聖人制
制作樂以防之設師保以訓之使人以名教自節而經仁義之道惟
上聖生知非因習保自中智以降皆為情之所引以二人者非布衣
革創之君歟哉達時之宜皆以承平結業漸清高貴祿祿無師傳
之祿內關自然之質不知稼穡之艱難因識前代之成敗及身若

面此氣方則富有區中制御万物威若雷電勢逾風火怒則伏尸
百萬喜則賞賜千金加以無時營福其福亦盛羅綺其其情狀
駭之藉扶其心而鞭迫逼從其欲憊思於九重之內沈湎於酒色之
間當此之時自以為與天地而永久齊日月而為量豈能逢此千
以區區之志所能諫心者哉其間堯舜之士階第於高湯之愛人
罪已救民然以百姓為心者則大而嘆之矣安得不紀云者哉
周昭曰周文王名昌姓姬其先出自帝乙嘗以生棄焉是為君禪
父曰王季王出田卜得賁人遇呂望於渭濱因以為相利用索使
之說乃因文王於關望作周易彖象為四七年諸侯皆從之
則懼而釋之出行有枯骨命史蒞之史曰此無主矣文王曰吾所
其主也參今天下而有其二桓桓殷之畔國以事列五墨墨焉素
清獨書止於王屋有康為二國爭田入于周境見周人耕者
耕行者諒焉於是憮然而退遂為關田百姓聞之一時聯周耕
年九十七而子武王立

公子曰父王車敗之救國以事討是助利焉使利得志天下
通壽百姓父王爲之何不仁之甚乎襄若直難正諫以通其志先
主曰夫機者動之微也非聖人弗能見也子時應數難改數衆
尚猛則劉種暴衆難非誣諫矣父王所能動乎父王至親後王
爲主周公佐之太公爲將信且還師而後曰則未可代故聖人自機
而作動必万全不致漏於物以去機也子時則惡小結三人尚存更
無屈道事之是時且矣龍鯉之警是其象乎故左傳曰父王車
敗之救國以事討聖知時也

略曰武王名發父王之太子也以周公旦召公奭爲佐太公望爲副
以謀代殷遂起師至大澗水王戰辭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結之
皆曰臣所以事王非爲結戰也王乃釋旌旗而曰結之出見賜人得
車角之度河曰巢入于舟伐紂既刺乃對比干之墓武商皆之問紂
冀子之曰歸傾宮之女散鹿臺之錢散馬臺之寶山之珍木中其外
之墓倒載于水亦不以用葬九十三而由太子立是爲成王
公子曰父王威王不之棄屈道以事殷武王東八百之師紂兵而水

所宜德有優劣物運窮通何其二聖殊塗如斯之速善德里
為是則牧野為非謂前高遠不則事報為屈則開萬論以彈
所報先主曰夫四時不令冬夏有暖寒之難五常違運水火有
剛柔之殊至札利物成務其道同矣文王與明勝臨莊用所
仁武王果發發其難行所以靜亂然則清世庇民其快一也秦
名情文為是而先武為非乎期於至公而已矣

昭曰成王名誦武王太子也成王之時周公為相政教太平有鳳皇
集於紫庭王乃作冊曰服子服子集紫庭余何德乎以成
重初周公作相二弟管叔蔡叔糾子武庚作亂周公誅之
天下乃定成王崩太子立是為康王

公子曰昔虞舜之弟曰象恒以鯀舜為事及舜即位而封之此
亦聖人之教也周公曰為不故管蔡之罪而誅放之乎先生曰
象之害舜已類焉布衣在田畝之間此蓋一身之禍耳至如管蔡
為亂則謀色衽殺周公之行豈宜為身哉蓋以救軍主之命而
存宗周之紀大義城賴斯此之謂是以春秋云管蔡為亂周公

右主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略曰康王名釗成王太子也曰成王即位遷於康王刑厝不用後

世至康王

昭曰康王名釗夷王之太子也厲王無道國人謗之王好使傅至

得謗而誅之百姓莫敢言道路以目於是作託誑至於厲王而

子實年之曰

昭曰康王名釗厲王之太子也厲王無道國人謗之王好使傅至

得謗而誅之百姓莫敢言道路以目於是作託誑至於厲王而

子實年之曰

昭曰康王名釗厲王之太子也厲王無道國人謗之王好使傅至

得謗而誅之百姓莫敢言道路以目於是作託誑至於厲王而

子實年之曰

昭曰康王名釗厲王之太子也厲王無道國人謗之王好使傅至

得謗而誅之百姓莫敢言道路以目於是作託誑至於厲王而

子實年之曰

昭曰康王名釗厲王之太子也厲王無道國人謗之王好使傅至

此而作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謂此也

昭曰幽王名宮實靈王太子也即位三川震岐山有王代褒人、以報
如歸之王或於褒、如、歸申右反太子宜曰王乃廢申右遂太子人代申
、侯、申左戎伐周幽王初幽王與諸侯約有宴則擊鼓擊鼓諸侯皆來
赴及或於褒、如、不好吸王於其吸乃擊鼓擊鼓諸侯皆至而無褒
申乃大吸又奸聞擊鼓之聲王為發轡擊之以通順其意定申與大
戎丘至王擊鼓擊鼓諸侯以為如前凡歟無復至者故遂取城太子
主是為平王

公子曰幽厲二王暴虐無道亂其行事是亡社稷而宗廟相存哉
不遂職何也先生曰夫幽深者其流必長也尊者其祥必遠也曰
右穀已來精仁果聖澤以行華同姓兄弟大才相制山有凡石有
公外有晉鄭諸國集而進起愆其盟會宣力竭忠所得至盡其
所以不遂亡也

昭曰平王名宜召幽王太子也避犬戎之難東遷洛陽周室遂衰後
母二世至故王為東所成
公子曰平王雖弱東遷洛陽周室遂衰後

配孝以郡入于齊以存李國之祀秦執善之平王自被國已東封歸世
子孫勿督將三百年此與大王居岐山其義一世度德量力何所計焉
秦昭王秦始望名政主事王之太子也秦氏始非自子封秦其後精
大至惠文王始稱王五世皆始望以李斯為相蒙恬王舅為將攻
六國曰号帝焚書坑儒獨語者死無厭其道者刑北禁長城南不
五嶺收大半之風作秦東之刑又使徐福入海求蓬萊山天下志士
長子扶蘇諫始望怒乃使扶蘇蒙恬蒙恬長城於上郡有壁堡
於地則為百民利其石曰始望死而地今始望怒供諫石傍家焚其
石世七年始望東巡海上少子胡亥坐相李斯父車府令趙高使生
沙丘而海趙高與李斯作始望書誅賜太子扶蘇死立少子
胡亥是為二世皇帝
昭曰二世立趙高諸無李斯以高為丞相專任刑罰用法益酷於是
陳勝等起六國名曰立為王項羽率諸侯伐秦二世數以盜賊事責
趙高之權乃為二世立三年而死立二世兒子嬰項羽至然子嬰秦
終滅項

公子曰秦始望起秦觀之地聚食列國邊城二周而遷九鼎什各天
下半壹字內其趙秦初蒙亦已大矣何謂一尊秦項至子而亡乎先

姓曰成始皇者暴仁義而用威力以可以秦併而不可以守成貽訓子孫
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趙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衡針臣
遂如望貪暴之賊三載而亡已為晚矣

帝王論第三

帝王論第一

漢高祖 太公之望帝 世宗景皇帝 世祖武皇帝 孝昭皇帝 孝宣皇帝
高祖孝宣皇帝 孝元皇帝 孝成皇帝 孝哀皇帝 孝平皇帝
漢世祖光武皇帝 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孝和皇帝 孝安皇帝
孝順皇帝

略曰漢高祖名邦字季沛豐人也父太公名執嘉母媼嘗息大澤
之波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大蛇繞交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高祖
降准而龍類有大度寬仁愛人慈和也呂氏者善相也高祖
大貴以女妻焉即呂氏也為泗水亭長常耕夜牧澤中有蛇當道
高祖拔劍斬之後登者見一媼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今帝子斬
之始皇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東地以高祖隴水為銘山澤間上常有
雲氣二世元年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破秦軍入咸陽藉秦室子嬰
物入秦除秦苛法約法三章然人無傷人又益省刑罪秦民大悅
項羽至鴻門沛公見羽亡與沛公飲楚增使項羽入以劍尋持解沛公

昭曰帝名蓋呂太右子也即位七年而呂太右王殺宮子為惠帝
子實呂氏子也又蓋呂台產呂祿官為王代是宋宣使後章與大臣
共謀呂氏又少帝又又帝初高帝氣感夫人主魏王如意帝愛之
呂氏代太子呂產謀害之呂產憂甚憂感夫人主魏王如意帝愛之
右感感夫人手足被去眼右日人最悲傷王如意

公子曰漢高祖亂及西為一代英主可謂善善者乎先生曰漢祖起
自卑微提三尺劍以取天下實有英雄之度量為故班氏王命

漢高祖之理有五曰帝克之苗裔二曰體皇多奇異三曰神武有
威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知之以信誠好謀遠計

愛見善知不及用人知由己從諫知順逆知知善惡知其所以得夫
下之無知君若之附附而不信心受德者如意而不敢金身沒之德

亡社稷者則劉章劉勳呂氏代漢代漢以此之為過甚於日月之蝕
蓋善之謂乎在長長年奉項王開漢業前被小世積數百才

此聖德之德代雖未開王道其德之盛者也
曰是善德也德之乎帝性寬仁德素善善者欲起露臺百近之

是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官室常祀之何以
帝有歡千里馬者帝曰吾昔行五十里師行十里程乘千里馬

何之子所幸漢夫人不不也地身衣七婦集上書章以爲破阻
除刑及叔幫和望律令有犯誅誘妖言之罪者司治律屬不用請
非長受金帝加賞賜以悅其心車務以撫化民天下新獄四百歲數刑
屠利帝夢升天有一黃龍即推之覺而帝之則劉通也乃貴通以
爲銅山得自鑄錢越人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闕下因誡帝曰闕下有寶
器取而視之其地訛覺與平三族即殺之耳此六子最帝立

昭曰景帝名昀文帝太子也古稱新爲石位文帝初文帝除刑及叔
幫和望律令有犯誅誘妖言之罪者司治律屬不用請非長受金帝
加賞賜以悅其心車務以撫化民天下新獄四百歲數刑屠利帝夢
升天有一黃龍即推之覺而帝之則劉通也乃貴通以爲銅山得自
鑄錢越人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闕下因誡帝曰闕下有寶器取而
視之其地訛覺與平三族即殺之耳此六子最帝立
大文臣天下自號帝即位十餘年一子至帝立
太子曰劉恭因女周女成康漢稱文景其言當乎先生曰成康承文景
德以爲初爲相仁萬厚之平因情仁德後漢漢草不足爲雲至如漢
開基日不暇亡之氣之舉惟有存者景顯仙石只向竹竹世太宋懷
德仁想武邊玄聖誰秦項之昭孔及新吳之得通典教刑居此爲新

與若故不與割地之說然亦對通之夢也才底幾近不王道景帝

之振周原則尚有懸德
昭曰武帝名徹景帝太子也既立改號漢元帝繼百官建國序
進用賢良公孫弘兒寬等以術貴去高為特北伐以開河南
方地又南平百越中城朝鮮以為郡縣刻太山和梁霸山編萬
光並與雜鮮鮮末為既連其心討又盛備宮觀天下虛耗國用不
足乃八月所說禁宗廟令諸侯出金以助祭號曰酎金其色黑及下
等一爵丞相趙周又以水銀為錡例中令金色薄打是詣使空
者甚衆人禁百姓沽酒及賣蠟燭唯官得賣之人令諸侯
白鹿皮薦徒名曰皮幣唯禁養有白鹿因費其皮與諸侯一
枚直千金人金民出幣錢六萬丹車皆出祖中子好神仙以公室東
術士天師至盡之言太子山主空和皆望封望名曰無具百如天既
死者數方貪計反之馬則方里伐虎當封望之味則而開而而虎其不
愛民命已欲如此後元年二拜前即位五十七年一七十一子昭帝立
公子曰昌侯武帝子昌年十八代昭帝立昌曰昌侯昌之弟昌
公十曰昌昭帝同成王俱以幼年並有令問聚者為賢先生曰二人之

戰國又有高人之資此信然也其後漢書
德前代已有論矣公子曰願聞其論者
增此慎勿疑也子曰越者其開學以文
王之孫周公之死子也有累世聖人之
其治室則為後矣至其時者其有可
非武王祖非文王祖非周更而卓然不
群風智如此其大王者
漢書昭帝明霍光之無罪此之優劣相去遠矣
昭帝在位武帝少子即位年十四改元為始元
昭曰昌邑王賀昌邑哀驕之子初奔來捕咄咄不肯在道以車
霍光兄左將軍上官桀執桀霍光弟霍去病之子
載女子行至濟陰求長為難情竹林及即使處此驕倖中召
黃金千斤以取十妻昭帝在前殿賀引內樂人戲吹歌舞
昭之不入入帝名之曰八將車馬罪狀知此書
昭官拜嚴關歌與昭帝官人共與官奴夜飲在後凡廿七日有事

心一百廿七種... 是實先康賢為...
之... 是為宣帝

... 是為宣帝... 是為宣帝...
... 是為宣帝... 是為宣帝...

... 是為宣帝... 是為宣帝...
... 是為宣帝... 是為宣帝...

... 是為宣帝... 是為宣帝...
... 是為宣帝... 是為宣帝...

一帝為太子嘗諫帝以為特法大臣帝作色曰承漢宗以霸王之志
任德化用有政子由此觀之知其度量不遠矣古語云帝王
之德是猶國之成敗如天之教仁義而王之德之成敗則多矣
今以特法大臣非其倫
帝嘗名教宣帝太子帝未仁好德宣帝所用多文法史記云
宣帝大信焉帝是竟觀乎世世而轉旋若諫帝之新日我
帝太子也宣帝亦即位太子
是世為宣帝太子

閩外春秋

李荃撰 伯二五〇一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二册)

李荃閩外春秋十卷，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子部兵書類均著錄。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亦載之，云“唐少室山布衣李荃撰。起周武王勝殷，止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四庫全書錄荃所撰太白陰經八卷，總目云：“荃里籍未詳。集仙傳稱其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曰：荃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云云。今傳本太白陰經則前有自序及進書表文，後並有結銜，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表末作“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與集仙傳不同。序表文辭鄙拙，當是偽託。序署永泰四年，考永泰無四年；二年十一月即改元大曆，作偽之迹顯然。至進表，前有“臣荃少室書生，才非武職”，而後又有“臣自風塵忤亂，牧口邊陲，兵行天機，戰伐常勝，雖作偏裨之職，未展縱橫之謀”云云，前恭後倨。又自謂“牧口邊陲，戰伐常勝”，幽州去兩京密邇，並非荒裔，何以史家絕不一及其功伐，且並其名氏而遺之？揆斯情實，誣偽可知。仙家紀傳，例多難信，序表所署，亦復相類。而此卷署題，作“少室山布衣”，與陳氏所云正合，意荃或竟以布衣終耳。荃事實雖不可考見，所著書太白陰經以外，又注孫子，散見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中，則雖佚實存。此書不知佚於何時，直齋尙親見其書，記其起訖，是宋代尙有完帙。此僅存第四、五二卷，其紀述但具兩漢，與班范二書，時有同異。蓋其時謝華諸家之書尙存，則此書者可爲攻治班范諸史者考鏡之資，亦可寶矣。往在京師，伯希和君爲言此書存第一、四、五共三卷，今僅得二卷，異日當更乞第一卷，俾得並傳，倘亦伯

君所贊許乎？一九一三年五月 羅振玉：雙堂校刊羣書校錄卷下，二四一二五頁

岑仲勉先生作“跋敦煌抄本唐人作品兩種——勤讀書鈔、關外春秋——”載中華文史論叢 1981 年 1 月號

[illegible]

守有節度可以救人不可以害人
 見大軍不戰而
 以解其心腹水出其不意縱其破之天何不
 國厚其利不亦宜之故時有是人也
 守有節度可以救人不可以害人
 見大軍不戰而
 以解其心腹水出其不意縱其破之天何不
 國厚其利不亦宜之故時有是人也

新加坡坡底街門牌九號

并發山賊兵直抵城下

則無所運轉則無所保乎是其一朝而壞也正壽祿之曰積善

世道不可不察也。此語在《論語》中，

五所至與師爲不如地福而長之立身不道會之身在卧馬因

編訂定稿，經諸國公，胡漢西諸國，聘有官員，定業而先行。

正身聞而驚起臨之流涕望之目大哭已集擊乎樹上且

昨乃抵口烟燭語之狀雖乘兵荒嶺赤谷兩道鼓行而西臺

單于城三十里而營單于恆而遣使問曰漢兵何在不滿生
見單于國在塞康居故吏諱單于身且我為單于遠來
軍中至恐驚動單于左右故此而營單于日出受相軍
而使更馳馳於其間是美素重之禮也今我人處乏人無半
酒之事章單于而之單于不知古意稍疎無備困我
兵圍城兩拍並入是明秋城斬郅支首級名王貴人五千餘
級珍寶方物名馬乾駝牛羊百萬計而還
新寧地黃三年冬十月王莽未滅鉞人弊豪傑蜂起劉伯升

籍兵于新野也合平林新市之衆攻城圍地王莽素聞其漢
大憚之百姓歸之若渴赴泉也議欲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多
曰伯升請素貪鄙憚伯升明愛劉聖公懷弱先共定策立
之於後曰伯升未其然伯升曰請公尊身立宗室其德有餘
雖之見竊有未同今素肩起青徐擁兵數十萬聞而陽立
宗室恐素肩亦有而立若此而將內爭今王莽素賊而宗室
相攻是見段於天下自亂其據非所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
有能遠使勝項籍則其事也存後去完三百里耳未足爲
功而違帝之爲天下准的使後人得承吾弊非計之善也今

且稱王以号今名赤眉而立者賢明則相率而從之若無而立
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号亦未晚也幸居攝之諸將咸曰
善將軍張昂拔劍拭地曰此行無名起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
有貳辭色敢勸左右莫敢從焉遂立劉盆子為天子号更始
伯升之子
伯升素有大志嘗謂人曰吾欲誅賊臣而匡漢室今竟落得此
致冠至木末之間長亦難處

革命

高祖諱邦姓劉氏沛國人也帝堯之後秦失其鹿天下逐之
高祖集衆平起置沛乘五里而入秦殺三木以亡楚龍
子野草味已寧及乎父業比德於成康也書曰水雞魚居唯

宋之索高祖王諸呂杜稷亂亡哀平尊新室神器斯易訪
云人之去亡邦國殊瘁漢之中微也借外戚為王莽承四父
之業連三絕之運窮凶極詐驕為篡逆奪竊於咸治天虐
人毒派諸夏行桀紂之事詠黃虞之德海內鼎沸五霸并起
四年冬十月王莽敗于漸臺凡十二帝起高祖盡聽子嬰通
王莽合二百九年而更始興

更始元年春三月光武皇帝略地至昆陽王莽聞劉氏興漢
帝立大震遣司徒王尋司空王邑持軍最老陳茂持兵百萬

撤天下善勳鈴者志補軍吏。募統果育之士被於行間。
旌旗輻重千里不統驅諸征戰以勵軍威自強孤刻矢已來未
嘗若此之盛也。老武諸將見守邑兵威皆懼懼說妻子顧廷實
誠敬散歸諸城先武誅之曰始此諸公徒步起完杖策下城方輒
建大功立社稷經營四方以興萬姓。今遭小寇而懷退懼可謂勇
而無剛者也。夫兵不在衆而貴在相高周之不敵今內無積粟
外多驕寇不能并力禦之而欲散顧妻子且是陽一日而破諸邪
繼踵亦滅身首異處妻子珍寶孰哉。北印若功成事。遂歲赴
佳麗嬪于後庭吳蜀金碧實於帑藏公其思之諸將忠日

劉將軍何敢如是會諒者有言守邑兵且至城北太鼓雷野
旗雙雲埃塵數百里莫知其後諸將傷然其時城中衆無十
振粟不支月因令王鳳留守武跳出又兵諸部時嚴尤訖
王邑曰是陽城小而堅今聖公潛号在宛大軍趨之彼必奔
走宛下而是陽自服邑今日昔為武牙將軍圍聚義士不生
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過城而不下何為將耶遂圍之數
重列營百所造雲梯十餘丈瞰臨城中旌旗蔽野埃塵連天
鉦聲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或衝輜櫓城內弩亂發矢
下若雨城中負戶而汲蒙衝而起王鳳請降王邑不許自謂功
在偏刻意氣甚溢夜有流星墜其營中盡有雲氣如埃

山當營而墮去地尺而散吏士皆摩伏先武自外地獲頗先
諸將日劉將軍平生見小敵如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乃與武
死者數千人衆徙沁水衝毒氣營大潰延銳勇之選徙于東城
中亦鼓衆而出中外合勢震呼聲動宇宙莽軍奔騰踐蹂無
屍百餘里田舍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則河龍蓋武劉
股慄水為不流王邑敗走其尸敗往盡然其中無一甲中亦
實積如昆城陽亦與之是日不盡數其屍其餘者王曰
天道助明道助信王莽之公人乎哉

冬十月王莽遣使更始興使使匈奴國今日先降者復遣使
使至上石耿況為太守寂恤為功曹況上即緩於使者使
者納之而無復意恤勅其入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吳
王明命功曹欲有之子恤曰非敢慢使者意傷使君之失
計不祥也今天下初定思信示乎使君建節命以臨四
方群國莫逾頭企踵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陳大
信沮化之心生難報之謀將復何以告令使君子且朕
府君在上谷久矣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

不賢則生其亂為君計莫如設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惡怖
顧左右以使君令呂況之至恂進取即緩帶之使者不得
已乃承制詔之況拜受之還後中者王辭許權成帝子與
偕吳邯鄲羽檄郡縣令發兵應之檄至上谷恂言於況言不
得山公萌逆節如蠅是竊猶盜難易從之昔王莽時獨聞南陽
劉文叔身尊賢下士士無賢不肖咸歸之且天造草昧臣道
擇君歸信背楚仲平歸漢殷鑒不遠君其而之況曰王郎
方威振至不從得無禍乎恂曰今上谷完富校強萬騎據大郡
之資足觀成敗恂請東至滹陽結謀救彭寵王郎惡是亦
意為況然之恂至昌平襲擊王郎使者而奪其軍與況子奔

而歸先武時漁陽以承檄發兵應昭郭唯吳漢素聞先武
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豪騎天下所聞長戟
勁弩無出其右乘時不用規矩不作樽俎以爲然惠部
南附劉公擊王郎此諸良之業也幸無後時寵以爲然惠部
持不從漢思以說果計未定出諸途忽遇行者龐永博帶儒
儒然似儒生漢因言曰夫我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成敗者
未之有也乃召儒生入內食問以所聞生曰漢失其鹿能者
逐之今雖城一莽而十莽復生也
臣聞以德和人不同以亂理亂今赤眉阻兵而妄虐更始
貪得而竄謀王郎詐多而信少此皆成擒虜耳不足以從事

也夫耶由人言是命官須審安危擇去就易曰繫于
金柅可結維固也竊謂天下之主莫若劉文母且寬仁愛下攝
數擇洗文同布衣致城略地執毫末舉以此毒天下而人信之
可謂真主也漢大悅遂許為光武書微渡陽令備生齒詣
寓人且以詞說之漢隨後進入寵之遂大發兵與漢會
光武擊王郎而平之君子曰高島樸木智人擇主詩云鶴鼓
晨風特攸其林

二年春四月河北書為王郎

所有光武自割而面馳無並立據師不宿黽鉅鹿人耿純率
宗族賓客二千餘人扶老攜幼而歸光武純恐宗族有變
陰令燒鉅鹿廬舍光武知而問其故純曰明公以單車臨河北

非有府藏膏邑好爵重賞以啗餌與人使以恩信懷之
故豪傑多附今王郎自立河朔殺賊雖衆宗歸命者猶勝
兵於行間猶恐有首丘之意故焚其室廬以絕反顧之望也
光武日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因拜龍為前將軍光武行至信
都太守汪光開城門而待之歸者欲因信都兵而西還長安卒
以鄧州日誅者皆非也且史人歎詔恩深矣矣故更始舉手
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以干戈
之將莫不捐城遁起虜伏請降遂吉已未未之有也耳昔
王郎假名因勢驅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郊况明公處二郡
之兵楊賜應之盛以攻賊何城不拔以戰則何敵不北今持此而

縣豈徒失河朔而擾動三輔復損威重非計之得也從之遂
成帝業也夏五月更始拜先武為蕭王破銅馬於滿陽也盡其
其棄歸其渠帥為列侯降者徧不自安老武知其意令各
歸本營勒兵乃自乘輅新按行部陣降者相謂曰夫不疑於
物物亦誠焉不疑於物物亦公焉今蕭王推赤心安人腹中公
既誠焉安得不投死乎遂死配部陣得數十方是於是復
振時人号为銅馬帝時賈復說漢中王劉焉令縣先武曰昔
聞高亮奔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蓋武湯之事而不
能至者桓文是也蓋桓文之事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

親而不能守者亡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之而安守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歎之遂歸光武君子曰柔能勝剛信能懷疑銅馬懷光武之信而得其用也詩云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三年春

閏二月司徒鄧禹將軍鄧弘禹異之謀攻赤眉也異曰據與赤眉相拒有日矣雖屢北之其衆猶盛衆飢猶飽是謂窮寇不可逼也禹弘不從遂戰移日赤眉傷敗奔轡車而走車皆載主霍之以且兵士饑爭取之不為行列赤眉引還擊之弘軍大潰異引兵而趨之僅乃得免異人釣其赤眉為戰期使壯士更服色與

赤眉等伏於近側會明赤眉攻異異與之戰氣色兩寒伏兵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驚潰大破之於堵底澤男女
八萬餘衆赤眉而走宜陽初帝徵鄧禹還詔曰朕聞大飢人
人相食白骨蔽野城郭為墟千里間無人煙飯有走異擊
不下赤眉既無虜掠必東向求食吾折杖待之非諸伯憂也
時赤眉^有堵之底敗果引師而東^{光武}系將守^新安^真陽^之
今日賊若東走則引其傷兵^中宜陽^赤眉^負果^起帝^自幸^且
傷賊兵而邀之賊忽遇大軍驚震莫知所為乃遣使乞降
劉盆子將百萬之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赤

眉乃將蓋子及坐相徐宣文武等而縛劉辟肉祖共觀
李羊詢執門上使國圖史始七尺幼及解王時既甲銷
兵在宣陽城下如然月山齊帝今受解解傳焚掘從之
以半通二千萬無時得盡其飲因曜軍臨洛水今亦有君臣
觀之謂孟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非應死猶幸上憐而赦
之耶上曰吾兄大恩吾宗無疑者又謂赤眉曰得無悔降乎
朕今遣卿歸營勒其馬數相攻決其勝負不致難相飲耳
徐宣曰臣等出長安東門君臣謀以歸命聖德百姓可服然
成難與謀始故不可豫告衆耳今日得降備去武口驛慈母

誠敬誠喜無所懷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也
又數亦眉目卿何無道之甚所過皆失職老弱社稷行井重
從掘丘使林有^此三善攻破城邑固^此天下本牧妻士無乃以
易一善也^此立君進急皆持其有^此自^此為功卿獨完全以付^此歷
善也乃各是妻子賜田宅洛陽君子曰功能補過者也敢思亦省
毒痛四海而有三善先武多之德不孤也

四年夏六月偏將軍王霸捕虜將軍馬武之攻固連也春茂叔
之建以精騎擊武先鋒自踊其後殿武恃霸而武老氣不擊
茂建而敗武軍奔逃霸營大呼自振我霸日賊方賊出必而亡

其勉旃吾不遠救汝也遂閉營堅壘軍吏多諫之霸曰賊銳
乘勝雖與爭鋒捕虜恃吾而軍不以此之道也今閉營固守亦
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報其氣自信如此大捷之果成
吾未其弊乃可以是以是武遂果悉軍攻武合戰移時霸乃勒精騎
掃壘而出襲其背武遂前後受敵驚亂大破之俘級而還

五年冬十月將軍耿弇攻張步於劇也步遣弟藍屯西安封守
臨淄其城相去四十里弇軍其間日西安城小而堅且藍步弟也其
兵必精其守亦堅不可攻也臨淄雖大諸將共守難居然則衆心不
一攻之必拔也乃陽言曰後五日攻西安蓋聞之是夜度守至期

勅吏士秣馬蓐食會明解臨淄城下或曰何不先攻而安奔日
不赴而安聞吾欲攻以有備預臨淄不意而至必驚擾因而攻之
會食可拔矣臨淄若下而安自潰所謂一舉而兩實卡莊子
之勢也若攻而安率不能拔頓兵堅城之下清野無所掠深程
敵境復飽轉輸未失一旬敵坐有吾弊遂拔臨淄盡奔西安而
通畫像二城

閩外春秋卷第四

閩外春秋卷第五 後漢 少室山衣臣李奎上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六年冬十有二月代既罷于沂隴
也王師敗績歸王允之行等乘勝進取梅邑世稱四梅將軍進異
欲克梅之諸將曰虜乘勝鋒銳難可與爭也宜按
兵使地徐觀後而與曰不然虜兵臨境怙恃小利若得
梅邑三輔震搖是吾憂也夫攻不足而守有餘今先傳
之以逆待勞非所以多事也亟潛往梅城偃旗卧鼓進
行不知他而赴之果乘其不意擊鼓連旗衆躍而出
軍大敗奔走疆仆跡隨者不可勝計追擊數十里而還

初魏歸今遣子入侍王元以為天下凶已成敗未可知不欲
事漢竟躡首肯更始西部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
一朝數據將軍莫無所措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
岱偕男子數而歎幸偶生之說真子乘之業窮謀盡國
以東方金山猶復軍之機非計之得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
殷盛北原西河上郡東收之輔之地接秦舊高連表東山河允
謂以九治為君東封西谷關此方代一時也若計不及此宜
畜養士馬結甲兵具卒乘楊陰隱自守曠日持久待四
方之變而王不以事勢稍足以為用且魚不可以脫于泉神
龍失水遂與蚯蚓同歸然之而不能用遂背盟事是來

欽往諭之蹶不從而執之將害蹶將王再諫曰臣聞為
國者慎器與名者慎器則下服其命
姓因恐禍則受其使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
逆矣而更謀誅其使恐禍結矣古列國交兵使臣
聞所以重其責而不侵戰者也何況承王命遣重質而
犯之哉律未飲雖單車遠使而漢帝之外死也害之惡
指於漢而適以謀成昔宋執楚使遂有折轂易子
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乎遂不敢客以禮遣之君
子曰天命不可以力爭聖化不可以智取高祖比成周志移於東
敵而興也隱蹶俾西伯不屈於王元氣也詩云謀成不從不威復用

勢

十年冬十月將軍烏峻叛奔于倪鵬毛兵拒于龍希親之不
能詰懼日卿為朕事之如不降可濟師而攻也恂奉詔進軍在
峻壁峻遣謂皇甫文弼恂拜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謂將謀曰若
峻擁兵數萬率多強弩西逃離道則連年不通東寇亦開
則三輔版蕩今始欲降而又執其使豈乃不可乎恂不之慮遂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之甚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
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驚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
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者也今來許意不屈而無降心全
之則又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驕是以降無後悔日非所為也

十有一年夏六月公孫述為王師所敗未飲言於帝曰公孫子
陽因時草創竊據巴蜀自謂江漢為地岷峨為城太山磐石
未足固也雖假息延命在險而不備其後此天亡之時也今以
師使敗績上下精氣餒餒仍之士要幸許臣聞趙將賈人高祖
憐之以利今西州千里推轂不置以投之百萬之衆可拘虜
而會也思食懷之使系道而入于陽之首可懸於素旌此廟
算之策不可失也光武大悅而從之是時山東若定王欲師有
事于西方公孫述持刑耶說述曰大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
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興前人之迹立鎮之

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壯軍敗復合
瘡愈復戰何時先死而成功踰於滅亡也既蹙連時運會奄
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值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
領四方伐剽郡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大命而足欲爲西
伯之事尊師章句宿友豪士偃武息戈卑紆事漢謂然
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擇閼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塞天下
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屈居心於山東發聞使招撫武
五系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既定則九系而有其
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方輿外給三軍百姓寔感不堪奉
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以爲且及天下之望未絕豪

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牧據江南之會併
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已南必隨風而靡今
進岑出漢中收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定如此海內震蕩莫
有大利述以聞群臣博士曰昔武王勝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
侯不期同歸然猶班師以待天命未聞無石左之助而出師千
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昨日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駐烏合之
衆跨馬陷陣所向輒平不必乘時興之立功而生談揚
武而効陳轅秋為西伯竊不可也述竟不從遂敗君子曰
智小謀大乃小任重禍鮮不及矣公孫述不用荊野之謀

此德於武不亦謀乎前云謂之其威則具是遠謀之不
威則具是依

十有九年春正月都保威官圍攻

賊于武原也賊衆堅守移月而不拔士卒疲病卒患之

議云所討並所出東漢王曰汝至威衆唯論是具非有後

利地也長久子孫之業也皆遇天一時之事耳今官軍臨之

之其中多悔已耿者患外國意走無從耳且少微圍從

之令得逆殺則一身長是擒也帝然之勅威官解圍賊

衆果殺逆斬賊王

明帝永平十有八年夏六月代

已校尉耿恭使于西域也至疎勒城爲匈奴所圍攻

已校尉耿恭使于西域也至疎勒城爲匈奴所圍攻

水吏士渴乃穿井五丈而不及泉衆仰天歎曰昔聞貳師
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乎乃
怒眼向井禱之有頃水泉奔騰士卒皆稱乃威遂揚
水以示勇君子曰至誠通神忠信感之狀衆可移至忠
也師之靖衆主位好是心直神之所與衆也

靈帝光和六年秋八月朔綱失緒改任官官尚書何進謀於
袁紹曰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討君側之惡今閹豎弄權可
為憂也蓋前雖之太后聞而不能進度不能制歟
召方鎮董卓之屬共攻京師背而誅之主簿陳琳諫曰
易稱即底無喪讓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

國之大事其可計而主乎今明公慈皇威權兵要孰能
武步高下在心信數洪鍾而燎毛旆可夫連任舍道天
所慎而反委擇利器更徵外助夫兵聚會難者為雄所
倒持于戈懷之以柄必無成為禍階耳進不聽遂召所
將軍董卓卓卒為禍亂而進亦為宦官所殺

中平元年春三月黃巾賊屯于許都皇甫嵩將官軍而
討之賊衆銳而吏士有難色嵩曰兵者身要不在衆寡
依草結營易為風火燒之必歸清靜好義之乃可以進
田單之以吾得之矣其夕天風奮今壯士束裝懷大首
而戰之矣光屬天壯士踊燼而崩之城中亦鼓噪而出黃

中大清傳新略直好類通平

二年冬十月王師有

事于西方司空孫溫會諸將董卓凌至而不集軍孫堅曰卓受任偏裨不時應命矜高自著蓋將軍令而法之以鏡杜凌凌曰董卓名無秦隴今若誅之是西行之意也堅曰明當視車王師威重天下何杖一卓而稱乎古者名將操銳車有不折杜已示其武也故操直斬杜而自統餘衆楊子今意意杜卓不時加誅凌悔無日矣溫竟不從凌為卓所害初堅年七十與諸父同載凌溺江會諸賊掠賈之財物杜岸而分之行旅皆振掉中流莫敢近取堅語父曰然賊可擊乎而寧請父叱之曰賊衆而銳非汝而

也堅行其力上若果高以手更而拘其善有所在也
新其以爲堅退之秋賊望見將爲官上策捕衆皆出
奔楊敦走堅退而斬之數級而遂盡收其物由是
五年又有一月源州賊寇我陳公若將軍皇甫嵩
王師而救之卓然連進赴陳公若嵩曰石可卓曰
智者不後
恃勇者不後
連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
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
是先
焉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是我攻有餘者動
九天之上不憂者陷九地之下今陳君雖小城守固
備非九
地之陷也賊雖強而攻者我之所收非九天救之勢
也夫

九天改者受害隔非九他守者不拔賊今隔受害之地而陳
倉保不拔之域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效將何故
焉遂不戰賊圍陳者三月不拔賊疲弊果自時退高
直擊之卓曰不可宣志有言寇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
追之是迫歸衆追寇寇也情之有奇端也有角洗大賊
乎尚不日然前吾不擊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來也
所擊疲師非歸衆也賊衆且走莫有固志一擊擊其
非有寇也遂獨追擊之使卓者後賊連戰大破斬首
數萬級而卓大慙曰吾不及子也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袁術起兵之妹董卓也

烏合之衆而逾十萬快血加肅相勸海太守朱紹為盟主卓
聞兵起大懼乃遣天子都長女卓皆毛洛陽焚宮室石伯
之紹將各毛所部進奮武將軍雷標曰今舉義兵以誅
暴亂衆集于死元何難而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得五室
之重樓三周之險中今吳令別弱勸法東白振旅與天下
爭衡雖以無道是為患也今焚燒宮室誅天子海內
震恐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夫持難重而易失君子見
換而往不候終日必其患之禍將不從日宜速會於汝
豫之曰請公聽吾計則成敗如運諸掌耳叔河內之衆而推
孟津舉酸棗之師而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則全制其

陰美率而陽之卒佳入武關以表三輔皆高墨洋祥持
重勿戰蓋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之順討逆董卓可傳
殲而定矣今失以義舉持疑不進高元祐公貶之竟不見
用而九郡英雄尋則表誠也君子曰夫善始善終其為聖
人乎表紹祐將能造而不能遂可為愚愚史也詩云并
不有以鮮克有終十有一年且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宗賊
起江南表術極魯陽表不得之任南部之萌越謂表曰夫
江平者先仁義後亂者先權謀無不化多青乎得之表術
既而無謀宗賊貪而不義今嘆之劉宗賊也舉兵而得君
誅其無道施其柔用德既行必履而而至矣兵集秦州
而據江陵守襄陽荊州八郡可一倣而定矣術雖未折叔

桂之益彰者也表行其宗開土千里帶甲十萬遂有荊州
二年春荀彧去袁紹而歸曹操興之語大悅曰吾之子也
也時曹公初滅陶謙乘勝欲取徐州而後定呂布或陳
曰昔高祖保關中克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
可以勝敵退足以自守雖師北虜南者數矣而終沒振虞
太業也今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之要
地而將軍之關遶若不先定根本持何以待乎宜且急收
麥以實軍軍自呂布未是慮也今捨之而東東見其使多
糧其日不可勝數少則不足固布乘虛寇害東動人心縱
保數城非已所有操從其謀遂破布而平兗州
三年夏四月黃巾賊攻我兗州之東平也刺史劉岱欲擊之

鮑信諫曰今賊衆百万北之袁恩士無開志不可計鋒刃
敵也且賊攻羊之衆群小相隨無君臣節欲之視賊將
之則軍無輻重以抄掠為資餓則共食飽則相噬今不
若高士衆之力清野固守彼欲攻不得能攻不計下掠無可獲其
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出其不意一舉可以破也賊不從
出戰遂為黃巾所殺

建安元年秋七月帝將起誓
河東幸洛陽至武庫東將軍曹操而迎之曰昔晉文公納
襄王而諸侯雲從漢高祖為義帝錫素而天下歸心天子蒙
塵將軍有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赴難御難于外乃
無所任王室今蒙金帛旋軾東宮拯義士有存亡之慮地人懷

威舊之集誠因此時奉王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東至公服天下大略也扶和義以鼓英傑大德也四方雖有違萬其何能為憐然之乃字本都評

頁

三年春三月曹公之江張繡也東及而進繡將進之日不用明公言以至於是全敗奈何復退謂有勢有變非一途也當能知敗宜不知勝乎宜進往繡乃為散卒遇曹公戰大勝而還問繡曰僕以精兵退還軍明公言必敗及敗乃復退之勢是未勝之軍言必勝果知其誠何其退而戰也謂曰此易知耳足下雖言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是曹公必自勤其後退兵雖精將既不敵敗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足下無失其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也既破足下必輕

軍連進而諸將新其後請將難多非足下故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
備日而而之身非汗馬而知也初曹公欲伐備而荀攸言於公曰備
與劉表相持以死使然備雖將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其勢必離不
如襲軍備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敗故至公不從其言而備敗
而表救亦至是表亦自克而征呂布而下邳布連敗賊守攻之不拔
公士卒疲瘁死者十三四公欲捨布而還郭嘉說公曰布有勇而無謀
陳宮有智而無今今子與皆外其親氣衰也夫軍以持為主王莽和士
兵奮意及布氣未復宮謀未定是急攻之布可拔也是門內果

漢城清而空橋呂布初東討盡得紀靈攻彭紹於鄆也備走
呂布始討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我而殺之有
日何若備曰未也吾所謂將軍者亡賴車相保者也備為不
拔乃殺之紀靈聞布至皆殺其而亡布下遣人令備并諸紀靈等
與吳尋歡布謂雲曰備布也何謂軍山國何得不報布性不喜合
謀要解關耳乃令軍候候於門布殺之顧曰諸君觀布對
小吏中書各辭其不中可也備曰布即發去中書支靈大驚曰將
軍天威也故使令曰日散會也備
四年春廣漢太守劉牧恃其德去焉楊林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

策愚之使人早辭耳弊而說之自上喻宋人數取下國患之有年矣
之路雖不便幸因糧車之押武而臨之其主係國而原實美姓越姬元
叔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帝前身之可資寶寶羅蜀郡成縣金碧之府
亦就邊也策備舉弊已於率也中以為外投動然之劉驥諫曰上
雅而城堅池深官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同日而語也且兵無疲於外
而國虛於內殊策多謀而善用兵者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
他居於敵是無所歸於周易大壯見之出由下小人用壯君子用
國輕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我乎動不從在大興師

代傳原西種葉所製動感遂有十重云

闕外春秋卷第五

七

王

宣帝

師先令三校率夜銜枚渡水

廣為列營益

牙乃什

渡者主星明餘悉渡之遣候

騎視諸險得無虜乎騎曰無國

日吾入其境既無險隘之備上

馬無能為也時羌騎數百來挑戰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斗

驍駘難爭鋒恐其誘我也

且擊虜以殲滅為期小利不足貪目

乃從軍踰險遠斥候行必

為戰備上必堅營壁持重愛志以挫其鋒軍志有言攻不足而

守有餘寧可以我致人不可以人致我

自羌見大軍不戰衆

七十六

心解弛遂失湟水出其不意縱兵大破之或曰何不乘勝趨利
國曰此敗寇不可迫也緩之則奔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鳥窮則
啄獸窮則搏況於黠羌乎遂降之西方遂平

元帝建昭二年秋七月西方郅支單于常殺漢使侵橫諸國朝
廷患之谷吉上書願往諭焉至輒遇害時陳湯與甘延壽使
出西域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所過城邑山川
每昇高遠望以觀形勝常患位卑權輕不決旬臆之謀既專塞
上之任曰謂延壽郅支單于結怨諸國屈辱漢使輕杆樂戰久
畜之必為西域患雖然蠻夷金城湯池之固堅甲強弩之

器恩義不彼可取也若行時

士并發烏孫兵直拔城下亡

七十七

則無所守戰則無所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然之曰請奏
乎湯曰不可夫智者見才萌愚者闇成形肉食者鄙朝廷
公卿無與議焉不如矯詔而發之延壽不從會延壽疾卧湯因
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署置官吏業而已行
延壽聞而驚起以之湯按劍叱之曰大衆已集豎子胡敢沮衆
耶乃上疏自劾矯詔之狀曰分兵葱嶺赤谷兩道鼓行而西至
單于城三十里而營單于恠而遣使問曰漢兵何以來湯曰
見單于于亡國屈意康居故來護單于耳且我為單于遠來

軍卒至恐驚動單于左右故此而營單于不自出受將軍事於而使皂隸馳於其間是失主客之禮也今我人疲乏又無牛酒之享幸單于面之單于不知旨意猶豫無備因夜進兵圍城鹵指並入逢明拔城斬郅支首獲名王貴人五千餘級珍寶方物名馬駝牛羊百萬計而還

新室地黃三年冬十月王莽末歲饑人弊豪傑蜂起劉伯升解兵于新野也合乎林新市之衆攻城徇地王莽素聞其俠大憚之百姓歸之若魚赴泉也議欲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多曰伯升諸將素貪鄙憚伯升威明愛劉聖公懷弱先共定策立

之然後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公幸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惠
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擁兵數十萬聞南陽立鄧州
宗室恐赤眉亦有所立若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東滅而宗室
相攻是見疑於天下自隳其權非所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
有能遂陳勝項籍則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
功而遽帝之為天下准的使後人得承吾弊非計之善也今
且稱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賢明則相率而從之若無所立
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号亦未晚也幸君量之諸將咸曰
善將軍張昂拔劍抵地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

有貳辭色激勵右左莫敢枝梧遂立劉聖公為天子号更
始猶是豪傑失望更始忌伯升而誅之更始
始亦為赤眉賊所害君子曰伯升秀於林而風摧之始負且乘
致冠至木為之間良亦難處

革命

高祖諱邦姓劉氏沛國人也帝堯之後秦失其鹿天下逐之
高祖集散卒起豐沛乘五星而入秦杖三傑以亡楚龍戰
于野草昧已盡及乎父景比德於成康也書曰北鷄無晨唯
家之索高后王諸呂社稷幾亡哀平尊新室神器斯易詩
云人之云亡邦國殒瘁漢之中微也階外戚焉王莽承四父

之業遭三絕之運窮凶極詐肆為篡逆奪驕矜威滔天虐
人毒流諸夏行桀紂之事詠黃虞之德海內蹢然兵饑荐起地黃
四年冬十月王莽敗于漸臺凡十二帝起高祖盡聽子嬰通
王莽合二百廿九年而更始興

更始元年春三月光武皇帝略地至昆陽王莽聞劉氏興漢
帝立大震遣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軍嚴尤陳茂將兵百萬
徵天下善騎射者悉補軍吏召募驍果賁育之士被於行間
旌旗輜重千里不絕驅諸猛獸以勵軍威自強孤刻矢已來未
嘗若此之盛也光武諸將見尋邑兵盛皆惶懼訣妻子顧珍寶

議欲散歸諸城光武讓之曰始與諸公徒步起宛杖策下城方擬
建大功立社稷經營四方以安萬姓今遭小寇而懷退慙可謂勇
而無剛者也夫兵不在衆而貴在和商周之不敵今內無積粟
外多驕寇不能并力禦之而欲散顧妻子且昆陽一日而破諸部
繼踵亦滅身首異處妻子珍寶孰為主耶若功成事遂燕趙
佳麗嬪于後庭吳蜀金碧實於帑藏公其思之諸將怒曰
劉將軍何敢如是會諒者有言尋邑兵且至城北長鼓雷野高
旗聳雲埃塵數百里莫知其後諸將惕然時城中衆無十
掾粟不支月因令王鳳留守光武跳出收兵諸部時嚴尤說

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聖公偕号在宛張大軍趨之彼必奔走宛下而昆陽自服邑吾日昔為武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過城而不下何為將耶遂圍之數重列營百所造雲梯十餘丈瞰臨城中旌旗蔽野埃塵連天鉦擊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或衝輜橦城弓弩亂發矢下若兩城中負戶而汲蒙楯而趨王鳳請降王邑不許自謂功在漏刻意氣甚溢夜有流星墜其營中書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墮去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光武自外挑戰頻克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乃與敢

死者數千人乘隙決水衝尋邑營大潰縱銳崩之遂殺王尋城
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呼聲動宇宙莽軍奔騰踐殪
屍百餘里回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川河競溢武豹皆
股慄水為不流王邑嚴尤與尸敗律盡獲其軍寶車甲珍
寶積如昆城陽齊與之連月不盡或焚燒其塗君子曰
天道助順人道助信王莽之天乎哉

冬十月王莽滅更始興使使伯郡國令曰先降者復爵位
使至上谷耿况為太守寇恂為功曹况上即授於使者使
者納之而無復意恂怕勒兵入使_見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

王明命功曹欲有之乎恂曰非敢協使者竊傷使君之失
計不祥也今天下初定恩信未孚使君違節銜命以臨四
方郡國莫^不延頸企踵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隳大
信沮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將復何以号令他郡乎且耿
府君在上谷久矣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
不賢則生其亂為君計莫如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
顧叱左右以使君命召況以至恂進取印綬帶之使者不得
已乃承制詔之况拜受之還後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與
僭号邯鄲羽檄郡縣令發兵應之檄至上谷恂言於况曰當令

海內公崩逆節如蠅鼠竊苟盜難易從之昔王莽時獨聞南陽
劉文叔耳尊賢下士士無賢不肖咸歸之且天造草昧臣須
釋君韓信背楚陳平歸漢殷鑒不遠君其面之况且郎
方盛擢至不從得無禍乎恂曰今上谷完富控弦萬騎據大郡
之資足觀成敗恂請東至漁陽結謀於彭寵王郎惡足不
意爲况然之恂至昌平襲擊王郎使者而奪其軍與况子奔
南歸光武時漁陽以承檄欲發兵應邯鄲唯吳漢素聞光武
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豪騎天下所聞長戟
勁弩無出其右乘時不用見拔不作悔無日矣盡舉精甲

南附劉公擊王郎此諸侯之業也幸無後時寵以為然患部
將不從漢思以誦衆計未定出諸途忽遇行者廣衣博帶侃
侃然似儒生漢因言曰夫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成功者
未之有也乃召儒生入為具食問以所聞生日漢失其鹿能者
逐之今雖滅一莽而十莽復生皆非經濟之才無元元慮也
臣聞以德和人不聞以亂理亂今赤眉阻兵而安忍更始
貪弱而窺謀王郎詐多而信少此皆成擒虜耳不足以從事
也夫耶正由人告凶是命當須審安危擇去就易曰繫于
金柅所結惟固也竊謂天下之主莫若劉文叔耳寬仁愛下握

駁揮洗交同布衣攻城略地秋毫不取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
可謂真主也漢大悅遂詐為光武書檄漁陽令儒生齎詣
寵令具以詞說之漢隨後復入寵然之遂大發兵與漢會
光武擊王郎而平之君子曰高鳥擇木智人擇主詩云鴝彼
晨風鬱彼北林

二年春正月

河北盡為王郎

所有光武自薊而南馳衆無五旅師不宿黠鉅鹿人耿純率
宗族賓客二千餘人扶老携幼而歸光武純恐宗族有變
陰令燒鉅鹿廬舍光武知而問其故純曰明公以單車臨河北
非有府藏膏邑好爵重賞以甘餌聚人徒以恩信懷之

故豪傑多附今王郎自立河朔戴純雖舉宗歸命老弱勝
兵於行間猶恐有首丘之意故焚其室廬以絕返顧之望也
光武日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因拜純為前將軍光武行至信
都太守任光開城門而待之議者欲因信都兵而西還長安卒
正郵彤曰議者皆非也且吏人歌謠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
号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
里之將莫不捐城道逃虜伏請降遂言已來未之有也且卜者
王郎假名因勢驅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郊况明公奮二郡
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拔以戰則何敵不北今釋此而

歸豈徒失河朔而擾動三輔隳損威重非計之得也從之遂
成帝業也夏五月更始拜光武為蕭王破銅馬於滿陽也盡降
其衆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
歸本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相謂曰夫不疑於
物物亦誠焉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今蕭王推赤心安人腹中公
既誠焉安得不投死乎遂分配部陣得數十萬衆於是復
振時人号为銅馬帝時賈復說漢中王劉嘉令歸光武曰臣
聞苗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苗武湯之事而不
能至者桓文是也苗桓文之事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

類而不能守者亡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然之遂歸光武君子曰柔能勝剛信能懷疑銅馬懷光武之信而得其用也詩云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三年春

閏正月司徒鄧禹將軍鄧弘馮異之謀攻赤眉也異曰僕與赤眉相拒有日矣雖屢北之其衆猶盛乘飢藉敗是謂窮寇不可逼也禹弘不從遂戰移日赤眉陽敗弃輜重而走車皆載土覆之以巨兵士饑爭取之不為行列赤眉引還擊之弘軍大潰異引兵而救之僅乃得免異又約共赤眉為戰期使壯士更服色與

赤眉等伏於道側會明赤眉攻異異與之戰氣色兩衰伏兵率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驚潰大破之於碯底降男女
八萬之餘衆赤眉南走宜陽初帝徵鄧禹還詔曰朕聞大飢人
人相食白骨蔽野城郭為墟籍千里間無人煙縱有屯聚堅守
不下赤眉既無虜掠必東向求食吾折杖待之非諸將憂也
時赤眉^有碯之底敗果引師而東光武久將守新安宜陽邀之
令曰賊若東走則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則引新安兵會}宜陽赤眉果南走帝自率宜
陽盛兵而邀之賊忽遇大軍驚震莫知所為乃遣使乞降曰
劉盆子將百萬之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赤

肩乃將孟子及丞相徐宣文武等面縛銜璧肉祖與觀
牽羊詣轅門上傳國璽更始七尺劍及璧玉皆脫甲績
兵於宜陽城下如然耳山齊帝令受璧解縛焚觀饗之
以羊酒二十萬衆皆得饗餐飯因曜軍臨洛水令赤眉君臣
觀之謂孟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應死猶幸上憐而赦
之耶上笑曰兒大點吾宗無殺者又謂赤眉曰得無悔降乎
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伏耳
徐宣曰臣等出長安東門君臣議以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
成難與謀始故不可豫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武口歸慈母

誠歡誠喜無所悔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
又數赤眉曰卿何無道之甚所過皆夷滅老弱社稷汙井竈
發掘丘陵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子無所改
易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三善也餘賊
善也乃各還妻子賜田宅洛陽君子曰功能補過善也赤眉
蔽惡毒痛四海而有三善光武多之德不孤也

四年夏六月偏將軍王霸捕虜將軍馬武之攻周建也蒯茂援
之建以精騎擊武先鋒自躡其後殿武恃霸而戰志氣不堅為
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曰殺我霸曰賊方盛出必兩亡子

其勉旃吾不復救汝也遂閉營堅壘軍吏多諫之霸曰賊銳
乘勝難與爭鋒捕虜恃吾兩軍不二敗之道也今閉營固守亦
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殺其戰自信如此茂建之衆疲
吾乘其弊乃可以逞茂建果悉軍攻武合戰移時霸乃飭精騎
掃壘而出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大破之俘級而還

五年冬十月將軍耿弇攻張步於劇也步遣弟藍屯西安多將守
臨淄其城相去四十里弇軍其間曰西安城小而堅且藍步弟也其
必精其守亦堅不可攻也臨淄雖大諸將共守群居終日衆心不
一攻之必拔也乃陽言日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虞守至期弇

勅吏士秣馬蓐食會明壁臨淄城下或曰何不先攻西安奪目
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以有備預臨淄不意而至必驚擾因而攻之
會食可拔矣臨淄若下西安自潰所謂一舉而有兩實卞莊子
之勢也若攻西安卒不能拔頓兵堅城之下清野無所掠深投
敵境後絕轉輸未決一旬餒坐看吾弊遂拔臨淄蓋弃西安而
遁盡據二城

閩外春秋卷第四

間外春秋卷第五 後漢 少室布衣臣李奎上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六年冬十有二月伐隗^將于汧隴

也王師敗績^將于汧隴王元巡行等乘勝進取^{是時}隗^{將軍}馮異

欲先據之諸將曰虜乘勝鋒銳難可與爭也宜按

兵便地徐觀後面異曰不然虜兵臨境怙恃小利若得

枸邑三輔震搖是吾憂也夫攻不足而守有餘今先據

之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迺潛往據城偃旗卧鼓巡

行不知馳而赴之異乘其不意擊鼓建旗噪躍而出巡

軍大駭奔走彊仆蹂踐者不可勝計追擊數十里而還

初隗^與歸命遣子入侍王元以為天下凶^凶成敗未可知不欲

事漢說蹠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
一朝敗壞將軍幾無所措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
岱僭号十數而欲享儒生之說并千乘之業羈族危國
以求万全此循覆車之轍非計之得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
殷盛北取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山河元
請以一丸泥為君東封函谷關此万代一時也若計不及此宜
畜養士馬繕甲兵具卒乘據險隘自守曠日持久待四
方之變而王不成其勢猶足以霸且魚不可以脫于泉神
龍失水還與蚯蚓同蹠然之而不能用遂背盟棄遠來
歛往諭之蹠不從而執之將害蹠將王尊諫曰臣聞為

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惡重禍慎名器則下服其命
輕因惡禍則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
逆矣而更謀誅其使惡禍結矣古國列國交兵使在其
間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者也何況承王命指重質而
犯之哉但米欵雖單車遠使而漢帝之外兄也宮之無
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折轂易子
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乎遂不敢容以禮遣之君
子曰天命不可以力爭聖化不可以智取高祖比成周志移於婁
敬而興也隗躡侔西伯不屈於王元而滅也詩云謀臧不從不威復用
十年冬十月將軍高峻叛奔于隗躡屯兵而拒汧隴帝親征之不

尅詔寇恂曰卿為朕事之如不降可濟師而攻也恂奉詔進軍在峻壁峻遣謀將皇甫文謁恂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擁兵數萬卒多強弩西邀隴道則連年不通東寇秦關則三輔版蕩今始欲降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之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驚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託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耶諸將曰非所及也十有一年夏六月公孫述為王師所敗來歙言於帝曰公孫子陽因時草創竊據巴蜀自謂江漢為池岷峨為城太山磐石

未足固也雖假息延命在險而不循其德此天亡之時也今以
師徒敗績上下猜貳饑饉仍之土無半畝臣聞趙將賈人高祖
縣之以利今西州千里推菹不壘以穀招之百万之衆可指麾
而會也恩食懷之使分道而入子陽之首可懸於素旗與廟
算之策不可失也光武大悅而從之是時山東略定王欲師有
事于西方公孫述將荆邯說述曰夫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
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
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
瘡愈復戰何則先死而成功踰於滅亡也隗囂遭時運會奄
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值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

領四方亦割髀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大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謂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閼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閒使招樵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窘感不堪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其家僣尚可招撫計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已南必隨風而靡令迅卒出漢中收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定如此海內震蕩莫

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曰昔武王勝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
侯不期同鮮然猶班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出師千
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邨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駟烏合之
衆跨馬陷陣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湯
武而効隗躡歟為西伯竊不可也述竟不從遂敗君子曰
智小謀大力小任重禍鮮不及矣公孫述不用荊邯之謀
比德於文武不亦繆乎詩云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

十有九年春正月鄯侯威宮圍媛
賊于武原也媛衆堅守移月而不拔士卒疾癘帝患之
議公卿計無所出東海王曰媛巫惑衆唯譎是與非有疎爵

列地為長父子孫之業也皆遇夫一時之事耳今官軍臨之其中多悔已歛者患外國急走無從耳且少微圍縱之令得逃散則一亭長是擒也帝然之勅威宮解圍賊衆果散遂斬姚巫

明帝永平十有八年夏六月代

已校尉耿恭使于西域也至疎勒城為匈奴所圍城中無水吏士渴乃穿井五丈而不及泉恭仰天歎曰昔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乎乃愬服向井禱之有頃水泉奔騰士卒皆稱萬歲遂揚水以示虜君子曰至誠通神忠以感人耿恭可謂至忠也詩云靖恭在位好是正直神之介尔景福

靈帝光和六年秋八月朝綱失緒政在宦官尚書何進謀於
袁紹曰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今閣堅再權可
為蔓草也蓋萌難之太后聞而不從進度不能制欲
召方鎮董卓之屬兵臨京師脅而誅之主簿陳琳諫曰易
稱即鹿無虞該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
國之大事其可以誑而立乎今明公總皇威握兵要統驤
武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鑪而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
所慎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夫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
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無成為禍階耳進不聽遂召前
將軍董卓卒為禍亂而進亦為宦官所殺

中平元年春三月黃巾賊屯于許縣皇甫嵩將官軍而討之賊衆銳而吏士有難色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燒之必驚潰輕騎乘之乃可以逞田單之功吾得之矣其夕天風密令壯士束蘊懷火首風而縱之炎光屬天壯士躡燼而萌之城中也鼓噪而出黃巾大潰俘斬略盡許縣遂平

二年冬十月王師有

事于西方司空張溫會諸將董卓後至而不恭將參軍孫堅曰卓受任偏裨不時應命矜高自若蓋陳軍令而法之以鏡於後溫曰董卓名編秦隴今若誅之是西行無憑也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重天下何仗一卓而行乎古者名

將授鉞未有不斲於已示其武也故鑲直斬莊賈銳
絳戮揚干今垂意於卓不時加誅後悔無日矣溫竟不
從後為卓所害初堅年十七與諸父同載渡浙江會海賊
掠賈人財物於岸而分之行旅皆輟棹中流莫敢進取
堅謂父曰彼賊可擊而奪諸父叱之曰賊衆而銳非汝面
也堅行操刀上岸乘高以手東西指麾若有所分布
部兵以為邀遮之狀賊望見將為官兵來捕衆皆駭
奔物散走堅追而斬之數級而還盡收其物由是表知名
五年冬十一月源州賊寇我陳倉將軍皇甫嵩董卓帥
王師而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曰不可卓曰智者不後

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
於此也當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
先為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者動
九天之上不^屈者陷九地之下今陳君雖小城守固備非九
地之陷也賊雖強而攻者我之所救非九天數之勢也夫勢非
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賊今陷受害之地而陳
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攻將何救
焉遂不聽賊圍陳倉三月不拔賊疲弊果自解退爲
進擊之卓曰不可軍志有言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
追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蟪蛄之有斧螭也有角況大賊

乎焉不日然則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
所擊疲師非歸衆也賊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
非殄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沒殿連戰大破斬首
數萬級而卓大慙曰吾不及子也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豪傑起義兵之誅董卓也
烏合之衆自逾十萬坎血加書推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卓
聞兵起大懼乃遣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焚宮室而拒
之紹將各屯所部莫敢進奮武將軍曹操曰今舉義兵以誅
果亂衆集事就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
之重據二周之險申命号令明罰勅法東向振旅與天下

爭衡雖以無道足為患也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
震蕩不知所歸此大亡之時也夫時難遭而易失君子見
機而往不俟終日公其思之諸將不從曰置酒高會操復
讓之日諸公聽吾計則成敗如運諸掌耳收河內之衆而拒
孟津舉酸棗之師而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則全制其
險矣率南陽之卒徑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持
重勿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討逆董卓可傳
殄而定矣今兵以義舉持疑不進竊為諸公恥之竟不見
用而九郡英雄尋則夷滅也君子曰夫善始善終其為聖
人乎袁紹諸將能造而不能遂可為患愚夫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冬十有二年月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宗賊起江南袁術據魯陽表不得之任南郡人蒯越謂表曰夫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表術驕而無謀宗賊貪而不義今啖之以利宗賊必舉衆而降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盛德既行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六郡可一檄而定表術縱來折杖徯之無能為也表行其策開出千里帶甲十萬遂有荊州二年春荀彧去表紹而歸曹操與之語大悅曰吾之子房也時曹公初滅陶謙乘勝欲取徐州而後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先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

可以勝敵退足以自守雖師北身遁者數矣而終復振成大業也今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之要地而將軍之関池若不先定根本將何以寄乎宜且急收熟麥以實軍資呂布不足慮也今捨之而東未見其便多備兵則不可勝敵少留則後不足固布乘虛殺果震動人心縱保數城非已所有操從其謀遂破布而平兗州

三年夏四月黃巾賊攻我兗州之東平也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万此人震恐士無鬪志不可以鋒鏑刃敵也且賊戈矛之衆群小相隨無君臣節賊之攢蹙爵裂地之封軍無輻重以抄掠為資饑則共食飽則相噬今不

若高士衆之力清野固守彼欲戰不得能攻不能下掠無所獲其
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出其不意一舉可以破也試不從
出戰遂為黃巾所殺

建安元年秋七月帝將避地自
河東幸洛陽荀彧勸鎮東將軍曹操而迎之日昔晉文公納周
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
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御難于外乃心
無所在王室今鑾駕旋軼東京榛蕪義士有存存之思此人懷
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王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服天下大略
也扶弘義以致英傑大德也四方雖有蓬莛其何能為操然之乃迎帝
都許

三年春三月曹公之征張繡也未及而退繡將追之

賈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果為公所敗而還詡曰可更追之必勝繡
曰不用明公言以至於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非一途也尚
能知敗豈不知勝乎宜亟往繡乃悉收散卒追曹公戰大勝而還因
問詡曰僕以精兵追退軍明公言必敗及敗乃收疲弊之卒追乘勝之軍
言必勝果如其誠何其返而驗也詡曰此易知耳足下雖善用兵非曹
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其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
敗曹公攻足下無失其策力未盡而退必因內有故也既破足下必輕
軍速進留諸將斷其後諸將雖勇非足下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
繡曰苗南之鳥非斥鷃所知也初曹公欲伐繡而荀攸言於公曰繡
與劉表相恃以為強然繡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其勢必離不

如緩軍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外救至公不從果為繡敗而表救亦至是歲曹公自宛而征呂布戰下邳布連敗城守攻之不拔公士卒疲疫死者十三四公欲捨布而還郭嘉說公曰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逢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也夫軍以將為主主衰而士無奮意及布氣未復宮謀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遂引沂泗水灌城潰而生擒呂布初素術遣將紀靈攻劉備於小沛也備乞師于呂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素公何救之有布曰術若得備必來取吾所謂弔滅虜亡輔車相依者也胡為不救乃救之紀靈聞布至皆毀兵而心布屯沛城下遣人命備并請紀靈等與共厚飲布謂靈曰備布弟為諸軍所困何得不殺布性不喜合鬪

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一戟於牙門布穀弓顧日諸君觀布射戟
小吏中當各解兵不中可留使鬪耳布即發矢正中戟支靈大驚曰將
軍天威也敬從命明日歡會而解兵

廬州

四年春廬江太守劉勲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
策惡之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
之路遊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
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
未能過也策願舉弊邑躬率士卒以為外援勲然之劉曄諫曰上繚
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
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

進屈於敵退無所歸於周易大壯三震下之豐三離下小人用壯君子用
因羴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其在茲乎勲不從遂大興師
伐獯果為孫策所襲勲感遂奔于曹公

閩外春秋卷第五

廿七紙

又

伯二六六八

李荃闕外春秋殘卷，存卷一及卷二之上半。羅振玉曾得荃書卷四卷五照片，影印行世，而以不獲見此卷爲憾，故余亟爲攝影，以補羅印之闕。此卷前有天寶二年荃進書表，稱：“闕外春秋者，紀將軍闕外之事也。歷選明君良將，戰爭攻取，皆約史以成義，綜八代以爲十卷。”今存者卷一爲周秦，卷二爲秦漢，卷四卷五爲兩漢；則末五卷叙三國以後至唐武德四年事，至如何分卷，不可知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七職官類，有：“中台志十卷，亦李荃撰。起殷周，訖隋唐，輯輔相邪正之迹，分皇王霸亂亡五類，以爲鑒戒。唐相以李林甫陳希烈附皇道，荃上元中自表，天寶初迫以綴名云。”則闕外春秋記將軍闕外之事，中台志輯輔相邪正之迹，兩書正互爲表裏。今一存一亡，著述之傳與不傳，固在其本書之絕對價值，然荃受迫綴名，俾李陳與傳說姬旦等儕，卽其所以不傳之故耶？

羅振玉跋是書，於諸書所記李荃事蹟，芟萃甚詳，謂：“集仙傳稱荃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傳本太白陰經前有荃自序及進書表，文後並有結銜。序末作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表末作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與集仙傳不同。序表文辭鄙拙，當是僞託。仙家紀傳，例多難信，序表所署，亦復相類。此卷署題作少室山布衣，意荃或竟以布衣終耳。”然以余考之，唐同時同地蓋有兩李荃，一作荃，一作筌，羅氏蓋混而一之耳。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一載李筌黃帝陰符經疏自序，稱“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又卷三百六十四載李荃北嶽恒山封安天王銘一文，並繫以小傳云：“荃官左羽林兵曹參軍直翰林學士內供奉上柱國。”然全唐文所載兩文，實出於一李筌，故分之亦誤。陰符經疏三卷，今尚有珠叢別錄單本，以道家言言兵事，正與太白陰經合。其封安天王

銘一文，純係道家言，而孫子注又純係兵家言。（在吉天保輯孫子十家註中。）然則集仙傳所稱，全唐文所錄，著有太白陰經陰符經疏孫子注封安天王銘之李筌，爲以道家而言兵者。蓋取莊子“得魚忘筌”之意以爲名，故又號達觀子，居少室山，迭任內外諸軍職。著闕外春秋中台志之李荃，則爲儒家言者。亦居少室山，終於布衣；著書擬於春秋，意在分別邪正，褒貶善惡。與驪山老母之徒之李筌，迥異其趣。海外無書，不能博考；未知羅先生以爲何如也。

此卷卷首稍殘損，今裱一層薄紙，適在進書表上，故表文不能攝影，茲抄附於下：

臣荃言闕外春秋者記將軍闕外之事也師貞丈人有國之備弧矢利用天下之威涿鹿版泉先王所襲行也伏維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龍德在天之明以正舞干威馳蒲車臣也書生喜抱堯日不揆蒙忝輒有祖述成一家之書以挈縝之才答貞明之化起周十有三年武王勝殷終于大唐武德四年太宗文武聖皇帝擒竇建德凡一千七百四十載真偽四十九國歷選明君良將戰爭攻取在師中吉者悉書其美焉皆約史以成義必表年以首事褒善貶惡擬於左丘明號曰闕外春秋綜八代以爲十卷君臣之禮□□之事備矣介者得之申胥之忠韓白之謀可繼踵也天時地利無敢輒書人謀權變秋毫必載伏愧芹豕揚于王庭臣荃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寶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荃上表

勅卿用意精通善能著述綜千載之事成一家之言論兵之要莫尙於此再三詳覽涂可嘉焉仍付史館 八月十一日內品官袁思勳宣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按余舊以李荃李筌爲二人，嗣見宋范攄雲溪友議卷上南陽錄條，稱：“李筌郎中爲荊南節度判官，集闕外春秋十卷，既成，白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則宋人已以兩李筌爲

一人。(著闔外春秋者與注陰符經者。)范氏又記：“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於“東南隅忽見異氣”，“得牧羊胡婦一子”，“則安祿山生於南陽”也。余以李筌安祿山爲同時人，年齒相若；此一傳說，顯係由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故事轉變而來。(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竊以李筌神仙故事，至宋初而始盛，終宋一代不衰，故宋人於神仙軍旅之事，多託之李筌。新唐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李筌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注云：“筌號少室山達觀子，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新志五行類又有李筌六壬大玉帳歌十卷，此皆歐陽修所補，足證此二書宋初已盛傳。至宋史藝文志著錄後出僞託李筌之書尤多，五行類有金華經三卷，兵書類有通幽鬼訣二卷，軍旅指歸三卷，北帝武威經三卷，青囊託守勝敗歌并營野戰一卷。由於此類書之僞託與流傳，同時又必產生有關李筌故事之附會與傳說，范氏雲溪友議所記，卽宋代有關李筌傳說之一部份也。著闔外春秋與中台志之李基，兵家與道流知其事者少，而其所以混合爲一人者，又范攄之流，博覽之士，未暇分析別擇，無意中所造成之錯誤也。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



[illegible]

子列傳年五十四月製是子代陽重於漢之司馬也
 以中書下之不計所心雖我而不知其意人亦不問其意合宜避之使
 自適其意其在左右無異焉乃去致歸老信然矣則後世知臣事君者
 每辭職而不從遂至貶削數請開免迄
 十三年春正月有楚
 大將軍領兵屯關洛日鄭軍要鄭必不款始某城云此虞棄
 虎欲可以收美足觀日盡清濟師於王高日時走而和不得與
 自之不敵名之所聞也故師出又何清為甚哉日中之危日主父
 趙不更相士遠無解實臥之年應勿還
 五年十月五日 命五日
 命之代曹：在當時或中起轉進吏部人曰此曹者魏之名也
 馬朗日曰今省郎本能走謀乃入見公說之平會外人皆小

日不司下親王親安輿而望之曰可矣連連奔馳先公聞其
敗時曰此戰必死也一敗作累卵而重立而竭被竭我軍果敗先
之失大國難測常有伏焉春風東海地望其旗靡故連之君不
曰惟憂其數戰之者故王也而東輿曰食之獲之在公用之非謂其
將士也也蓋其故河之姑實其取甚公城之善也王十有九年
夏五月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告狄之嬖倖進於虜以代佛羅公
曰是毒藥也虜曰若得進於虜猶非屈產公曰無是毒藥焉斷之
荀息曰此屈產也虜將不聽進之乃使荀息假道於虜公許之虜又
成師下虜而虜歸公之敗我於東曰荀息懼曰歸心已矣曰虜不謂
之敗我蓋天運之變而吾其度也必為晉而不懼其入矣不以在故

其故乎 昔年春晉滅歸師師子唐遂襲唐而滅之不及再載
如卜僂之言也 宣王十一年夏六月晉人伐楚子御之師孫子於楚子曰
晉人唐之無之唐兵精楚之得公无我王妻以先登行唐人也晉王
曰楚人有事人之志請之晉矣遂使之師重將奔而東之晉人大喜
清軍王將楚子曰君孟侯武盟而收晉屍以爲京觀自川先報公
地下楚王遂忘武功楚王曰非不拜也夫文止戈爲武明之先而作功
今我觀其無誠德德之國雖勝中而無德而雖得中而無德而德以先
人而古者曰王代其不敗取其德而封之以爲大將行有少私
以德淫服今吾罪無所而受其責其忠其死命之可以爲京觀乎紀
三月作是君官者其事而還君子曰知我之德善於唐楚王在唐
子 唐王曰是公月以盟子御唐晉殺之易移子執子御歸其

(The text in this image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poor scan quality.)

[illegible]

夫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不備之具，此其所以為天下之大也。然則天下之大，而無一不備之具，此其所以為天下之大也。然則天下之大，而無一不備之具，此其所以為天下之大也。

[illegible]

一、關於教育行政：教育行政之改進，應以健全教育行政系統為前提。應加強教育行政人員之訓練，提高其行政能力。應建立教育行政之監督與考核機制，確保教育行政之有效執行。

[illegible]

[illegible]

然則其父事子子事孫父信之如履其意而或其意者也故問之之將死
笑曰為公見陳情武信君既之曰是為公意也然則其意者也故問之之將死
要其意而為公意者故欲以城進下君思君利之則進之德連城自是湯
今先將而死山以賜公國守守為金鐵湯池不可攻之為君計者莫
如君是未始即死也公使使往告其意趙郊即遣武信君相告曰死
今先下君富貴如朝幸而晉國及止走九月以自所傳傳檄而千里
壽也則公得而進之公事耳止事易遺之通如武信君之大悅
以軍自迎徐公于北陽趙國之降者三千餘武信君自之為趙
王蒙其目陳徐北定是地趙王問何為燕人所保固走約公趙地而保王
負其意之有趙秦率自唐為之公說燕與趙王戰陽間者武信君使
趙王注魏死沙也也者武信君王事於王走燕下趙王知
自何處得之武信君王事於王知燕王陳徐何人也將日賢人也事

可其志何改將日改得世至可事笑日君未知兩人所改也夫武臣服可
陳餘使為之不下數十城各改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官可同日而道
惟顧其勢物重其心必先已武臣將趙心今趙地已收兩人必改以趙而王
之而不可其今君因趙至而人在焉故主官改趙段之兵兩人必趙地而王
為之趙地而王改以趙而王有從者起而善趙王為君改趙地而王
已為然乃降趙王為平陽王 二年秋九月楚人罪代我于定陶也王
師敗趙楚將信是趙軍有難我之也宋義使曰聽服而得隨軍降者
赦今之將軍秦兵日多吾為君危之恐不能義如齊邊使秦事使已
之楚義曰甘伯信武臣軍心散外行則死在行則及禍今我將以軍
重北師在河外楚軍大休于定陶軍戰死高陵君見楚軍王曰中我
論武臣君軍之散數日秦數軍未戰而先亂散散可為楚王王曰與

時大悅因拜表為上將調利為功將克情為未報此殺趙至為功
 頃拜得表曰今今軍國鉅度引并渡河楚楚其外趙應其山破
 今軍國至義與不忠者情之變不可不重故今秦收趙之謀則矣
 成利乘其鄰不助則我利必成行而西為秦秦矣故不助秦趙
 大將輕我我不如公使還之乃深恨不如我國不令軍曰使如我
 但使不可令者皆賄乃重通高會大害士秦秦賊時可重勸力
 而故秦之部不可或賊人與秦會秦賊軍無用藉其欲通高會不
 渡河則趙之食乃乃擊秦乃可求其勢夫以秦之臣收新道之
 必秦趙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
 軍國至義與不忠者情之變不可不重故今秦收趙之謀則矣
 成利乘其鄰不助則我利必成行而西為秦秦矣故不助秦趙
 大將輕我我不如公使還之乃深恨不如我國不令軍曰使如我
 但使不可令者皆賄乃重通高會大害士秦秦賊時可重勸力
 而故秦之部不可或賊人與秦會秦賊軍無用藉其欲通高會不
 渡河則趙之食乃乃擊秦乃可求其勢夫以秦之臣收新道之
 必秦趙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

魏封進光祿勳使初王顯之舉趙也或曰王顯奉太后以奉之臣
以此所言之趙姬之心矣當日不覺其情之代必敗者何也以其腹代分矣
其後產其不育也今主雖三代時矣吾願其無所歸焉是 三年春青
沛公略地至陳上監列卿食其身六十身長八尺踰此收然請用沛翁
有日上好博罵人不喜儒生有安羅來有振解其胃而渴盡中食其倦色
止之日我我高陽酒徒何傷生之有諸君腹懷而竟之沛公旁路床兩女子先
是食其心長惜不持示帝欲助秦攻諸侯奈何次事諸侯攻秦秦半沛
將軍聖德天事開若秦文室故諸侯起軍攻秦沛實謂助秦耶會其
目也數戰連合我兵數戰連秦不宜語見長者沛公惇然而起執足擇凡
俱未出食其上座而謝之食其困言六國使卿王霸之道沛公大悅問其
計會世道之言應命合之聚散幾亂之兵不滿二握而散彼行入秦所謂

[illegible]

（The text in this block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appearing as a series of vertical lines of characters. It likely represents a historical record or a literary passage from the '閩外春秋' mentioned in the header. Due to the low contrast and resolution, the specific characters cannot be transcribed accurately.)

任天其義何不誅以天下咸知公何不服似此後思東洋之王不
可傳擬受是者大王之入武服也秋意無亦除金齊政德人的法三章而臣奉
之恩之大至於諸侯約先入國者王至而臣等之有司數為王大恨自以為得信既
也遂東歸君子曰君位允自而為服朕復得三御而王西海其言已增身死人
多有國家者是為殺整村中則一武夫公使腹心 秋九月王即代魏在莊親
信道還散在井日魏送回魏時黃周同州府守百然信口男子身力廣族張城益
民臣等使曹從漢陽晉和氏事送下陽以通消息其安邑魏文家乃引其定洛石店
所說謂主約而定河東 辛未十月魏帝請許都漢王封華蓋魏更年齊南岳
集之佐其王王常以兵馬送足張目時方人與世舉成代捕及魏於州與齊軍
王即位而聖德茂矣臣使何某聞漢帝氣之王年四口能攝其方廣政其事方由臣某

[illegible]

[illegible]

貞觀氏族志(?)

位字七九號 向達校錄本載敦煌叢抄(北平圖

書館刊第六卷第六號) 許國霖敦煌雜錄排印本

右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一卷，前半斷爛，後半奏云：“八十五郡”，今止六十八郡，失去十七郡。奏云：“三百八十八姓，是爲甲族，”今止存并州晉陽郡起至末，共二百五十七姓，失去一百四十一姓。其中尚有缺遺者，如太原十一姓，止存閭鮮于令狐尉遲四姓；濮州河內郡九姓，止存宋司馬苟向浩(淳)于束尋八姓；潞州河南郡七姓，止存賀蘭丘士穆祝五姓；譙國郡八姓，止存戴夏侯桓嵇曹婁七姓。州郡字有訛缺者，皆當作代，太原郡州上缺字當作并州，潞州路當作潞，河澗郡澗當作間，鉅鹿郡鉅當作鉅，河南郡潞州潞當作洛。南陽十姓南陽下落郡字，無州名，南陽當作鄧州，鄧州宜重，下有州張樂趙滕井何同鄧姬十姓，鄧是州名，而鄧是姓，州亦是姓，司馬貞三皇記云“州子姜姓之後”，而鄧亦南陽著姓也。弘農郡鄧州，唐無鄧州，疑當爲郭，郭與號通，卽號州也。滎陽郡四姓，滎當作滎。東來郡三姓，來當作萊，州上缺字當是萊字。譙國郡八姓當作譙國郡。亳州毫當作毫。齊陽郡三姓齊當作濟，陽當作陰。汝南郡七姓，州上缺字當脫豫字。濮陽郡六姓，濮州，濮當作濮。濟北郡一姓，比當作北。洛州洛當作淄，淄在濟北。平陽一姓，兗州，平陽下落郡字，兗州不應有平陽郡，疑是濟陽之誤。成陽郡二姓，州上缺字當作沂州，下邳郡四姓泗州，邳當作邳。東莞四姓，莞當作莞。廣陽郡三姓，揚州，陽當作陵。長城郡一姓，胡州，胡當作湖。吳郡四姓，豫州，豫當作蘇。吳興郡七姓，胡州，胡當作湖。餘唐郡三姓，杭州，唐當作杭。舟陽郡三姓，舟當作丹。武陵郡下州上字脫，當作朗州。長沙郡四姓，譚州，譚當作潭。有姓氏缺訛者，并州令抓氏，抓當作狐。潞州樊氏當作樊。冀州歐陽氏當作歐陽。邢州魏氏當作魏。號州賀氏或作晉，廣韻云“唐叔虞之後，以晉爲

氏”。鄧州滕氏當作滕，姬當作姬。亳州桓氏桓當作桓。豫州表氏表當作袁。濮州表氏表見姓苑。濟州杀氏當作桑。兗州功氏博古圖周有功仲之槃，是周有功氏；郡字當作邵，廣韻云“邵公奭之後”。樂安高氏當作商，姓譜攷云“商容之後”。徐州引氏見姓苑；受氏姓解，魏有受，魯有受，或單舉一字與？泗州國氏當作國，齊有國氏，鄭亦有國氏。越州鍾離當作鍾離。杭州戚氏戚當作戚。婺州婺當作婺。菊氏當作列氏，周有列氏；殽氏當作姚。枯州瀨氏當作賴。武陵供氏供當作拱，辨證撫州臨川多此姓；作氏路史楚公族有作氏，後云營門雜戶慕容商賈之屬，慕容卽豆盧，爲歸正人之通稱，亦可云雜戶，近存元和姓纂尙多相合，惜非完書。至寰宇記所舉姓氏，已大相逕庭矣。末紀“大蕃歲次丙辰後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唐氏苾荔悟真記”，丙辰爲唐文宗開成元年，中國閏五月，蕃閏三月，曆法不同。河隴瓜沙自肅代陷蕃，至此已六十七年，尙取大唐氏族勘定書之，遺民不忘故國之思，匪易驟變。而字迹潦草，脫落錯訛，觸處皆是。唐人禮教，漸滅殊盡，土地爲人所奪，陵夷遂至如此，可不懼哉！經筵孫 唐貞觀條舉氏族事件卷跋（辛壬集卷三）。

北京圖書館藏卷子中，有一種誌各地姓氏之殘卷，或謂爲姓氏錄，其實非是。貞觀初，以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貞觀十二年始成氏族志一百卷。至高宗時，李義府許敬宗諸人，奏改此書，唐書李義府傳云：

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

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摺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敍，皆號此書爲勳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

殘卷卷末有記云：

以前太史因堯置九州，今爲八千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貞觀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後，明加禁約，前件郡姓出處許其通婚媾。結婚之始，非併委息，必須精加研究，知其舊譜，相承不虛，然可爲正。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雜姓，非史籍所載。雖賴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雜，或從賤入良，營門雜戶，慕容商賈之類，雖有譜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等奉勅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別條舉，恐無所憑准。令詳事訖，件錄如前，勅旨依奏。

如此卷係高宗顯慶四年，侯李義府許敬宗諸人奏改之姓名錄，卷未必不煩重敍高士廉之名及貞觀時詔勅，此當是貞觀氏族志殘卷，故有此勅耳。按貞觀氏族志在南宋時即無傳本，（容齋四筆姓源韻譜條，唐貞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至今欲知貞觀所定諸郡姓氏，唯於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中得知一二。此卷雖僅存四十餘行，而貞觀所定諸郡郡望，尚可窺見不少，於中古族姓之研究，不失爲一重要資料，亦可謂爲天壤秘笈也矣。

按貞觀所定姓氏，太原郡閻氏見姓氏書辯證卷二十；平原郡東方氏見辯證卷二；河內郡司馬氏見辯證卷四，淳于氏見卷六，河南郡賀蘭氏見辯證卷三十三；東平郡畢氏見辯證卷三十六；濮陽郡黃氏，東陽郡黃氏；松陽郡黃安郡黃氏見辯證卷十五；豫章郡章氏見辯證卷十三。此中除濮陽郡六姓，殘卷與辯證相合外，其他諸郡姓氏之數，彼此互異。殘卷松陽郡四姓爲黃賴（原誤瀨）曲豆，按之辯證卷十五黃氏，所引作三姓；寰宇記卷九十九處州姓氏：縉雲郡三姓爲黃賴豐；則殘卷四姓，四似是三，而曲豆兩姓則豐字之誤分。

此約略可以推知其誤者。又殘卷卷末所舉三百九十八姓之總數，與諸書所載不同。貞觀八年五月十日壬辰，以長曆推之，此日並非壬辰。又卷末有：“大蕃歲次丙辰後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魯國唐氏苾芻悟真記”一行，以長曆推之，亦不相合，豈當時邊陲陷於吐番，致曆朔亦異於中土耶？凡此皆有待於通人之考定，非今茲所能決也。（重民按：館刊六卷六號刊載氏族志殘卷原文後，向達先生補證卷末年月爲開成元年是也。）向達：敦煌叢抄敘錄（錄自北平圖書館刊第五卷第六號）。

牟潤孫先生作“敦煌唐寫姓氏餘殘卷考”，載文史學報三號（1951年12月）

江聲先生作“敦煌唐寫姓氏錄殘卷考”一文，載於文史哲學報三期。（民國四十年十二月）

毛漢光先生作“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一文，載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四十三卷二期。（民國六十年九月）

陽郡三姓 儀景魚

陽門郡三姓 續薄許

中山郡三姓 甄

平原郡三姓 朱焦炎琳

東平郡三姓 紀蘇耿夏

東陽郡三姓 盧邵祖

河間郡三姓 邢

內黃郡三姓 危

清河郡三姓 李姓

黎陽郡三姓 侯素

太原郡三姓

上黨郡三姓

澤州郡三姓

上谷郡三姓

清河郡三姓

雄武郡三姓

平原郡三姓

河內郡三姓

河南郡三姓

弘農郡羅

楊到張

滎陽郡羅

鄭毛 滎陽

陳郡羅

元凱 衛康

梁國郡羅

宋高 張

齊陽郡羅

蔡丁 江

潁陽郡羅

吳孫 康

高平郡羅

邵種 徐

東平郡羅

萬呂 果

魯國郡羅

夏孔 康

太山郡羅

胡周 羊

南陽十姓

何向

潁川七姓

陳可 鍾

東來郡三姓

費盛 吉

誰郡國八姓

孫

汝南郡七姓

州

濟陽郡五姓

都

濟北郡三姓

記

陽郡三姓

切 羊

平陽一姓

孟

平昌郡一姓

管

樂安郡七姓

孫任高元

千乘郡一姓 倪

臨淄郡三姓 史 甯 古

成陽郡二姓 成 蓋

東城郡五姓

劉曹表外受

沛郡三姓 朱 張 周

鄉郡六姓

王 蘇 諸 曹

蘭陵郡一姓 蕭

下邳郡一姓 陳 邵 各 四

東莞郡四姓 戚 閻 計 刁

廣陽郡三姓 戴 高 咸

長城郡一姓 錢

會稽郡七姓

虞 不 公 等

吳郡四姓 朱 張 顧 陸

吳興郡七姓

姓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餘康郡三姓

姓 何 金 褚 花

丹陽郡四姓

姓 何 紀 甘 許 方

監官郡三姓 宋 邵 戚

東陽郡五姓

姓 何 何 何 何 何

臨海郡四姓并居譚驛七

昌陽郡二姓并陶宅

武陵郡二姓并供作

成都郡一姓并無

以前太史曰竟置九州今為八千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貞觀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後以加禁絕并付郡姓出處并其通婚并結婚之始并非意并委急并必須精加研究并知議并義利并不虛施可為正其三百九十八姓并水又二千一百姓并姓非史據并所載并雖預三百九十八姓并之限并而或嫌

松陽郡四姓并黃漸曲夏

陽章郡五姓并蘇羅章雷洪

長沙郡四姓并劉并劉并劉并劉

南安郡五姓并黃并黃并黃并黃

官混雜或從賤入良營門雖戶幕容高而賈之類
雖為諸公不通如有犯者別除舊名祿大夫
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等奉
勅令臣等宣天下氏族若不別姓舉姓無所
辨准今詳事付錄如前 勅旨依奏

大書歲次丙辰三月壬午朔十六日乙酉重刊唐貞觀氏族志

南陽張延綬別傳

張球撰 伯二五六八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二册)

張延綬別傳 河西節度判官張□撰。傳稱延綬爲河西節度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陽張公字祿伯第三子，以光啓三年三月授左千牛兼御史中丞，傳卽作於是年冬。考舊唐書宣宗紀張義潮以大中五年獻瓜沙伊肅十一州，其年冬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新史吐蕃傳咸通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軍節度使。此傳稱延綬父爲河西節度使，舉其字而不名。李氏再脩功德記述義潮之婿李明振脩寺功德，立於乾甯元年，碑末附記有伊西等州節度使兼司徒張淮深（伊西以上已泐，淮深當是明振妻兄）妻弟前沙瓜伊西□河節度使張淮義名。記中又有“義立姪男，秉持旄鉞”語，是河西節度自大中以後，乾甯以前，三十餘年間，皆張氏世守之。明振之姪男不知何名，然嗣義潮者爲淮深，嗣淮深者爲淮義，淮義以後，尙有嗣者。雖中間沙州偶有篡奪，然不久卽滅。（詳予所作張義潮補傳中），張氏之主河西，殆終唐之世。延綬不知爲淮深抑淮義之子，要爲義潮諸孫行。傳稱“僕射之政，遠藩歸仁，塞下清晏”，是光啓三年，延綬之父方任節度，西河無事，延綬且以蔭得官，豈有如吐蕃傳咸通十三年曹義金已代張氏之理？且舊五代史吐蕃傳稱“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使”，是義金之守歸義軍在同光之初，上距咸通將六十年；淮深守歸義時，義金當尙在襁褓，何能遂領州事？薛史卽有譌誤，是傳必得其實。以此證之，唐書之譌成鐵案矣。此傳語多駢偶，文筆拙滯，延綬亦無事實可稱，然可正史氏之譌，則可喜也。傳後署光啓三年閏十二月，考唐自穆宗長慶二年，迄昭宗景福元年，均用宣明

術，依術推之，是年乃閏十一月，非十二月，證之通鑑考異所引妖亂志十國春秋均合，惟僖五代史梁本紀則是年十二月後亦書閏月，與傳正同。初不可解，嗣讀英法兩京敦煌書目，法京有同光四年具注曆，後題隨軍參謀翟奉達；英京藏太平興國二年具注曆，後署押衙知節度參謀翟文進撰，始知西陲所用曆書，即撰於本土，非中朝所頒，故推步不免疏誤與？至梁紀何以與此傳正同，仍不解，著之俟考。羅振玉：雲裳校刊軍書校錄卷下，二五—二六頁。

日人松田壽男作“磧西節度使考”，載史潮三卷二號三號。（1933）

日人岩佐精一郎作“河西節度使の起源に就いて”，載東洋學報二十三卷二號。（1936）

日人藤枝晃作“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載東方學報京都十二冊三、四分，十三冊一、二分。（1942、1943）

勞幹先生作“唐五代沙州張曹兩姓政權交替史料之附記——秦郡問題的討論”，發表於大陸雜誌二十七卷十期。（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

蘇瑩輝先生作“瓜沙史事系年”一文，載於中國東亞學術年報第二期（民國五十二年一月）又作“論張義潮收復河隴州郡之年代”載於新社學報二期，（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又作“論索勳張承奉節度歸義軍之起訖年”載於敦煌學第一期，（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又作“張淮深於光啓三年求受旌節辯”，載於敦煌學第三期。（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又作“唐僖宗光啓三年求授旌節者爲索勳論”載於大陸雜誌五十七卷三期。（民國六十七年九月）

南陽張延綬別傳

張延綬字楮紳即河西郎度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陽張
字棟伯之弟三子也博學多聞尤好詩
禮蘊蓄百家之書靡不精確留
詩射願得由基之術身長六尺

餘臨陣擐甲騎馬揮槍衝圍
平原淺草活騎虎狼至如黃
三略紉在胸中孫子六韜
卷性頗沉默時發稀言有度
忌之勇懷子路之信每至金風
初變擁鐵騎於三關獨走雲梯
護煥煌之千里登山望遠有陳湯
吞併之心籌畫機權羅覆
飛之膽長城以北休聞沓鼓

大漢以南截斷西戎之臂
光武建漢而照攝機懸
銅象自彼穿楊之勝于
時光陰之
中聖加之仁
定省於最
之芳
士迎賓
之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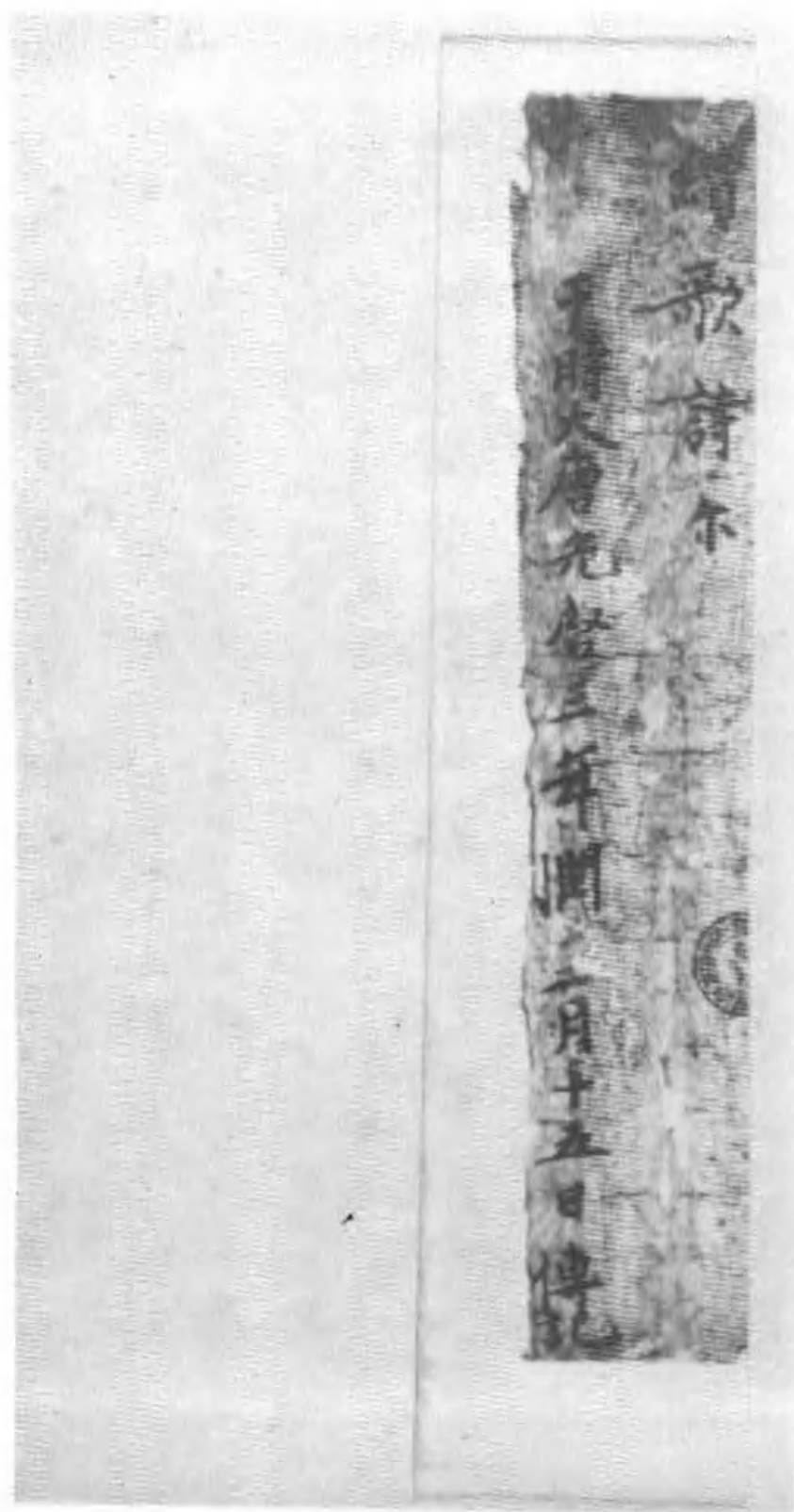
公其時年方壯，勇力過人，射之政遠，一塞下清晏。
諱兵論劍，授錄事參軍，既得玄中
之術，一方無晏，出地非天。
勢奪長平之陣，又善擊毬，都
莫敵。會昌時，以不為懷，扶裝成，寔知
趙武夫若遇文士，連宵請益。
覽之過席，又善經管，頗獲奇。

真花間宴樂不倦於艷陽
水撫琴誠有衡岳之志

是為新
衡山之志

康反為黨撫琴而致天子見而問曰子真何樂而致乎斯言
曰期曰我有三樂一者我聞男尊女卑今已併之是一樂也
二者得人身我今年年九十有七是二樂也三者吾人之分也此
三者之樂也如子真處此吾何患焉是三樂也智人以此
為樂每遊邑中嘗有患隱人事惠及
是以人多伏其紀德余固
才略傳首後來
魏俊請

伯二五六八號 南陽張延綬別傳



南陽張延綬別傳

延綬字楮紳，即河西節度使金紫光祿

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陽

張伯之第三子也。博學多聞，尤好

讀史，蓄百家之書，靡不精確。留

心頗得由來之術，身長六尺

許，面長七尺，目如紫杏，鼻如

中原茂草，活摘虎狼，至如
今網在胃中，孫子六韜，子不以
性願沉默，對發稀言，有應
心之勇，懷子路之信，每至金
髮擁戴，駢於三關，獨建雲
煥煌之千里，登山望遠，陳沙

吾之心籌畫機權羅覆
飛之膽以比休聞咎鑑
人漠以南截斷西式
寶鏡展重而照極
百發穿楊之勝
并三月七日寵授左千牛將軍
中丞加以仁孝同老
氏枕忘疲

迎
其時
射之政
論劍
搜鍊
輜
既得
玄
術
一方
無
是
出地
井天

秦長平

秦長平

會昌時
張君備能對

我實是

武夫若遇文士連宵請益

過席又

常頗獲

閒宴樂不倦於艷

誠

主



得人身我奈行年九十有七是二難也 貧者人之少也
貧之難也 而小家終吾何忍焉 是三難也 智人
每遊邑中嘗有迷隱人事思及
是以人多伏其紀德人未
才略標傳首後來 魏後
秋詩亦
時大唐地曆壬午年閏五月十五日

則子司安方叙沙雲

意亦未詳乃是

社說其方却不壞

葉六家亦以新印

燬煌水久月長

大唐方定

太唐

中書王

禪定膏長夜證心不覺寒 但觀中界由然自安
證心淨處 懺悔禪林 敢勸衆心 歸依政學
即是王文瑞取法音撰記

[illegible]

南陽張延綬別傳

浙西節度判官權掌書記朝議郎御史中丞桂國賜緋魚袋張

張延綬字楮紳即河西節度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陽張公
字祿伯之第三子也博學多聞尤好評
禮蘊蓄百家之書靡不精躍留心
騎射頗得由基之術身長六尺有

餘臨陣擐甲騎馬揮槍獨出人表
平原茂草活擒虎狼至如黃公
三略納在胸中孫子六韜手不釋
卷性頗沉默對毅稀言有慶
忌之勇懷子路之信每至金風
初爰擁鐵騎於三關獨建雲旌
護燉煌之千里登山望遠有陳湯

吞併之心籌畫機權羅覆張
飛之膽長城以北休聞沓鎡之
交大漠以南裁斷西戎之臂

元戎寶鏡展匣而照
樞機懸殼
銅牙百發穿揚之勝
于時光啓三
年三月七日
寵授左千牛兼御史
中丞加之以仁孝
同乖
定省於晨

昏扇枕忘疲觀志立不專之行
閨門友愛懷橘致採蘭之芳接
士迎賓握髮解金臺之榻

公其時年方壯齡智勇雙秀

傑射之政遠蕃歸仁塞下清晏
誦兵論劒搜鍊戎韜既得玄中
之術一方無晏開之憂出地升天

勢奪長平之陣又善擊毬邠

莫敵

會昌時邠州節度張君緒能對御打毬

懷挾壯戎寔謂

趙武夫若遇文士連宵請益不

昧

覺之過席又善絃管頗獲奇

興花間宴樂不倦於艷陽臨

水撫琴誠有衡岳之志

崇啓期

衡山之陽

鹿皮為裳撫琴而歌夫子見而問曰子有何樂而致于斯榮

啓期曰我有三樂一者我聞男尊女卑今已得之是一樂也
既得人身我今行年九十有七是二樂也貧者人之分也年
者人之終也知分處終吾何怨焉是三樂也智人以此
懷也每遊邑中嘗有患隱人事惠及
者也

走吏是以人多伏其紀德余固

不才略標傳首後來

髦俊請

續歌詩尔

于時大唐光啓三年閏三月十五日傳記

貞元十道錄(?)

伯二五二二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三册)

殘地志十六行，存劍南道十二州：曰姚，曰協，曰曲，曰悉，曰柘，曰靜，曰保，曰霸，曰維，曰眞，曰恭，曰翼。每州之下，記所管縣名、土貢、及距兩京道里，與縣距州之里數。取以校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及新舊唐書地理志，異同至多。諸書且於十二州數，亦不全備。通典遺曲眞霸協四州，元和志遺保霸二州，新志遺協翼（僅於眞州下再見翼州之名）二州。各州所管諸縣，各書亦參差不合。如姚州領縣四：曰姚城長城長明瀘南，通典及新志作領縣三：曰姚城長明瀘南，無長城。（與地廣記及太平寰宇記同。）元和志作姚城長明長城，而無瀘南；舊志則但有瀘南長明，並無姚城長城。協州領縣三：曰東安西安湖津。元和志舊志並與此同，惟湖津元和志作胡津。曲州領縣二：曰朱提唐興，元和志舊志新志（新志列曲州於羈縻州中戎州所隸各州內，不入劍南道）太平寰宇記均與此同。悉州領縣三：曰識，曰左封，曰歸城。通典新志作領縣二：曰左封歸城，元和志則有識，與此卷同。柘州管縣二：曰柘縣喬珠，通典元和志太平寰宇記與地廣記並與此同，（寰宇記柘誤作拓，）而舊志則不載領縣。靜州領縣二：曰悉唐靜居，通典及舊志與此同，惟靜居通典作靜川，（舊志靜居縣界有靜川），元和志新志太平寰宇記與地廣記則二縣外別有清道。保州領縣四：曰定廉歸順雲山安居，新志同，舊志及太平寰宇記則無安居，通典則保州作奉州，雲山郡但領定廉一縣。霸州領縣四：曰安信牙利保甯歸化，新志及太平寰宇記與此同，舊志則但一縣，曰信安。（殆安信之誤。）維州領縣二：曰薛城小封，舊志與此同，通典作領縣三：曰薛城定廣小封，元和志作薛城定廣鹽溪，新志又作薛城通化（注本小封）歸化。眞州領縣四：曰眞符雞川昭德昭遠，元和志及新志與此同，舊志及太平寰宇記則無

昭遠。恭州領縣三：曰和集博恭烈山，諸書並與此同。翼州領縣三：曰衛山翼水峨和，元和志及輿地廣記與此同，通典舊志太平寰宇記作領縣四：曰衛山雞川翼水昭德。綜觀諸書所記諸州領縣，惟協曲柘恭四州，諸書悉同，餘八州則異同殊甚。雖未能盡決其得失，然維州所領縣，元和志有鹽溪，考新志薛城注：“貞觀三年置，又析置鹽溪縣。永徽元年省入定康”，則鹽溪永徽中既已併省，不應別出。至通典記維州領縣有定廣，殆由定康致譌；而定康已割屬保州，亦不應更隸於此。新志維州領縣又有歸化，考此縣已屬新州，不合於此重出，則元和志與通典新志誤也。翼州領縣，通典及舊志有雞川昭德，舊志又云：“此二縣開生獠新置”，太平寰宇記言唐書云：“開生獠置”，不述年月。考新志於眞州昭德注：“顯慶元年開生獠置，本隸悉州，天寶元年隸翼州”，又雞川注：“先天元年析翼水縣地開生獠置，本隸悉州，天寶元年隸翼州”，雖不言由翼隸眞之年，而二縣之開置，一在顯慶，一在先天，則瞭然可知。元和志及新志均以二縣隸眞州，不應仍隸於翼，則舊志仍通典之舊者，誤也，而此卷則均不誤。惟姚州領縣，此卷作姚城長城長明瀟南，考之新志，謂瀟南本長城，故元和志有長城無瀟南，新志有瀟南無長城，此卷則長城與瀟南並列，爲不可解耳。

至各州距兩京道里，各縣距州道里，與諸書亦多不合。姚州注“上（即上都）三千一百里”，元和志作四千三百里，通典及舊志作四千九百里。“東（即東都）三千九百六十里”，元和志作四千八百九里。（通典及舊志不記距東京里數。）長城注“州北五十”，元和志作南至州五里。（長明距州里數，元和志與此同。）協州注“上，三千一百”，舊志作四千里。“東，三千九百六十里”，元和志則距兩都里數並與此同。西安注“州西卅七”，元和志作二十七。（湖津距州里數元和志與此同）。曲州注“上，三千三百里”，舊志作四千三百三十里，元和志與此同。“東，四千一百六十里”，元和志作四千三百三

十里。(舊志不載距東都里數。)唐輿注“州東五里”，元和志同。悉州注“上，三千九十五里；東，四千一百六十里”，通典去西京二千九百六十四里，去東京二千七十六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三百里，至東都三千二百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七百五十里，至東都三千八百里。柘州注“上，三千一百里；東，三千七百里”，通典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二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三十里。靜州注“上，三千四百五十里；東，四千二百五十里”，通典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二百九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五十里，舊志至京師三千一百里。(舊志云“至京師里數與當州同”，此據當州齊之。)保州注“上，二千九百四十里(舊志同)；東，二千五百九十里”，舊志至東都三千七百九十里。(通典奉州雲山郡去西京二千八百里，去東京三千六百里。)霸州注“上，三千一百二十里；東，三千四百七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六百三十二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一里。維州注“上，三千七百四十里；東，三千九百四十里”，通典去西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八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五百六十里。眞州注“上，三千六百里；東，三千八百里”，元和志作至上都二千一百八十里，至東都三千四十五里，舊志至京師三千里，至東京三千八百五十里。恭州注“上，三千一百二十里(舊志同)；東，三千八百里”(舊志無距東京里數)，通典去西京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五十里。翼州注“上，三千里；東，三千六百里”，通典去西京二千四百四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八里。此卷與諸書既異，而諸書亦互相差池，則未由決其異同得失矣。

至各州貢賦，校以元和志新志亦間有不合。如悉州“貢麝香，犛牛尾，當歸，班布，蜀馬”，元和志載開元貢有麝香，當歸，羌活，犛

牛酥並尾，而無斑布，蜀馬；新志亦無斑布，蜀馬，而有柑與麩，金。柘州“貢麝香，羌活，當歸，犛牛”，元和志載開元貢無犛牛，新志則無犛牛而有升麻，靜州貢與柘州同，保州貢與靜州同。元和志靜州開元貢麝香犛牛酥，新志作麝香犛牛尾當歸羌活。新志保州貢有麩，金，無羌活，當歸。霸州“貢石蜜，升麻，麝香”，新志失載。恭州“貢麝香，羌活，當歸”，元和志失載，新志與此同而別出升麻。翼州“貢麝香，當歸，犛牛，大黃”，元和志載開元元和兩貢均無當歸犛牛大黃，而別賦麻布。凡是異同，雖亦無由決其得失，而可據補元和志及新志之闕遺，亦可喜也。

此卷不見書題及撰人名，然據卷中所記，考其時代，及以宋樂史所言定之，殆卽賈耽貞元十道錄。觀首行有“當悉恭柘眞恭翼保霸維等十州並廢”語，是作書之年，僅存姚協曲三州。考新志載松州廣德元年沒吐蕃，其後松當悉靜柘恭保眞霸乾維翼等爲行州，以部落首領世爲刺史，是十州之廢，在代宗廣德以後。元和志記“協州以天寶十三年沒蕃，貞元九年，南詔又以其地內屬”，今此卷協州未廢，則作於貞元協州內屬之後可知。又卷中所記諸廢州中，若當，若悉，若眞，若翼，元和志並載元和貢，是四州當元和時復內屬，此尙稱已廢，則作於元和以前又可知。貞元元和之間，僅隔永貞一年，則此書作於貞元時代，可以確定。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峨和縣下，言“此邑見貞元十道錄”，今峨和之名，明記卷中，可爲此卷卽賈耽貞元十道錄之確證。據唐書藝文志十道錄凡四卷，其書本非詳博，故樂史進太平寰宇記表，有編修太簡之譏，此卷則又似略出之本。然賈耽爲輿地學專家，此書殆與所撰地圖皇華四達記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九州別錄諸書，當參互考證，其所記必精確；此雖僅存片紙，仍當寶之如球圖矣。雖寫錄未精，復多譌字，如悉州之悉作“恙”作“急”，眞州譌作“直州”，姚城譌作“姚誠”，東安譌作“安

東”，歸誠郡譌作“歸城郡”，靜川郡譌作“靜永（永殆水之譌）郡”，天保郡譌作“大保郡”，雞川譌作“維川”，昭德昭遠譌作“照德”“照遠”，然均得就他書校正之，要不害其爲鴻寶也。一九一三年十月三日

羅振玉：雙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下，二十六—三十一頁。

唐地誌一十六行，中記姚協曲急柘靜保霸維直恭翼十二州，蓋劍南道之殘文也。其首行云：“當悉柘靜直恭翼保霸維等十州並廢”，下記急柘靜保霸維直七州，亦均注“廢”字，姚協曲三州獨否。今考唐書通鑑通考諸書，均謂代宗永泰大曆間，以吐番數入，徙當悉柘靜恭五州，五州之廢，當在斯時。又霸州陷吐番在肅宗至德時，保州入吐番在代宗寶應時，維州之沒，元和郡縣志以爲乾元二年，惟眞翼二州之廢，其年無考，當亦在肅代之間。姚州由南詔內屬，則在貞元時。又考元和郡縣志，於當悉眞翼四州，並誌元和時土貢；則元和之時，四州復立。又宣宗大中三年，維州由吐番內附，具詳新唐書及太平寰宇記，均不得直云州廢，今云十州並廢者，蓋代宗以後，憲宗以前之地誌也，當卽貞元十道錄之屬。考賈耽貞元十道錄四卷，載於唐志，樞文公集又有十道錄序文，序稱“錄分四卷，下三篇以十道爲準。縣距州，州距兩都，書道里之數，與其四部所抵”，以此卷證之，舍每州弗標四至外，體略與符，或卽彼編之節本。若以梁載言十道志當之，則御覽一百六十六於悉姚二州並引十道志，其文較此誌不同，似非一書。此誌之例，凡州名均別行，州上標下字，下標郡名，均係大字。次標距上都東都里數，均係夾行小字。左行標“上”字，下誌里數；右行標“東”字，下誌里數。“上”卽上都之省，“東”卽東都之省，以通典元和志舊唐志校之，或合或否。次標縣名，計姚州縣四，協州縣三，曲州縣二，急州縣三，柘州縣二，靜州縣二，保州縣四，霸州縣四，維州縣二，直州縣四，恭州縣三，翼州縣三。縣名均大字，下有夾行小注。屬於姚協典三州者，

左行或標“郭”字，或標距州里數；右行或標“中下”，或標“下”字。
屬於急柘九州者，無右行夾注，其左行所注，上爲所屬鄉數，下標
“中”字，“下”字及“中下”。縣名以下，惟維州一條有“姜維城”三
小字，兼誌古蹟。其他間記貢物，與元和志新志所記，亦或合或否。
稽覈同異，亦治唐代地理者之一助也。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

Pelliot chinois
Touen-houang 2522 122

下息州 駱汝郡

北三千九百五
東二千九百六十五

廢誠曰

左封

歸誠

音

齊魯

毫毛元

齊魯

以石

以石

下楊州 蓬山郡

北三千一百
東二千七百

廢拓縣

傷珠

貢

齊魯 毫毛

下靜州 靜永郡

北二千四百五
東二千一百五

廢慈慶

靜居

齊魯 拓州同

下錄州 大保郡

上二千九百四十
東二千五百九十

廢定康

下
廢

縣

中下
雲山

安昌

中下

書局

下肅州

興戎郡

上二千一百二十
東二千四百七十

廢安信

中下
安信

保寧

中下

下叙化

中下

貢

中下

外

府

中下

府

中下

府

中下

府

中下

府

中下

府

中下

下維州

維川郡

上二千七百四十
東二千九百四十

廢

縣

中下
不封

下查州

上二千九百
東二千八百

真符

維州

思德

思遠

廢

下茶州

茶化郡

上二千一百二十
東二千九百

和集

傳

中下
思

中下
思

下翼州

臨翼郡

上二千
東二千二百

衛山

翼水

城和

中下
翼

中下
翼

密美拓靜五界翼保霜維萬十州並收

下使州 雲南郡 上四千 他誠 郡 長城 州 長明 州 雲南

下揭州 上二千 安東 郡 西安 州 河津 州

下西州 上二千 朱提 郡 唐興 州

常美拓靜直不翼保東維寧下

下德州雲南郡

北四千四百

姚誠

北

長城

北

長明

北

長明

下暢州

北三千一百

安東

北

西安

北

湖澤

北

湖澤

北

湖澤

北

湖澤

下曲州

北三千一百

朱提

北

唐興

北

唐興

北

唐興

北

唐興

北

唐興

北

下急州駱茂郡

北三千九百五

駱誠

北

左封

北

駱誠

北

駱誠

北

駱誠

廣吉

寬毛尾

廣吉

寬毛尾

廣吉

寬毛尾

廣吉

寬毛尾

廣吉

寬毛尾

下柘州蓬山郡

北三千一百

柘縣

北

高珠

北

高珠

北

高珠

北

高珠

北

下靜州靜永郡

北三千四百五十

廢忠唐

北

靜居

北

靜居

北

靜居

北

靜居

北

大保郡

東二千九百四十

盛定康

東一千九百四十

雲山

安居

東一千九百四十

壽州

下甯州

靜戎郡

東二千一百二十

廢安信

中下

平信

東一千九百四十

保寧

東一千九百四十

飲化

東一千九百四十

貢

東一千九百四十

牛麻

廢

下維州

維川郡

東二千九百四十

廢

存城

東一千九百四十

下封

東一千九百四十

下查州

東二千九百四十

真符

東一千九百四十

維州

思德

東一千九百四十

思遠

東一千九百四十

下茶州

茶化郡

東二千九百四十

和集

東一千九百四十

傳

東一千九百四十

下

東一千九百四十

下翼州

臨翼郡

東一千九百四十

衛山

東一千九百四十

下

東一千九百四十

下

東一千九百四十

當恙拓靜直恭翼保霸維等十州並廢

下姚州雲南郡

上四十州
東四千一百九十

姚誠

郭中下

長城

州北五十
中下

長明

州東十五
中下

瀋南

下協州

上三千一百
東三千九百六十

安東

郭中下

西安

州西四七
中下

湖津

州北六十
中下

下曲州

上三千三百
東四千一百六十

朱提

郭中下

唐興

州東五里
中下

下急州歸誠郡

上三千九十五
東三千九百一十五

廢識曰

三原下

左封

二原下

歸誠

二原下

貢

唐昌

楚毛尾

當帝

班布

蜀馬

下柘州蓬山郡

上三千一百
東三千七百

廢柘縣

二中下

高珠

一中下

貢

唐昌
當歸

楚毛

楚毛

下靜州靜永郡

上三千四百五十
東四千一百五十

廢慈唐

六中

靜居

一下

貢馬柘州同

十一

下保州 大保郡

上二千九百四十
東二千五百六十

廢定康

中下

歸順

中下

雲山

中下

安居

中下

貢與靜州同

下霜州 靜戎郡

上二千一百二十
東二千四百七十

廢安信

中下

耳信

三中下

保寧

三中下

旼化

三中下

貢

石炭

外麻

廢香

下維州

維川郡

上二千七百四十
東二千九百四十

廢

薛城

中下

小封

中下

姜維城

下直州

上二千六百
東三千八百

真符

中下

維川

中下

照德

中下

照遠

中下

廢

下恭州 恭化郡

上三千一百二十
東二千九百

和集

中下

博恭

中下

烈山

中下

當歸

下翼州 臨翼郡

上三千
東三千六百

衛山

中下

翼水

中下

峨和

中下

貢

當歸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

韋澳撰 伯二五——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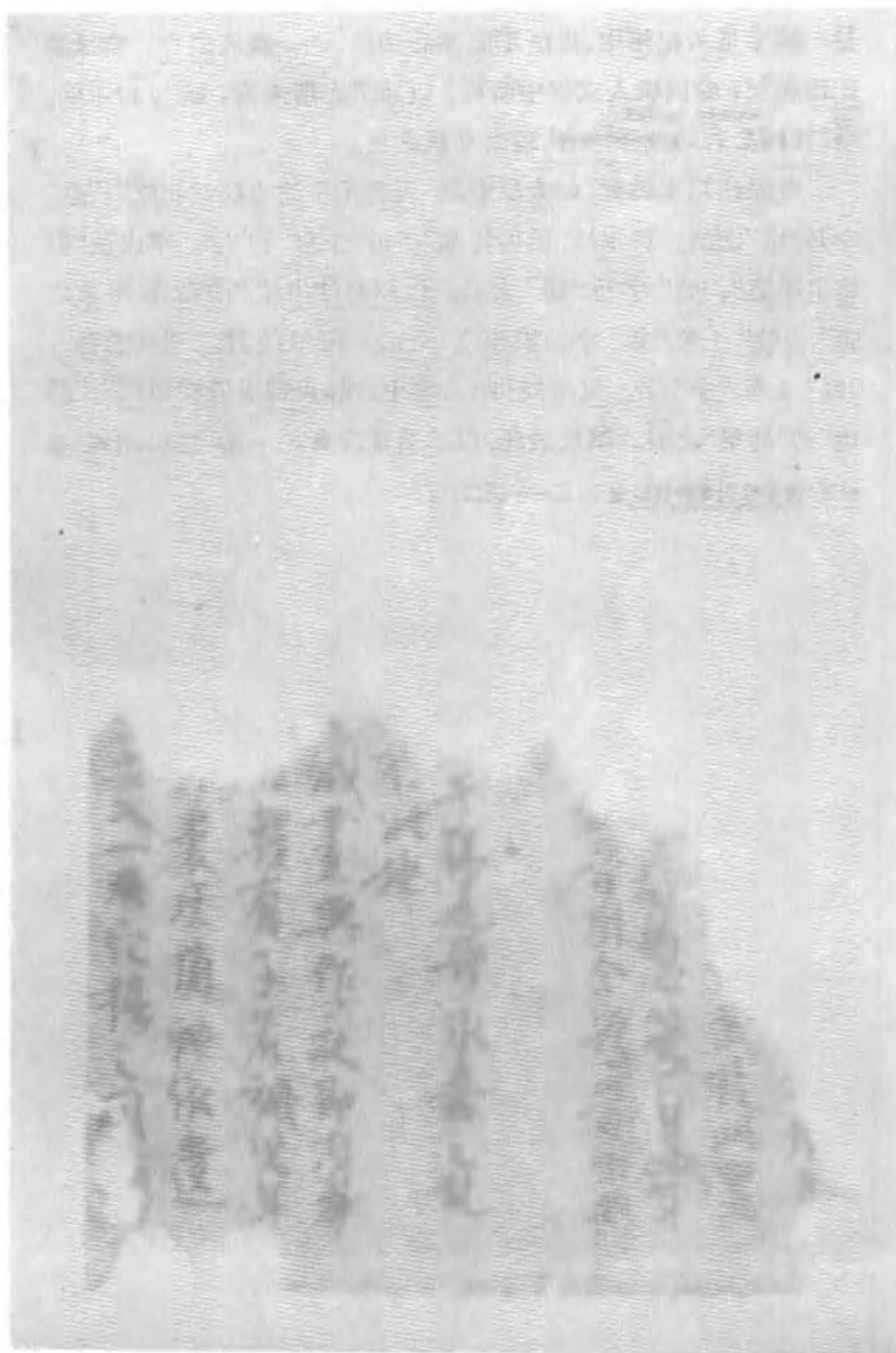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殘卷，開首斷缺，存河東道州府八：曰晉，曰太原，曰代，曰雲，曰朔，曰嵐，曰蔚，曰潞。其體例，前述建置沿革，次事迹，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產，爲後世地志體例所自昉。唐書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著錄凡九卷，韋澳撰，一作“處分語”。今以校元和郡縣圖志，卷中所記建置沿革，皆本圖志，其事迹，山川，風俗，物產，則有所損益。物產後或附“處分語”，然此八州府中，惟蔚州潞州有之。此爲全書中一門目，唐志徑以爲“一作處分語”，認爲書名，誤也。澳仕宣懿兩朝，卓然爲一代名臣。宣宗勵精圖治，洞知外事，是書頗簡略，或澳撰以供幾餘之覽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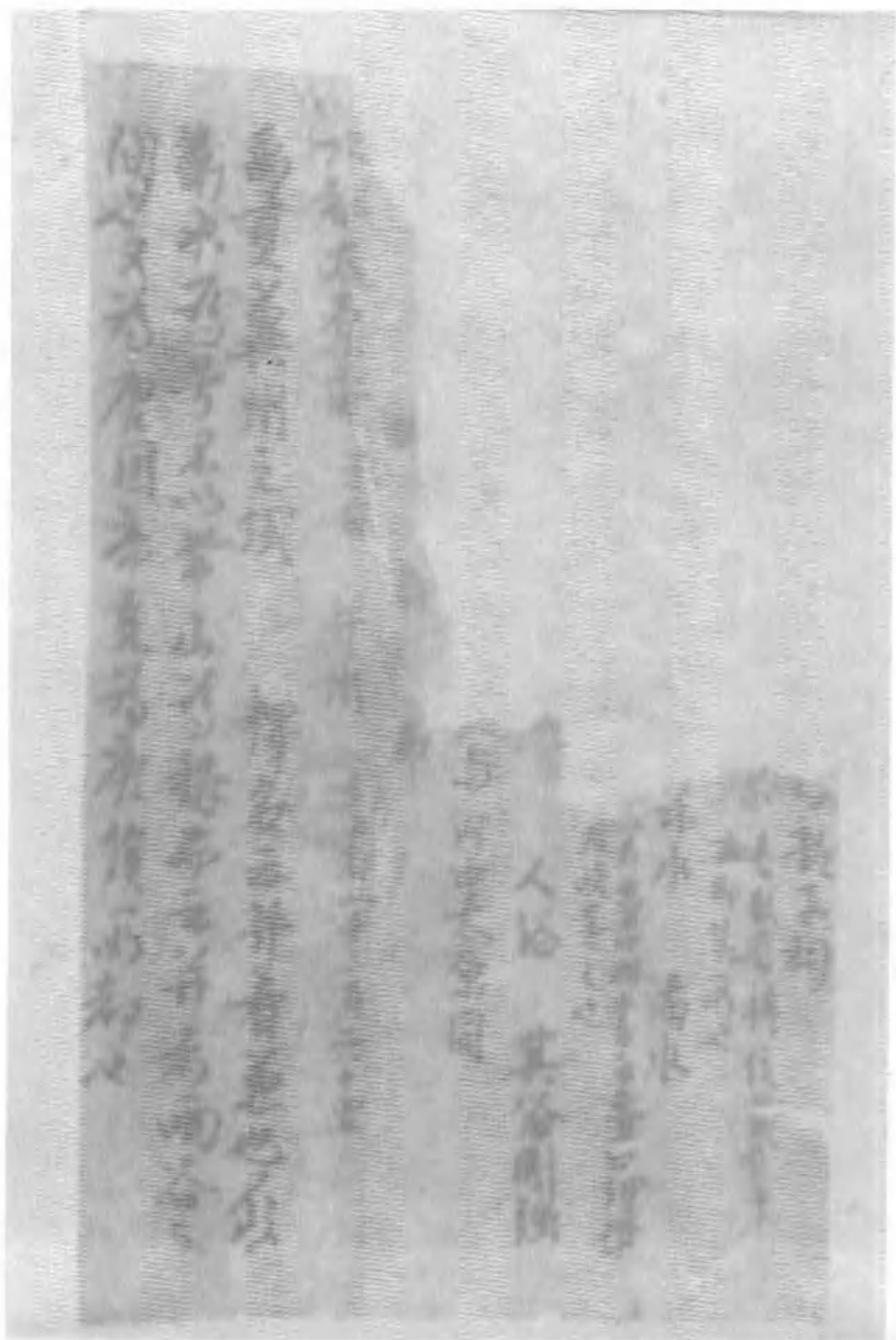
此書既依據圖志，取以校勘，可據以是正誤字。圖志潞州八到，西南至上都一千三百三十里，此卷作一千二百四十六里。圖志晉陽縣晉澤溉田周迴四十一里，此卷作四十餘里。圖志祁縣有胡甲水，此卷作護甲水。圖志記此水東南自潞州武鄉界流入，而於潞州武鄉縣亦正作護甲水，可證作護甲者是，圖志祁縣下作“胡甲”者非也。

亦有可補唐志疏略者，代州條記“武德四年置代州都督府，今爲刺史理所，兼置代北水運使院”。考代北水運，地理食貨兩志均不載，惟新書盧坦傳記遺吏案泗州刺史薛齊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獻事，及坦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事。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八，載“開成三年四月度支使杜悰奏：水運院舊制在代州，開成二年移院振武。臣得水運使司空輿狀，言移院不便，請依舊移代，從之”，則兩史紀傳亦不之及。此卷代州有使院，蓋在杜悰奏復之後也。嘗謂有唐一代制度，表志所述，多依據六典通典，中葉以後，無記制度專書，故表志率詳於中葉以前，憲程以後之制，大半闕如，時

見一鱗半爪於紀傳中，史臣不能悉心鉤稽，一一載入表志。嘗欲就紀傳所記，參以唐人文集中所載，以補諸志所未備，願勿勿未就。今讀此卷，若助成予志者，暇當卒就之也。

此卷繕寫多譌奪，如太原府條“天寶元年改北都爲北原”，“原”字乃“京”之譌。晉水注“伯遇晉水”，“伯”上奪“智”字。牢山注“劉聰遣子榮”，“榮”字乃“榮”之譌。代州勾注山注“漢高不聽敬之說”，“敬”上奪“婁”字。雲州條“開元十八年後置雲州又雲縣”，“縣”上奪“中”字。嵐州條“隋大業中於靜東縣界置樓煩郡”，“靜東”乃“靜樂”之譌。略舉於此，以證讀是書者。一九一三年五月晦 羅振玉：雲堂校刊羣書後錄卷下，三——三二頁。





春秋時為晉國西南距河北盡朔陽舊地
也晉高辛氏子實流及金天氏子玄凱之
所居也 魏黃初中置并州 乃為太原
國 後魏為太原郡 武定元年置郡為并
州又改為大和懷德 今為河東高平使理所
事魏 志云北齊二年置太原郡 高平
吳歌秋大國即 地也隋末後唐置太原府
大業三年始置 高祖初置 唐高祖為山西
河東道撫慰大德太原府置守嗣元十一年置
宗行幸太原以太州 王業承典又置北都
改并州為太原府置太原府以統其地

徐水 護甲水 浮通水 山名 芝山 趙縣口劉
不龍 瑞雲山 字山 許縣蓮子 全縣 豫陽 陽武 陽武
日馬山 美陽多王 厚仇山 許縣 介山 陽武
人俗 漢書地理志云 其人 有桑之 遺教 君
子 徐思 山人 德 又 多 善 公 禮 子 聽 以 詐 刀
相 級 殺 珍 切 名 姓 毀 送 死 以 皆 奢 非
柏 老 甘 草 鼓 骨 將 生 石 莫 不 鏡
楊 子 人 蕭 荀 人 器 而 布

代州

中唐

唐門郡

至和初年

唐并州之域也春秋時為晉地戰國屬趙之
步騭數賊之域三秦晉地則趙之代句注之
地秦句注在州西北唐門郡界陰山是也秦
置唐門郡漢因之後漢末匈奴侵邊其
地荒廢國室自九原徙移時州於今

隋開皇中改唐門郡為代州大業中改為唐
門郡隋末亂後為寂境武德四年平
置代州都督府今為刺史理而兼置代州

運使院

事紀

趙襄子怒殺代

王遂率代地

史記趙世家代地晉國屬之今代信今縣趙之趙襄子怒殺代王遂率代地

襄子帥代王夫人胡之趙而呼天哭并自殺代人所

漢高帝城聚劉敬於漢武

漢高帝城聚劉敬於漢武

劉敬曰使吾無功多利不可受也漢高帝許之劉敬曰吾欲封侯

劉敬曰吾欲封侯劉敬曰吾欲封侯劉敬曰吾欲封侯

劉敬曰吾欲封侯劉敬曰吾欲封侯劉敬曰吾欲封侯

劉敬曰吾欲封侯劉敬曰吾欲封侯劉敬曰吾欲封侯

劉敬曰吾欲封侯劉敬曰吾欲封侯劉敬曰吾欲封侯

漢高目擊陳師

漢高目擊陳師

漢高目擊陳師漢高目擊陳師漢高目擊陳師

漢高目擊陳師漢高目擊陳師漢高目擊陳師

人從 鴈門并州屬郡也生風俗與太原略同
然自代北至雲朔等州北地險峻者之地封略之
因難事而居我欽之心焉竊不意其敢僅則對
刻聖德則柔致系款然似若為斷則亦不傳
攻致而謂社金革死而不臥者也後之編戶在
遠我現此亦他邦之安為難程

物產

鴈門

麋鹿

麋鹿

麋鹿

漢書曰并州至初而中人二男一女高宜五核
大福也 穀宜五種木惟又瓜厥善性九

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界至靈武城移靈州及
靈武城於此後為靈武而破修不於朔州
用元十三年遷靈武城及靈武縣令為朔州刺史
事始 漢文帝數親為中丞守 魏書
實非非是時分大人入朔州後代北胡時又中丞胡
爾漢度親親為中丞守中丞文是為中丞守中丞
文帝後更曰中丞守中丞 倚靈初平城 晉書
數親為中丞守中丞 倚靈初平城 晉書
事始 漢文帝數親為中丞守 魏書
城今中丞中 齊文宣置東州城 魏書

又重去第... 衛青休士馬

雲中馬門 雲中馬門

雲中 雲中

單于臺 單于臺

休胡 休胡

紫塞 紫塞

水名 水名

漫日乙連

山名

白登山

上有臺名曰白登臺

火山

在雲中北西山有大井深不見底

草復生則煙騰大井有大井利山南有

死穴不測死常不止也

奚望山

在雲中一百里

採涼山

後魏孝文帝採涼山在涼州北八十里

俗州人

与代州同

物產

鵲翎

草羊

所產蒿物与代州同

朔州

馬邑郡

去上都一千七百餘里

禹貢冀州之域周為并州地春秋時為北狄地

秦為鴈門郡地在漢即鴈門郡之馬邑縣也

漢書大宛列傳云荒廢曹公又云馬邑縣晉改為

鴈門郡晉弘治中改為猗靈雨按

後魏初以爲畿內之地

孝文帝遷洛水定東坡城置朔州後又廢
晉文宣帝又於馬邑城置朔州即今理

朔大基中四縣州爲馬邑郡

唐初改爲朔

州今爲朔州

事跡

魏宗清理馬邑

馬邑縣地漢書以爲主信此意乃以古原郡爲魏國治在
以臨朔故城之東魏書云魏初理馬邑上計之制故大入關
亦如上焉書是漢書之誤也馬邑漢初即爲朔縣唐書
金漢書云武遂屬本今新修志未會代郡馬邑是也

層疊嶺

漢書李廣傳

卷之四

[illegible]

卷之四

... ..

郡望

風光留影 觀于所遇 是為公事 觀也

林至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關文忠筆于畫樓外

六子竹題文

山莊書目
人物
馬致和

物產
白脂
兩生
定州
搜傾

[illegible]

李并州之倫春秋時為晉懷慶太守李樓侯顯

日三二一號

伯五十一號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 二〇七

之於也。想武靈王欲以爲縣。秦惠王原郡地。以漢
郡。以陽縣之地。漢末遂置武靈縣。又新志郡
侯縣置虎州。而今理也。漢大縣中。有縣東。其界
置。續攷郡

六年廢重置廣州令

清觀堂記

教職武志中百守寇誤大芝中於兵三千其後

李邕書其真名于千人為其可免

郡望
豫州

東山先生集卷之六

[illegible]

前溪 俗名前溪 東七十里

1000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五

卷之十

五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四

已

物在斯地而有地

子嗣永昌

石印

此亦後世考文事之佳法也

李戰為羅士揚書言方池而羅有書云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2497, 2498, 2499,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2517, 2518,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2557, 2558, 2559,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2568, 2569, 2570, 2571, 2572, 2573,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2599,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2615, 2616, 2617,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2628, 2629, 2630,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2638, 2639, 2640, 2641, 2642, 2643, 2644, 2645, 2646,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2656, 2657, 2658, 2659, 2660, 2661, 2662, 2663, 2664, 2665, 2666, 2667, 2668, 2669, 2670, 2671, 2672, 2673, 2674, 2675, 2676, 2677, 2678, 26

100

...the ... of ...

卷之四

五侯七貴不復見
六朝舊事猶堪尋
方外之仙不可得
山中之客亦難尋

想拜

玉龍

二山名山在都定靈西北三石里上子
松木而皆定靈之木也

人俗

与代州同

師老

能攻

麻金案

蔚州

下興唐郡

唐上郡二千三百里

高祖置蔚州之城屬屬并州春秋時屬晉國

時趙

趙武靈王置云中鴈門代郡秦亦為

代郡東魏靜帝於此置北雲丘郡

周宣帝置蔚州

置州置鴈門郡

武德四年平劉武周置蔚州今為刺史

理所

事跡

楊野軍

在州東一百廿里開元

二年縣至德二年廢

三河名

在縣孤縣元和七年以此治有省

為興唐府

諸錢糧調少數十里銅鏡之步置置五壇諸代感

郡望地名

興唐

新州府屬

并州川

日通亮

富日某

易

今通亮在興唐縣界易在興唐縣界

死狐名

入地州界有死狐

身說漢王曰某乃孫也

水名

狐狐河

在興唐縣界

此河上橋橋下橋關

茹水

出興唐縣西南向秋山北界此河也

有似狐狐因以名

在興唐縣界

名雪山

一居大興縣

山名

倒刺山

在興唐縣界

名雪山

一居大興縣

有得乘穴其深不可測

石銘

石銘

在興唐縣界

石銘

石銘

石銘

在興唐縣界

石銘

石銘

石銘

在興唐縣界

石銘

石銘

石銘

在興唐縣界

石銘

石銘

石銘

在興唐縣界

石銘

石銘

石銘

在興唐縣界

石銘

石銘

石銘

在興唐縣界

人務

古武州國

物產

熊皮

豹尾

衣布

山野多大運

國初大並多至武州國及至武州
及武州久不種以武州及武州

衣布

山野多大運

國初大並多至武州國及至武州
及武州久不種以武州及武州

衣布

山野多大運

國初大並多至武州國及至武州
及武州久不種以武州及武州

衣布

山野多大運

國初大並多至武州國及至武州
及武州久不種以武州及武州

衣布

山野多大運

國初大並多至武州國及至武州
及武州久不種以武州及武州

衣布

山野多大運

國初大並多至武州國及至武州
及武州久不種以武州及武州

衣布

山野多大運

國初大並多至武州國及至武州
及武州久不種以武州及武州

州之重而 備先十七年置三都督府今為昭慶軍
 節度使理而 事歸 尚書 世無諸將
 上堂東北即黎侯國也春秋時莊公欲子不氏
 之國故主娶史為母不顯遂屬之
 及漢書下年外上堂即彭祖墓明王宗景
 忠嘗為州外忽而中脫多似時之禮實史祇兄
 墓初復安自朝堂前設小庵以居墓主之墓
 式二墓七日名教 墓后後為祀苑宅
 府堂史君 王公之堂開 山形以墓主乃古史君廟
 碑在開堂前因以為名
 為潭水 文遊水 龍吟水 山名 蘇香山
 小名 圖圖水 山名 蘇香山

[illegible]

牙 氏於此置
為物心管守身
晉州今為晉州刺

平陽也晉永嘉之亂

於此地

城盡興作夜即有崩
姓韓有子名襖兒年
八累灰隨地依貴還
去入穴掘之門有
白龍子祠

春秋晉穆侯戰于
人無即其所也

冰水 瀑水

一名壺口尚書云壺口理渠
及岐是也

人俗 其俗剛強

與河中太原同

中 麻布

北都太原府 赤府 并州 去上都一千二百六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 釋名云并者兼也不以

衛水為号不以常山為稱而云并者兩谷之

間也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以都之

春秋時為晉國西南距河北盡朔陝背地

也昔高辛氏子實沈及季夭氏子玄伯之

所居也

魏黃初中置并州 又為太原

國 後魏為太原郡 武泰元年置郡為并

州又改為大都督府 今為河東節度使理所

事跡 秦莊襄二年以京督攻趙空太原晉荀

吳敗狄太國即 地也隋季陵遲資賊元斤

大業三年煬帝以 高祖神堯皇帝為山西

河東道撫慰大使太原郡留守開元十一年立

宗行幸至太原以比州 王業永興又建北都

改并州為太原府立趙崇崇碑以紀其事

天寶元年改北都為太原晉祠 周唐宋雲祠也北

極觀穿築池源自高洋已下皆指集 介之推祠

焉忽今為北都之也

俗名子推改漢書云周武為并州刺史舊以子推禁火死忽其
日感言神靈不示火田是火土人至冬中鄉月望之公以煙窰者
少不堪多死者周武乃作書以置子推之廟言感冬去火殘
換人非笑者之使意

去至駝馬

春秋子推曰焚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生
去至駝馬其以宣法洮漳太原澤帝

用家之封汾川

郡望地名

太原郡

太百父

春秋地
名曰置

故立廟於此

改魏日中書都

太原

夏墟

晉陽

水名

晉水

伯邑晉水明

晉澤

潞安府

潞安府

與劉元海

汾水

漢武帝幸河東秋風解日泛樓船若浮
合與此些

徐水

護甲水

潭池水

山名

趙錄曰劉

不剋踰蒙山

牢山

劉駘遣子祭穀授晉陽道獵於
牢山陳閼皮內山為之志

白馬山

其詳多在其厚仇山 鐵磳介山 有介子推 傷多銅鐵也

人俗

漢書地理志云其人有堯之遺教君

子淳思小人依陋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

相傾歟誇功名嫁娶送死例皆奢靡

物產

甘草

龍骨

持圭石

黃石

栢子人

蒲葍

人參

麻布

代州

中府

唐門郡

去上都一千六百里

古并州之域也春秋時為晉地戰國屬趙之
與韓魏滅趙後三分晉地則趙力代句注之
地秦句注在州西北唐門縣界涇山是也秦
置唐門郡漢因之及漢末匈奴侵邊其

地荒廢周宣帝自九原徙移時州於今

理隋開皇中改時州為代州大業中改為屬

門郡隋代表亂陷不寂境武諒四年平

置代州都督府今為刺史理所兼置代北

軍使院事疏趙襄子殺殺代

王王逐平代地史記趙襄子北登夏屋山誘代王使府人

襄子姊為代王夫人聞之泣而呼天齊齊并自殺代人於

之名而死地為唐并山

漢高帝械聚劉敬於廣武漢高帝欲聚匈奴使劉敬奴素

報曰必使齊兵以多利不可聚也是時漢兵卅餘方已論

勾注上怒宗安阻吾軍械聚宗於廣武遂往平城匈奴

果出吾兵圍高帝曰登七日乃解帝至廣武赦衆曰吾

不用公之困於平城乃封宗二千戶為南內侯注云勾注山
在雁門底武縣之屬雁門郡之是也

漢高自聚陳歸音使周勃入定代地漢書

相國陳歸及高帝日代地吾下名故令歸以封國守

代令乃劫掠地上自將而往而歸時皆要人乃多以

金購歸將多降使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免得

免誅歸乃立文帝為代王也

郡望地名 雁門代州門 唐武漢縣名高

封侯矣漢時代郡之縣崇武縣新韓信亦此地

武州塞在雁門漢時武將軍于將 水名潭音

池音 河在唐林 震音 虎音 水在五臺縣界

門縣西平地其大三輪泉源

沸湧以巨石投之即涸也 常溪小在雁 渾河出扶羅

山名

夏屋

山越襄子誘縣代王
雲在漢武帝葬也

勾注

山漢無
卅萬餘

勾注縣勾奴也晉勾注碑曰北方之險也雲就邪孤勾注
為之乎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外內也漢高不從教之說

困於平城也素勾注在雁門縣界即今西陲山是

五臺

在五臺縣東北道徑以為紫府內徑清源山也晉永
嘉中有姓避亂入此山見仙人為之克期回之不退尋

訪其地故俗人
以為仙人者之都

塞曰百嶠偏嶺

東尖

西後宿

一名牛
心山也

大王石井

疊頭

西域

已並塞上山名在
雁門界口也

鳳凰

石鼓

山下石鼓卧一天公尺晉
細之過得平也

連枷棒

西臺山

馬頭

烏堆

已上元塞上山
名在唐林界

人俗

雁門并州屬郡也其風俗與太原略同

然自代北至雲朔等州北陲絕塞之地封略之

內雜書所居戎狄之心鳥獸不食以穀僅刈則
劫曹飽則刃豕豕然仇考為離制手不憚
攻致亦謂社金草死而不獸者也繼之編戶亦
染我民比亦他邦實為難理

物產

鴈翎

麝香

貂尾

麻布

漢書曰并州至新布帛人二男二女畜宜五種

牛馬羊

穀宜五種木惟文瓜厥菜性九

犬猪也

甘草

麻苳

苳苳

苳苳

大苳

苳苳

苳苳

苳苳

苳苳

雲州 下 雲中郡 去上都一千九百六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周屬并州春秋時為北狄地
戰國時屬趙今州即時秦屬之也

漢為鴈門之平城縣

漢末大乱匈奴侵邊

雲中鴈門西河遂空曹公鳩集荒散之卒

城縣

後魏道武又於此建都

孝文改為司州牧置代尹

孝昌之際離亂

尤甚常代之北盡為上壤

孝文宣帝置

常安鎮自周迄隋仍為鎮之

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界定襄城移雲州及

定襄縣於此後為默啜所破移百姓於朔州

開元十八年復置雲州及靈州今為刺史理兩

事跡

漢文帝赦魏尚為中雲守

魏尚得

賞罰作是時匈奴大人入朝耶教北地都尉文帝以胡寇

向雲唐曰魏尚為雲中守軍吏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為云中守

猗靈都平城

晉亂并州刺史劉琨表封猗

靈為代王都平城今即雲中

齊文宣置東州城

後魏之末亂離尤甚常化之北盡為上境奇

文宣天保七年置常安鎮徙豪傑三千家以實之今名東州城也

衛青休士馬於

雲中鴈門

漢武元朔中匈奴入代趙都尉太將軍衛將兵十餘萬出塞斬首三十餘級還休士馬

方雲中

鴈門

郡望地名

雲中

雲州郡名

平城

漢高

帝用陳平秘計得出匈奴而圍是此地今雲州是也

單于臺

在雲州縣西北漢武帝元封

四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是此地是也

休胡

雲州是古雲郡之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而置此

紫塞

在北界土多紫色

水名

御河水

流入桑乾

浸日乙速邪

山名

白登山

上有臺名曰白登臺

火山

在雲中郡西山有火山井深不見底以

草投之則煙騰火發有大井祠山南有尾穴不測尾常不止也

奚望山

在郡東一百里

採涼山

後魏孝文帝採涼臺也
在郡東北八十里也

俗州人

与代州同

物產

鵬翎

草羊

所出藥物与代州同

朔州

下

馬邑郡

去上都一千七百廿里

禹貢冀州之域因為并州地春秋時為北狄地秦為鴈門郡地在漢即鴈門郡之馬邑縣也漢末大亂郡遂荒廢曹公又立馬邑縣晉改為鴈門郡晉亂其地為猗盧所據

後魏都代為畿內之地

孝文帝遷洛水之東故城置朔州後又廢

齊文宣帝又於馬邑城置朔州即今理

隋大業中罷州為馬邑郡

皇朝改為朔

州今為刺史

事跡

韓信請理馬邑

即今朔州也漢帝以韓王信壯武乃以太原郡為韓國後信以倫胡故信以晉陽去塞請理馬邑上許之匈奴大入圍信故亦和上賜書責讓信恐誅以馬邑降胡部與胡騎居秦合漢軍柴武遂屠秦今新信秦果合代郡焉是也

聶壹請詐降以誘匈奴

漢武帝時馬邑塞

擊之王恢議可殺乎上從之陰使詐為門之入匈奴誘禪于日五能斬馬邑今承以城降禪于以為然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末伏兵遮馬邑高谷中單于竟之遠去上怒王恢逗撓不殺禪于輒重之恢聞自斃

郡望地名

馬邑

朔州郡名之州城本漢末邑城也昔秦

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及後父老異之曰

此去雲集城乃石崩遂名馬邑之地

大同軍城

朔文五年不善陽方

水名

桑乾

河名在馬

山名臺口

山在故北

人俗

与代州同

物產

白鵝側

雨生蒸餾

山虎州下

樓煩郡

八重

本并州之城春秋時為晉

後屬趙本樓煩胡

之地也趙武靈王破以為縣秦太原郡地在漢

即汾陽縣之地漢末遂置曹公之新興郡

後魏置嵐州即今理也

隋大業中分靜東縣界

置樓煩郡

武德四年平劉武周置東會州

六年廢重置嵐州今為夾史理而

事跡

後魏置嵐州因以崑崙山為名也嵐州

故城武法中為守寇漢大邑中為兵二千其後

李由秀又加兵至六千人為守寇

為寇厥之北

衛不可久廢

秀客城

在宜芳縣南對文海而築也元海曰威神而生

秀陽宮

在涿陽故宮在靜東

長城

有自古跡修築長城起金河縣北州里

三堆城

在靜東縣城內有堆水名天池

在靜東界縣燕

在靜東界縣燕

在靜東界縣燕

管涔山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地理志北魏新羅侯以此山之神便獻

惣林

玉龍

二山名山在崑崙山西北三百里上

人俗

与代州同

物產

熊皮

麻合蜜

蔚州

下興唐郡

去上都二千里

禹貢

冀州之城周屬并州春秋時屬晉戰國

時趙

趙武靈王置云中鴈門代郡秦亦為

代郡東魏靜帝於此置比雲上郡

鴈州置鴈門郡

周宣帝置蔚州

武德四年平劉武周置蔚州今為刺史

理所

事跡

橫野軍

在州東一百廿里開元

邊縣至德二年改

三河

在苑孤縣元初七年以此治舊有

為興唐府

鑄錢鑄銅山故十里銅鏡至多遂置五爐鑄錢成二萬

郡望地名

興唐

蔚州郡周利并州川日巡夷富日業

易

今通夷在靈上縣業易在死狐

易在州竟之內也

死狐道

入州界古死狐口也漢書郡會

其說漢王曰寒死狐之口云其泥也即此地可之也

水名

瓢瓢河

即通夷河也

此河上樓狹下樓闊

出靈上縣西南故四山縣界此河五

有似瓢瓢目以名之也

此水大湍激之奔流若動山

山名倒刺山

俗傳靈仙所居出佳大其也

太白山

一名大茂山

有鐘乳穴其深不測即

石銘隱山

在靈上縣界上有石銘題

望穴中乳如懸穗之也

石銘隱山

在靈上縣界故謂之石銘隱也

陽山

山名亦曰陽山壁立夏直上層崖刺天有古道極險狹後

摩笄

山名昔趙襄子姊為代王夫人聞襄子殺王叔代王摩笄山

人俗

與代州同

物產

熊皮

豹尾賊

麻布 山野多大匪

國經大其多古有山野及平川
李後教孝文所種以濟軍次沃壤

中夏時日七三尺其多古
亦為山間但求少耳也

太白山有種乳樹刺山出大若

雲分語

興唐郡北臨朔漠東接漁陽并

却咽唯邊庭高禩帶宜多方控守俾息

龍雲

潞州

上府

上黨郡

二千二百四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殷時為黎國春秋時屬晉襄
國時屬魏後降趙又為趙地秦為上黨郡
也後周置潞州於襄垣縣隨移於壺關今

州之里也開元十七年置大都督府今為昭義軍
節度使理所 事跡 尚書云西伯戡黎在

上堂軍北即黎侯國也春秋時赤狄潞子所居
之國潞子嬰死為晉所滅遂屬晉

後漢書上堂作亂上堂郡移里臺開主宗王
帝嘗為州判駕所坐脫子似睡之時反更威見
赤龍攫案及朝京都後所居安復堂上以此氣未
氣二氣七日石散 舊居後為龍苑宮

郡望地名

上堂臺開

山名刑似臺古乃於此置開

井谷開

在天井谷之內深
室如井口以為名

水名

濁漳水

一名
潞水

清漳水

土著藍水

鷄鳴水

山名

麻芝山

石梯山

黃阜山

太行山

五龍山

慕容山亦此山
上置五龍祠

羊頭山

上有神農城即神農得
嘉穀于此

熊耳山

孤山爭名
貌熊耳

國山

出人名

人俗

漢書地理志云堂本

車 別郡左韓遠立趙近後乃降趙士度俗
難上人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大夫亦習游
戩悲歌慷慨女子彈弦游媚富貴

物產 人參 麻布 黑 雲 小 漆 壺 開 勢 臨 燕 趙

屏衛洛京素裹山河之固實為朝廷重寄鄉宜勉弘
化以叶金諧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

八十七 戊辰記

沙州都督府圖經

伯二〇〇五 敦煌石室遺書排印本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三冊)

沙州圖經殘卷，首尾缺佚，其存者長不逾三丈。始於水渠，迄於歌謠，敘述詳贍，文字爾雅。其所記水渠，泊澤，池堰，如苦水獨利河與胡泊及三澤二堰，均不見於他地書。七渠之名，僅都鄉渠一見於使于闐記。（圖經又分一渠名都鄉渠。案高居誨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殆卽此渠。）鹽池三所，元和圖志則舉其一而遺其二。（圖經東鹽池水在州東五十里。案元和圖志作“鹽池在縣東四十七里”，卽此池也，而不及西北兩池。）所記城塞驛路，如漢武之長城舊塞，十九驛之名稱建置，均爲古今地志之所不及。所記十六國時諸涼遺事，取校崔鴻書，如張體順之譌張愼，（圖經“涼王且渠茂虔訪於奉常張體順”今本北涼錄作張愼，誤。體順於李暠時爲甯遠將軍，李歆時爲左長史，見西涼錄，殆西涼亡而仕北涼者。）宋承義之誤宋承。（圖經“郡人宋承義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案宋承義今西涼錄作宋承，奪義字，當據補。下承義名兩見，並譌作承。）涼武昭王之庚子紀年，直稱至五年，非元年稱庚子，二年稱辛丑。（圖經“涼王李暠庚子五年，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案西涼錄一載此事於癸卯四年，誤先一年。又案暠建元庚子元年，庚子二年，以至五年，皆以庚子紀之，今本西涼錄作庚子元年，辛丑二年，壬寅三年，癸卯四年，甲辰五年，誤也，當據此改正。）武昭之修塞城，敦煌之獻同心梨，繫年舛誤（圖經“後涼錄呂光麟慶元年，敦煌獻同心梨”。案麟慶今本後涼錄一作麟嘉。又此事後涼錄列於太安三年，云敦煌太守宋歆送同心梨，誤先一年，當據此改正），均足正明人纂輯兩本之譌奪。又如効穀古城在州東北，不在州西，（圖經古効穀城在州東北三十里，是漢時効穀縣”。案一統志稱効穀龍勒故城，俱在沙州衛西；西城圖志云：“今日敦煌縣西踰黨

河，舊城基址，不一而足，効穀龍勒城郭遺址，疑于是乎在”，此云在州東北，則非在沙州衛之西可知。惜徐星伯先生不及見此，當時未於城東北一尋迹之也。）辛武賢所開井泉，在州北不在州西，（圖經“辛武賢討昆彌，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案漢書西域傳下烏孫傳載此事，作“案行穿卑鞞侯井”，孟康注“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西土山下，”西域圖志白龍堆在敦煌縣西境，引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白龍堆沙是，”均謂白龍堆在敦煌西，此志謂大井渠在縣北十五里，與孟康說不合。）足訂漢書孟康注及西域志之譌誤。崔不意爲漁澤都尉，非魚澤尉，（圖經“濟南崔意不爲漁澤都尉”，案顏注作濟南崔不意爲漁澤尉，此云“意不”，殆“不意”二字之倒置，顏注漁澤下奪“都”字。當時諸障皆都尉治之，當據此補正。）足補漢志顏注之奪文。匈奴傳“起亭燧”之“燧”不作“隧”，（圖經“建塞傲，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等守之”案此疏見匈奴傳，惟“亭燧”匈奴傳作“亭隧”。師古注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其義紆曲，宜從此作亭燧，謂起烽堠也。又匈奴傳守字上無“等”字，此衍。）足正師古隧道之曲解。如是之類，指不勝屈。此芟芟殘卷，雖把不盈握，而有裨史地之學，如此之宏！惜徐張沈何諸先生生早不及見也。

至此書之作，殆在開天間。雖卷中多頌揚武后語，及遇大周處多跳行空格，而無僞周之新字，且有開元之紀年；又避唐諱，如“虎”作“武”，“隆”作“隆”，“基”作“其”，“四民”作“四人”之類，均爲作於唐而非周之確證。記事至開元而止，而不及天寶以後，其非作於肅代以後又可知矣。唐代圖經，久絕於世，亟爲考其里略，俾讀者知此爲人間鴻寶也。一九〇九年十二月

此書乃涇陽端忠敏公方向伯希和君影照，予從忠敏借印十本，分頒同好。乃逾二年，搜行篋得舊本，亟遣工復影，與西州圖經同

印行之，以推廣忠敏傳古之雅意。一九一三年八月又記

此卷無前後題，予往臆定爲“沙州圖經”，未敢遽自信也，近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游歐，手錄英倫及巴黎所藏敦煌書目，載法京有沙州都督府圖經卷三，知臆定固不誤也。英京所藏，有沙州圖經卷第一，其標目第一沙州，第二第三第四敦煌縣，第五壽昌縣，則篇目亦班班可考矣，附記於此。是年十一月又記。羅振玉：雲堂校刊羣書疑錄卷下，三二一三四頁。

重民按：是書於一九〇九年排印入敦煌石室遺書中，題爲“沙州志”。羅振玉作跋文兩則，又撰沙州志殘卷校錄札記一卷，附於後。一九一三年影印入鳴沙石室佚書時，羅氏將札記中有關攷證者，散入跋文爲夾注，卽上所錄者是也。

日人羽田亨作“唐光啓元年書寫沙州伊州地志殘卷に就いて”，載小川博士還曆紀念史學地理學論叢。（1930）



大德堂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legible]

唯沙嶺出其西謂動無定準由不恒致也

諸公所撰嘉慶元年五宰危似劑

素以爲然。然則君子之有仁也。亦非不

馬駒大渠其南有雷其水西有石山亦
無草木之類北通八十里其地大坦平為
馬園口其堤南北一百五十步闊十步高二
丈其間水門系水以灌田園新開其地
果降雨其地如渾其深如河加以水
少而土多其地如夏之陵山雖雪而
水入河猶盛夕漲其水又東北流其地

沙州城在詠詠漢北流者名北府東望者

名東河水東南流者二道

一為沙州
一為瓜州

西北又有一渠名都解渠又從馬圈口

一渠於州西北流名宜教渠渠州城四面水

渠州城翻由水乾草渠園高土流家

日足土不生林鳥則無鵲之聲皆

故惟無種者其水涸田民盡更無流

沙

苦水

右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曰瀉水自西流至瓜州
城下餘里西南流一百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
南乃為苦水又西行十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
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附亭驛
南即西北流至廣連烽西北餘里入沙漠
國利河水

右源出瓜州東南三百里流至沙州燉煌縣
東南界而多即流無而竭涸

熊泉水

在州東一百里土人謂之熊泉山泉

又云

熊泉

長一丈

在州東三里甘泉山泉土人謂之熊泉

地下五年後城前泉水乾枯土人謂之熊泉

泉在城東三里土人謂之熊泉

在城東三里土人謂之熊泉

三之渠 長五里

渠在州東三里許泉水上流河前南側東流

渠分渠下三里其渠間三文曰以爲号

陰安渠 長七里

渠在州西南六里許泉水上流西涼縣界渠本守

陰道於舊州門上開渠溉田百餘家利而安

田以爲号

一所塘壩水 闊四五尺 深九尺 塘連城四面

右其塘西南角有天然泉名爲雨道流達城四面
相通至東北隅會流北出至城三里投入大河

三所澤

東泉澤

右在州東南三里澤內有泉因以爲名

州里澤 東西十五里 南北五里

右在州北州里有池水周迴二百步塘極廣衆
人往還曰里數爲名

大井澤 東西廿里 南北廿里

右在州北十五里漢書西域傳漢道銀為將軍
皇武賢討其諸王燉煌道傍有牧行營

大將曰平良得曰大將軍

馬國曰

右在州西南五里漢書西域傳漢道銀為將軍

山名曰其山曜迴五十步自西涼已後甘肅

無遺山

東城壁 高二丈五尺 長三丈 闊二丈

在在州東越百十里其地皆水以溉田永龍運
糧不致有缺不得改運糧則文王無窮運度百
姓欣慶其制漢承相蔡之設以陳西魏名
州之北陽平代伯相司受新尚汲觀太祖
賢陽平王杜超女汲為公主惟永安城太祖
於陽陽而主其長女汲嫁于長女城亦隨時定
武族去其女字直為長城木氏
大周聖神皇帝永龍無制長城縣開國子故時
人名直為長城堪

一所故堤

高三丈

闊三丈五尺

右在州東北一百廿步按十六國春秋嘉興四年西

涼王李歆為旦渠守避賊敗於沮渠惠懷

城歆危國滅其弟恂為燉煌太守自諸牛奔

鐵嶺奔于大沙水避以索天緒行燉煌太守緒

行險惡失於人耶人宋承義張細以恂在耶有

意以宋承義恂九月車數人入燉煌索緒

東奔宋承義等推恂為軍將軍恂創之軍

進遣子德政率眾二萬助恂之門不戰至五年

存堂通軍第二方領嚴整軍情書論以興亡
之運惟不若二員之面起想以水陸城惟使
壯士千人連拔為橋路欲決捷志為家進所餘
將侯等勸惜今水林成東軍來者相繼雖
有能武之士決棄無所宜遣使降回恩擊之
惟遣使降降進不計左長史宋承義武衛
將軍報知學問降進惟自願其提多毀
滅惟東面此而其壯步存

一附錄

之河

五原

五原

五原

五原

右在子城東近城南門據西涼錄涼王李暠高庚中
年建造此殿以瞻政至今見在州司以為館

城內

右州界遼闊沙磧至多鹹鹵鹽澤約餘

大半

三所鹽池水

東鹽池水

右在州東五十里東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其鹽
在水中自為塊片人斂水東流出曝乾其是

類鹽其味淡於河鹽東亦形相似

西鹽池水

右傳界沙泉最在州北百一十里想有四陵丘
散二畝已下時人於水中流出大者有馬牙
其味甜美其色如雪馬牙者既難用之

無名

北鹽池水

在州西北十五里東西九里南北四里其鹽否

西池志州東鹽味同

一所興胡泊 東西十九里 南北九里 深五尺

右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其水鹹苦唯泉堪食而
胡後至門關道往還居止因以爲名

二十九所縣並處

州城驛

右在州東二百步曰州爲名東北至清泉驛十里

清泉驛

右在州東北卅里善振調驛十里永成驛路在
瓜州常樂縣西南刺史李無害以善爲石

嶺山陰邊由江賊聚竊進往安寧縣天授二年

五月十八日

初夜賊往其縣竊在神泉

莊側故名神泉縣今為清泉太置在縣俗

曰改為清泉縣

檢洲縣

古在州東北六十里北至百亭縣一里刺史陳至

非為中間逗曲處請奉詔元年十二月廿日

初置縣側有酒田以為名

百亭縣

右在州東北十里東漢長安縣界同前

初初為黃日京下因得而子

長安縣

右在州東北十里東漢長安縣界同前

東

初初為黃日京下因得而子

甘肅

右在州東北十里東漢長安縣界同前

初初為黃日京下因得而子

東

初初為黃日京下因得而子

陸亭驛

右在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北瓜州常樂驛

十里同驛本

初移流置在陸亭驛

側山驛本

新驛

藏頭驛

馬山驛本

右在州東一百七十里二百步瓜州常樂驛

同前驛

初置流置在瓜州常樂驛

如意寺驛本

初移流置在如意寺驛

初置流置在如意寺驛

初為沙州道縣少府運轉牧廳預望道
修政於第五道來往又奉今年二月廿
日 敕第五道中想置子驛提供
客棧等舍村王處景并沙州沙州客
更發調令沙州提三驛沙州提四驛付
檢令州驛數如前

右在州東北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五步
州常樂縣界唐德鳳三年開七月奉

勅移朔州道義第五道真寶正統
置朔州百姓趙果提舉如意元年

四月三日

勅移朔州道義

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

勅移朔州

遭賊改第五道來往南去瓜州常集

縣界為山驛六十九里二百六十六步

第五驛六十八里八十步

第五驛

右在州東北五百一十里步同前驛

初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南去雙泉

縣六十四里八十步北去春泉縣六十五里

計步

春泉縣

在沙州東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向南

奉

初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南去弟

九縣共六十五里計步北去胡相縣八十四里

胡相縣

在沙州東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向南奉

東泉縣

勸宜沙州百姓越界往南去永泉縣

里以去任州永遠縣界永遠縣八里

去任州東州里東去其國界十五里

永泉縣界其國界十五里

永泉縣界其國界十五里

永泉縣界其國界十五里

其國界

永泉縣界其國界十五里

陽泉縣八十里回前奉

勅移在

陽泉縣

右在州東一百四十五里舊是江南交各縣地

永濟二年縣奏奉

勅移就山北縣

泉谷置西去其西縣八十里東去回前

縣四里回前奉

勅移在

泉谷縣

右唐咸亨四年刺史李祖隆奏奉

勅置去州東一百八十五里東去瓜州管轄

州五里西去惠泉縣十里同前表

新設表

元朝縣

本州東一百里在天泉山宜西土其縣縣

本縣東去空長縣十里唐永清之北土其

六行其縣遠康

元朝縣

本州東一百里在天泉山宜西土其縣縣

本縣東去空長縣十里唐永清之北土其

黃谷驛

為去州東一百七十里車馬無難通達之處

國前彩道其驛通敵

州驛

在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其驛內東有先

聖人廟廟內有素畫先聖乃先師孔子

之像春秋二時其祭

縣學

在縣學西邊後其後中東南有夫子廟
即廟堂內有素 先聖先師孔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醫學

在縣學院內其後牆別排房中安置

二所社稷壇

州社稷壇在一

高四尺 周圍長廿四步

在州城南六十步春秋二時奠祭

燉煌縣社稷壇各一

高四尺周圍各四步

右在州城西十里春秋二時奠祭

四所雜神

土祀神

右在州西十里立春祭神主壇內有土主

不安因以祈禱不知起何代

風雨神

右在州西北五十步立春祭神主壇內有土主

新廟不知建在何代

雨師神

右在州東二里立合意神主境內元里中即初
為不知建在何代

穀神

右在州東二里立合意神主境內元里中即初
一百步

一所其地

方丈投書

右華北國春秋永和三年正月有異人
見於城東門上投書於地忽然不見書一紙八
字滿之其文曰涼王明年若王年涼王且棄
涼王歸朝永常無難
降才棄山老父之見國之休祥深願陛下勉念
備政以副州之慶若盤子遊田荒於酒食
聖王年持有大變度不悅卒為惡所成

二所屬

先王廟

右在州東八里西華縣縣志云本縣舊縣文惠廟前
於此立廟因名先王廟其院周圍三百五十步
高一丈五尺東有一廂是爲子孫神位
居周圍三百五十步高五丈五尺宇自李一廂
屋宇除毀餘場尚存

墓所

右在州西里無西郭外

及魏高涼州刺史官葬於此其墓周圍三畝

高一丈三尺

一所

墓所

右在州東廿里關祖像之家也後魏書云

宋玄陰燧燧人也祖像有墓於西土父故像一

秀士官至會稽合其家高三丈五尺周迴
卅五步

三所堂

嘉納堂

右樓西涼郡王李昌高庚子五年興立
官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
園後所志其堂毀除其階高存其地在子
城東北羅城中今為勅殺府

清泰堂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寶高唐子三年於西門外
臨水起堂以課朝政用武事今堂且尚存
餘址破毀

謙德堂

右按西涼錄王李寶高唐子三年於西門外
城中於德殿南今並餘毀

一所土河

右州通州境東至碣石口去州五百里

百步西至白山烽去州十里南至沙山七里

北至神農科去州十里南至漢武軍元祐六年

以新內以禁限西項天李其萬建初十二年

修立以防奸竊至隨開皇十六年廢

四所古城

上右何倉城

周迴二百八十步

右在州西二百廿二里俗名何倉城其城在代
其城頽毀其址猶存

古勅殺城

周迴五百步

右在州東北十里是漢時勅殺縣本其後漢郡
秦欽說漢書光武封六年濟南崔寔言不
漢漢郡財教人力田以勸勅得穀曰立為縣
右為後秦將堅建興廿一年為前秦郡人黃
建武遂為廢城今北面有相其數千步

嘉禾縣 高八尺 其闊一丈 上闊四尺
 右在州北六十三里東至陪京將一百八十里入嶺
 常與羅水西至曲溪縣一百一十二里至入
 諸般看嶺界嶺乃以嶺漢漢常南通月六
 大夏又以公至是為嶺王以公勿奴而方
 俱北為雲以並廣同漢元帝貨年元年
 佳應對諸日為意出集征代建寧起事
 連集外城型主式以守之民以長城也

古塞城

右開四州境東在城東四十里西在城西十里
南在城南七里北在城北十里
唐元和中六年將軍張繼以城合屬新羅
最實最堅最壯最固最雄最壯最固最雄
漢武帝時又元帝竟寧二年于來朔
上書備修塞和親請罷邊屯即中集
應以爲不可自莽末武宣軍屯代遂塞假使

亭建城外城隍廟之左以奉神之靈壇安
祀靈已采石有餘年歲以刻所元是年六
年築至西涼王李暠建初土年又修以
脩南羌地廣其城故壇其址見存

張芝聖記 在縣東北里勛教前東南五十步

右漢獻帝時前件人於此記學書其法蓋
墨書絕世天下名傳曰張王羲之領書始
云臨池學書池水盡成墨好之絕倫書亦
云也又草書亦曰草書之始人謂之草書記



往國張順道往國張懷叙上往國張
上往國張是往國張嗣業父舉人昭武
校尉甘州之水通將上往國張大英昭博士
上往國張是惠府舉將軍守右西歸衛西
州蒲昌府折衝都尉補本衛中郎將充
于國錄守使煥煌郡開國公張懷福昭武校
尉前行西州府府舉都尉上往國張懷
立往武將軍行右衛州州縣池府折衝都
尉上往國張是客昭武校尉前西州岸
頭府左果毅都尉補本府折衝充墨離
軍守將張懷古等今於青里堂中立局

及飛芝宮

靈輿

鄴康州

江河淮濟

海濱

宮

宮

郡縣城

開縣津濟

宮

宮

碑碣

名人

忠臣孝子

忠臣孝子

營壘

陵墓

臺榭亭亭

臺榭亭亭

臺榭亭亭

右當縣並無前件色

什祥瑞

同心梨

右後涼縣呂光麟慶元年縣理縣同心梨

赤氣龍碑

右按西涼錄至李昌庚子元年赤氣龍於此

圖龍跡見于水城

白雀

右按西涼錄至李昌庚子年白雀翔于

靖恭堂

大石丘

右按西涼錄至庚子四年五月大石自裂

於燉煌馬圈山

瑞草

右西涼王庚子五年燉煌有葛樹木而生任
黃鳥之色沙州無葛樹疑是葛鳥二字相
似誤為葛鳥

嘉禾 木連理 柳樹生楊枝

右按西涼王庚子五年六月燉煌獻
嘉禾木連理柳樹生楊枝

白狼 黑狐 黑雉

右按西涼王庚子五年七月風行燉煌

鳳凰

右按西涼王庚子初元年正月風凰集

于勃艮

白龍

右唐武德五年夏四月癸卯白龍見於平
河水邊州刺史奏

日露

右武德六年六月己酉日露降於陽城
木連理

右唐顯慶元年於羅摩縣重修行濟圖

內本堂連理

甘露

右唐肅宗四年夏行頤國內甘露降於
樹上垂流於地晝夜不乾

野穀

右唐聖祖皇帝垂拱四年野穀生
於武興川其苗葉高二尺色上白散似
蓬其子如葵子色黃赤似葵子肥而
有脂炒之任麯甘而不熱核得數百石
以充軍糧

綿石

唐貞觀元年有日姓麻洪其於縣西至元
王厥側得石其色翠碧其上有古文狂
古字云五代廿七年七月其表裏為上麻當
為封豕是太麻置寺觀其為麻壽此州
以得此石述其觀自另題圖

白雀

白雀

唐高祖武德二年有白雀至會昌於平康
鄉東自有一隻馴善不驚當此建上
高宗大帝

行道其地崇教寺僧徒都集不置
官署廂見空中有雲彩見可垂
大以無賴多難頭目精明首向北方尾
而下當即表表制為上端

五色鳥

在大周天授二年五月百姓陰翽翽於平康
鄉武水通園內見五色鳥頭上有冠翅
尾五色丹背赤足合州官人百姓並往
看見群鳥隨之青黃赤白黑五色鳥
傍頭上有好性甚馴善於吏李果斷

奉奏稱謹檢瑞應圖曰代樂萬者
天下有明見也心於武孝通圖內各
嗣鑒得之臣以病陰者世道鑒者明
也天顯

日揚光

廢雲

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文康寶物
寺收稱今日冬至外時有五色雲扶日開
一丈已上其時大明大校一倍以上六至辰時
頃有五色雲在日四邊相日光射其輝見在官
人百姓等見咸以為聖神皇帝陛下安命

之君國天子無疆長壽謹於神應圖曰
聖人壽曰有大光天下和平又曰天子壽則
萬民壽也

終日壽壽長壽長壽長壽

壽長壽長

古大國天授二年歲月得石城縣新羅縣
就進弟地分撥收轉其清昌海水者未
消黑浪難目從月已來水清明徹底其
水五色得老人冬天望望羅門宮前有聖
天子海水清無改故身壽散樂望聖壽

聖人知者則史亦無彰表古誰決水五色
大猷謹檢瑞應圖禮什感沐日人君來
土而玉其故太尹則河漢海美之天應
國雷奎之世明孝德之昌

白龍

右大周天授三年得白龍陰守忠秋獲日龍
到守忠莊邊見白龍及畜生不得其色如
刺衣李與新表奏謹檢瑞應圖云王者仁
智明悲民至動准法度則見又云周宣王
時白龍見文王服者天顯陛下仁智明悲動

法度四夷有服之德也又見於陰守忠之症
道者陰者自通天吉昌子並守忠慎也前
件四縣諸州皆見並是天應 陛下聖
統殊微野易服色延聖壽是以陽鳥疊
彩服澄海通神瑞鳥擁祥對嘉京雲雲矣
色胡衣為和誠忠國之有聖君遐延聖統
嘉 大用之應宵命

歌謠

神皇聖武天皇武王之王祖生於名祖故詩命
謂生人壽祖也於歌武王承易而詳其美

聖母神恩探斯九族維彼四方遵以礼儀
調以陰陽三農生聚萬民千箱載興文
教載傳明堂公忠四廟上國下方安寧
流水洋洋明堂之興百不暇廢之子來歌
歎不勝言在上無與不察與述不相
所經萬國俯仰被仁禮家懷孝讓
德廣運
聖母神恩通明在下於時天下奉教百代
稱仁萬年推敬終邑
聖母慈恩之惟彼阿水

神皇清之親之帝子

聖母生之諸之海濱

神皇平之福子祐子在

聖母子廣子昌子在

神皇子

聖皇之撫慰四方事而無患亦亦亦

任督服我聖

皇赫斯怒嚴嚴其指張微之外之其

所親

聖母受天之

神皇受天之

永壽之壽

皇昇玉京如

賢雅海破驚

橫壁以

天鑒孔明危

圖洛書龜背龍寶

聖母臨人永昌

排明堂如天之

此鮑三光傳洞

趾有月氣之既

得坤之証子來之任不

八幅中制九房百神萬

之方包含五色

營大室爰

龍寶

極運平阿

極運

之極

日而後不得有得非名如天之壽於萬
萬齡黃山海水南海亦應地降春
那家接彈鄉昔年新歲承夏訓
四人優百姓還

聖人享食賜以惟良既撫既有武行
式昭著雍望早禱今日重慶春蘭
秋菊無絕萬芳

在唐肅宗元年四月風俗使於百
姓間得傳前件歌謠具狀上訖

劫河而歸係軍候其檢校兵部尚書兼奉直
大夫賜崇金衣威南楊郡開國公石邑王

伯二〇〇五號 沙州都督府圖經



三十二

水又西流八十里与硤

差又西谷

流曝布桂鶴階

弊虧日月涂谷

里不生草木中

春之後仲夏

秋後即下司

無事鳥水無

者不過數一

曲多野馬

狼重豹窟穴其

里至子亭鎮西三

烽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關烽火東即是

鳴沙流山其山流動無定山不恒俄然

深谷為陵高崖為谷或峯危似削孤岫如

畫夕疑無地朝已干霄中有井泉沙至不掩

深谷為陵高崖為谷或峯危似削孤岫如

馬馳人踐其聲若雷其水西有石山亦
無草木又東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名爲
馬圍口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闊廿步高二
丈惣開五門分水以灌田園荷鉞成雲決
渠降雨其腴如涇其濁如河加以節氣
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後山暖雪霄雪
水入河朝減夕漲其水又東北流卅里至
沙州城分派溉灌北流者名北府東流者
名東河水東南流者二道

一名神農渠
一名陽關渠
州

西北又有一渠北名都鄉渠又後馬園口分
一渠於州西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
渠側流觴曲水花草菓園宜家^族土流家
之自足土不生棘鳥則無鴉五穀皆
饒唯無稻麥其水溉田即盡更無流
派

苦水

右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鹵澗水直西流至瓜州
城北十餘里西南流百廿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
南号為苦水又西行廿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
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階亭驛

南即向西北流至廣遠於西北

昔人沙國

十四

獨利河水

右源出瓜州東南三百里流至沙州燉煌縣
東南界而多即流無雨竭涸

懸泉水

右在州東一百卅里出於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細

流一里許即絕人馬多至水即多人馬少至水
出即少西涼異物志云漢貳師將軍李廣
利西伐大宛迴至此山兵士衆渴乏廣乃掌

柘山仰天悲誓人

山飛泉涌出以濟

三軍人多皆足人少不盈側出懸崖故曰

懸泉

七所渠

宜秋渠

長廿里

右源在州西南廿五里引甘泉水兩岸修堰十里
高一丈下闊丈五尺其渠下地宜晚禾曰号為宜

秋渠

孟授渠

長廿里

右據西涼錄燉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
八里於甘泉都鄉升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

曰以為号

陽開渠

長一十五里

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舊名中渠據西涼錄刺史楊宣移向上流造五石升門堰水溉田人賴其利曰以為号

都鄉渠

長里

右源在州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馬園堰下流造堰擁水里高八尺闊四尺諸鄉共造曰

号都鄉渠

北府渠

長里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上中河升門為其渠

北地下每年破壞涼時刺史楊宣以家粟万斛

買石修理於今不壞其升門壘石佐長卅步闊三丈

高三丈昔燉煌置南府北府曰府以為渠名

三丈渠 長五里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水上於河升門南向東終

堰穿渠一十三里其渠闊三丈曰以為号

陰安渠 長七里

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據西涼錄燉煌太守

陰澹於都鄉升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

目以為号

一所壕塹水

闊卅五尺

深九尺

壕遶城四面

右其壕西南角有一大泉分為兩道一流遶城四面
周迺至東北隔合流北出去城七里投入大河

三所澤

東泉澤

右在州東卅七里澤内有泉自以為号

卅里澤

東西十五里

南北五里

右在州北卅里中有池水周圍二百步堪漚麻衆
人往還回里數為号

十六

大井澤 東西卅里 南北廿里

右在州北十五里漢書西域傳漢遣破羌將軍
辛武賢討昆彌至燉煌遣使者按行志實
大井曰号其澤曰大井澤

二所堰

馬圈口堰

右在州西南廿里漢元鼎六年造依馬圈山造
曰山名爲其山周迴五十步自西涼已後甘水端
激無復此山

長城堰 高一丈五尺 長三丈 闊二丈

右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堰苦水以溉田承前造
 堰不成百姓不得溉灌刺史李無虧造成百
 姓欣慶無虧漢丞相蔡之後自隴西徙居
 幽州之范陽五代伯祖司空訢尚後魏太祖
 舅陽平王杜起女後為公主憶長安城太祖
 於范陽為主築長安城俗号長安城李隨時定
 氏族去其安字直為長城李氏
 大周聖神皇帝賜無虧長城縣開國子故時
 人名此堰為長城堰

一所故堤

高三丈

闊三丈五尺

右在州東北一百廿步按十六國春秋嘉興四年西
涼王李歆為且渠蒙遜戰敗於酒泉東懷
城歆死國滅其弟恂為燉煌太守與諸子奔
燉煌奔于蒙遜以索元緒行燉煌太守緒
行險惡失於人郡人宗承義張弼以恂在郡有
惠政密遣招恂九月率數十騎入于燉煌索緒
東奔宗承義等推恂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
遜遣子德政率衆二万攻恂恂書論以興亡
春蒙遜率衆二万攻燉煌遣恂書論以興亡
之運恂不答二月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使

壯士千人連拔為橋潛欲決堤志為蒙遜所擒
將佐等勸恂曰今水弥盛東軍來者相繼雖
有熊武之士決戰無所宜遣使降回以擊之
恂遣使清降遜不許左長史宋承義武衛
將軍張弘等開門降遜恂自殺其堤多毀
滅唯東面北面其址步存

一所

殿

高

五架

高四尺

東西十七步

南北八步

右在子城中近城南門據西涼錄涼王李昌高庚子

年建造此殿以聽政至今見在州司以為館

鹵園

右州界遼闊沙磧至多鹹鹵鹽澤約餘

大半

三所鹽池水

東鹽池水

右在州東五十里東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其鹽
在水中自為塊片人就水裏漣出曝乾並是
顆鹽其味淡於河鹽東印形相似

西鹽池水

右俗号沙泉鹽在州北一百一十七里惣有四陂每
陂二畝已下時人於水中漣出大者有馬牙

十九

其味極美其色如雪取者既衆用之

無窮

北鹽池水

右在州西北卅五里東西九里南北四里其鹽不如

西池與州東鹽味同

一所興胡泊 東西十九里 南北九里 深五尺

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鹹苦唯泉堪食而

胡後玉門閼道往還居止目以為号

一十九所驛並廢

州城驛

石在州東二百步曰州為名東北去清泉驛卅里

清泉驛

右在州東北卅里去橫澗驛廿里承前驛路在
瓜州常樂縣西南刺史李無虧以舊路石
磧山險迂曲近賊奏請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

五月十八日

勅移就北其驛置在神泉觀

莊側故名神泉驛今為清泉尤置在驛傍
曰改為清泉驛

橫澗驛

右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去白亭驛廿里刺史陳玄

珪為中間迂曲奏請奉證元年十二月廿日
勅置驛側有澗曰以為名

白亭驛

右在州東北八十里東北長亭驛卅里同前奉

勅移為置白亭烽下曰烽為号

長亭驛

右在州東北一百廿里東去甘草驛廿五里同前

奉

勅移為置在長亭烽下曰烽為号

甘草驛

右在州東北一百卅五里東南去階亭驛廿五

里前刺史李無虧為中間路遠兼有沙鹵
奏請奉 勅置驛側有甘草曰為驛

階亭驛

右在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瓜州常樂驛

卅里同前奉

勅移為置在階亭驛

側曰烽為驛

新井驛

廣顯驛

烏山驛已上真僞提

右在州東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瓜州常樂界

同前奉

勅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

如意元四月三日

勅移就稍竿道

行至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

勅為沙州遭賊少草運轉艱難預禁道

停改於第五道來往又奉今年二月廿

日 勅第五道中惣置十驛擬供

客使等食付王孝傑并瓜州沙州審

更檢問令瓜州提三驛沙州提四驛件

檢瓜州驛數如前

雙泉驛

右在州東北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瓜

州常樂縣界唐儀鳳三年閏十月奉

勅移朔竿道就第五道莫賀延磧
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奉如意元年

四月三日 勅移就朔竿道行至

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 勅為沙州

遭賊改第五道來往南去瓜州常樂

縣界烏山驛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去

第五驛六十里八十步

第五驛

右在州東北五百一十里冊步同前奉

勅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南去雙泉

驛六十四里八十步北去冷泉驛六十八里

卅步

冷泉驛

右在州東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同前

奉

勅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南去第

五驛六十八里卅步北去胡桐驛八十四里

胡桐驛

右在州東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

勅置沙州百姓越界提南去冷泉驛八十四

里北去伊州柔遠縣界赤崖驛八十里

東泉驛

右在州東卅里東去其頭驛廿五里刺史

李無虧為其路山險迂曲奏請就北資置

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

勅移就其

驛遂廢

其頭驛

右在州東六十五里西去東泉驛廿五里東去

懸泉驛十里同前奉

勅移廢

懸泉驛

右在州東一百卅五里舊是山南空谷驛唐

永淳二年錄奏奉

勅移訖山北懸

泉谷置西去其頭驛八十里東去魚泉

驛卅里同前奉

勅移廢

魚泉驛

右唐咸亨四年刺史李祖隆奏奉

勅置去州東一百八十五里東去瓜州常樂

卅五里西去懸泉驛卅里同前奏

勅移廢

无窮驛

右在州東一百里在无窮山置西去其頭驛卅

五里東去空谷驛卅里唐永淳二年奏移就
北行其驛遂廢

空谷驛

右去州東一百卅里在空谷山南置西去无窮
驛卅里東去黃谷驛卅里為同前移道其
驛遂廢

黃谷驛

右去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魚泉驛廿五里為
同前移道其驛遂廢

州驛字

右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其學院內東廂有先
聖太師扁堂內有素 先聖及先師顏子
之像春秋二時奠祭

縣學

右在州學西連院其院中東廂有 先聖太
師扁堂內有素 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
春秋二時奠祭

醫學

右在州學院內於北牆別構房宇安置

二所社稷壇

州社稷壇各一

高四尺 周迴各廿四步

右在州城南六十步春秋二時奠祭

燉煌縣社稷壇各一

高四尺 周迴各廿四步

右在州城西一里春秋二時奠祭

四所雜神

土地神

右在州南一里立舍畫神主境內有灾患
不安目以祈焉不知起何代

風伯神

右在州西北五十步立舍畫神主境內風不調

曰即祈焉不知起在何代

雨師神

右在州東二里立舍盡神主境內亢旱曰即祈
焉不知起在何代

祆神

右在州東二里立舍盡神主惣有廿舍龍其院周迴
一百步

一所異恠

考父投書

右按十六國春秋北涼永和三年正月有一老父

見於城東門上投書於地忽然不見書一紙八
字滿之其文曰涼王卅年若七年涼王且渠
茂虔訪於奉常張體順曰昔穉之將亡神
降于華此孝父之見國之休祥深願陛下剋念
脩政以副卅之慶若盤于遊田荒於酒色臣
恐七年將有大變虔不悅卒為魏所滅

二所屆

先王屆

右在州西八里西涼錄涼王李暠謚父為涼簡公
於此立屆曰先王屆其院周迴三百五十步

高一丈五尺次東有一屆是蒿子譚讓恂等
屆周迴三百五十步高五尺号曰李屆
屋宇除毀階牆尚存

孟屆

右在州西五里按西涼錄神 二年燉煌太守趙郡
孟敏為沙州刺史車官葬於此其屆周迴三百步
高一丈三尺

一所冢

關冢

右在州東廿里關駟祖儵之家也後魏書云駟

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儵有名於西土父玫為一時
秀士官至會稽合其冢高三丈五尺周圍
卅五步

土所堂

嘉納堂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昌高庚子五年興立泮
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
圖讚所志其堂毀除其階尚存其地在子
城東北羅城中今為勅穀府

靖恭堂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三年於西門外
臨水起堂以議朝政閱武事今堂其尚存
餘並破毀

謙德堂

右按西涼錄王李暠建以聽政其堂在子
城中恭德殿南今並除毀

一所土河

右周迴州境東至磧口亭去州五百一十里一
百步西至白山烽去州卅里南至沙山七里
北去神威烽去州卅七里漢武帝元鼎六年立

以為匈奴禁限西涼王李旦高建初十一年又
修立以防奸殺至隨開皇十六年廢

四所古城

古阿倉城 周迴一百八十步

右在州西北二百卅二里俗号阿倉城莫知時代
其城頽毀其趾猶存

古効穀城 周迴五百步

右在州東北卅里是漢時効穀縣本是漢澤郭
柔欽說漢武孝元封六年濟南崔意不為
漢澤都尉教人力田以勤効得穀曰立為縣

名爲後秦苻堅建安廿一年爲酒泉郡人黃花
攻破遂即廢壞今北面有頽其數十步

古長城

高八尺

其闊一丈

上闊四尺

右在州北六十三里東至階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
常樂縣界西至曲澤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
磧按石城界按匈奴傳漢武帝西通月氏
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於烏
孫北爲塞以益廣自漢元帝竟寧元年
隗應對詞曰孝武出軍往伐建塞起亭
遂築外城設去太以守之即此長城也

古塞城

右周迴州境東在城東卅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
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據漢書武
帝元鼎六年將軍趙破奴出合居折酒
泉置燉煌郡此即關土疆立城郭在
漢武帝時又元帝竟寧單于來朝
上書願保塞和親請罷邊太郎中集
應以為不可曰孝武出軍征伐達塞傲起
亭燧築外城設屯太以等守之邊境安
起塞已來百有餘年據此詞即元鼎六

年築至西涼王李暠建初十年又修以
南甓北甌其城破壞其趾見存

張芝墨池

在縣東北一里勅穀府東南五十步

右後漢獻帝時前件人於此池學書其池盡
墨書絕世天下名傳曰茲王羲之韻書論
云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好之絕倫吾弗
及也又草書出自張芝時人謂之聖其池
年代既遠並磨滅古者相傳池在前件所
去開元二年九月正議大夫使持節沙州諸軍
事行沙州刺史兼豆盧軍使上柱國杜楚臣赴

任尋墳典文武俱明訪觀此池未獲安惜至
四年六月燉煌縣令趙智本到任其令博覽
經史通達九經尋諸古典委張芝索靖
俱是燉煌人各檢古跡具知處所其年九
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硯長二尺闊一尺五寸
乃勸諸張族一十八代孫上挂國張仁會上
挂國張履暹上挂國張懷欽上挂國張仁會
上挂國張楚珪上挂國張嗣業文舉人昭武
校尉甘州三水鎮將上挂國張大英學博士
上挂國張大忠游擊將軍守右玉鈴衛西

州蒲昌府折衝都尉攝本衛中郎將充
于闐錄守使燉煌郡開國公張懷福昭武校
尉前行西州岸頭府果毅都尉上柱國張懷
立壯武將軍行右屯衛岷州臨洮府折衝都
尉上柱國張燕客昭武校尉前西州岸
頭府左果毅都尉攝本府折衝充墨離
軍子將張履古等令從曹墨池中立扁
及張芝客

監牧

羈縻州

江河淮濟

海瀋

陂

宮

郡縣城

閼鎭津濟

岳瀆 鐵

碑碣

名人

忠臣孝子

節婦列女

營壘 陵墓

臺榭卸亭鑛窟

帝王遊幸 名臣將所至畝

右當縣並無前件色

卅祥瑞

同心梨

右後涼錄呂光麟慶元年燉煌獻同心梨

赤氣龍跡

右按西涼錄李自高庚子元年赤氣起於後

園龍跡見于小城

白雀

三十一

右按西涼錄涼王李昌高庚子年白雀翔于
靖恭堂

大石立

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四年五月大石自立
於燉煌馬園山

瑞葛

右西涼王庚子五年燉煌有葛緣木而生在
黃鳥之色沙州無葛疑是瑞鳥二字相
似誤為葛鳥

嘉禾

木連理

柳樹生楊牧

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年六月燉煌獻

嘉禾木連理柳樹生楊牧

白狼

黑狐

黑雉

右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年七月見於燉煌

鳳凰

右按西涼錄涼王建初元年正月鳳凰集

白龍

右唐武德五年夏四月癸丑白龍見於平

河水邊州司錄奏

甘露

右武德六年六月己酉甘露降弥漫臺

木連理

右唐調露元年於燉煌鄉董行端園

內木生連理

甘露

右唐垂拱四年董行靖園內甘露降於

樹上垂流於地晝夜不絕

野穀

右唐聖神皇帝垂拱四年野穀生

於武興川其苗葉高二尺已上四散似
蓬其子如葵子色黃赤似葵子肥而
有暗炒之佐剋甘而不熱收得數百石
以充軍糧

瑞石

右唐乾封元年有百姓嚴洪爽於城西李先
王原側得上件石其色翠碧上有赤文作
古字云下代卅年七百其表奏為上瑞當
為封藏並天威置寺觀名為萬壽此州
以得此瑞石遂寺觀自号靈圖

白雀

右唐咸亨二年有百姓王會昌於平康鄉界獲白雀一隻馴善不驚當即進上黃龍

右唐弘道元年臘月為高宗太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見空中有一黃龍見可長三丈以上鱗顯光耀頭目精明首向北尾垂南下當即表奏制為上瑞

五色鳥

右大周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陰嗣鑒於平康
鄉武孝通園內見五色鳥頭上有冠翅
尾五色丹背赤足合州官人百姓並往
看見群鳥隨之青黃赤白黑五白色具
脩頭上有冠性甚馴善刺史李無虧
表奏稱謹檢瑞應圖曰代樂鳥者
天下有則見也心於武孝通園內又陰
嗣鑒得之臣以為陰者母道鑒者明
也天顯

日揚光

度雲

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度崔樞
等狀稱今日冬至卯時有五色雲扶日闊
一丈已上其時大明大授一倍以上北至辰時
復有五色雲在日四邊抱日光彩其鮮見在官
人百姓等同見咸以為聖神皇帝陛下受命
之符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曰
聖人在上日有大光天下和平又曰天子孝則
景雲出遊有人從已西已北已東來者咸云
諸處 赦日亦忽見五色雲抱日

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臘月得石城鎮將康拂
耽進第地舍撥狀稱其蒲昌海水舊來
濁黑混雜自從八月已來水清明徹底其
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羅門云中國有聖
天子海水即清無波奴身等歡樂望請奏
聖人知者刺史李無虧表云淮海水五色
大瑞謹檢瑞應圖禮升威儀日人君乘
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漢海夷也天應魏
國當塗之地明主德之昌

白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陰守忠狀稱白狼頻
到守忠庄邊見斃及畜生不傷其色如雲者
刺史李無虧表奏謹檢瑞應圖云王者仁
智明恕即至動准法度則見又云周宣王
時白狼見太戎服者天顯陛下仁智明恕動准
法度四夷賓服之徵也又見於陰守忠之庄
邊者陰者臣道天告臣子並守忠愍也前
件四瑞諸州皆見並是天應 陛下關天
統殊徵瑞易服色延聖壽是以陽烏疊
彩映澄海以通輝瑞鳥搞祥對豐京雲而共
色胡戎唱和識中國之有聖君遐迹謠詠

嘉 大用之應寶命

歌謠

神皇聖氏生於文王之祖生於名祿故詩命
謂生人尊祖也於昭武王承天剪商誰其下武
聖母神皇穆斯九族綏彼四方遵以礼儀
調以陰陽三農五穀萬庾千箱載興文
教載揖明堂八窓四闥上圖下方少壬濟
流水洋洋明堂之興百工時揆庶子來陂
鼓不勝肅在上無幽不察無遠不相千齡

所鍾萬國攸向俗被仁禮家懷孝讓帝

德廣運

聖壽遐延明在下於昭于天本枝百代

福任萬年惟彼洛邑

聖母營之惟彼河永

神皇清之禔上帝子

聖母生之浩之海濱

神皇平之福子祐子在

聖母子盛子昌子在

神皇子

聖母皇撫臨四方東南西北無思不服
克歆狂瞽假我聖主

皇赫斯怒爰整其旅
荒傲之外各安其所
猗

聖君受天之祐

聖皇為誰

神聖母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水淳之季

皇昇王京如聖其考人不耳生裴徐佐

覺淮海波驚焉

皇皇聖母之從服

橫綏以大德威以往
兵神謀獨運

天鑒孔明危邦載靜亂俗還平河
圖洛書龜背龍習

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既營大室爰
構明堂如天之堪如地之方包含五色
吐納三光傍洞八牖中制九房百神薦
趾膺乾之統得坤之經子來之任不
日而成不得有得非名如天之壽於萬
斯齡黃山海水浦海沙場地隣蕃
服家接渾鄉昔年冠盜禾麥調傷
四人優、百姓逞、

聖人哀念賜以惟良既撫既有茲引
或將昔靡單袴今日重蒙春蘭
秋菊無絕斯芳

右唐載初元年四月風俗使於百
姓間採得前件歌謠具次上訖

又

伯二六九五

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始祥瑞，終歌謠，存者七十九行。按一九〇九年羅振玉曾據二〇〇五號另一殘卷，印入敦煌石室遺書，嗣又付之影印。然首尾殘缺，不著書名，故羅氏排印本題爲沙州志，影印本題爲沙州圖經，雖爲近之，未爲得也。此殘卷雖長不及二〇〇五號，然卷尾尙有“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一行，俾吾人得識原書真名，爲可寶也。持與二〇〇五號羅印本相校，祥瑞甘露條：“右垂拱四年董行端園內”，羅印本右下誤一按字，端作靖，校以連理木條，作端是也。五色鳥條：“平康鄉界武孝通園內”，羅印本衍界字。白狼條：“天告臣子，並守忠於陛也”，羅印本於陛二字作惜，校記云惜字誤。歌謠：“口鼓不服”，羅印本服字磨滅。此又文字上之足資校證者也。

羅跋云：“此書之作，殆在開天間。雖卷中多頌揚武后語，及遇大周處多跳行空格，而無僞周之新字，且有開元之紀年。又避唐諱，如虎作武，隆作陸，基作其，四民作四人之類，均爲作於唐而非周之確證。紀事至開元而止，而不及天寶以後，其非作於肅代以後，又可知矣。”按羅說雖辯，余頗疑實作於武后之世也，請略言之。新井等三驛，稱：“於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敕爲沙州遺賊少草，運轉極難，稍竿道停，改於第五道來往。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勅，第五道中總置十驛，擬供客使等食”云云，此稱今年，當蒙證聖而言，可知是書當作於證聖二年，不在開天之世，此一證也。據橫澗驛條知證聖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沙州刺史爲陳玄珪，據甘草驛條同年紀事稱前刺史李無虧，則證聖元年李無虧已去職，故稱前刺史，蓋是書纂於李無虧爲刺史時，而成於證聖二年陳玄珪爲刺史時，此二證也。漢人稱當時皇帝爲“今上”，六朝以來稱“聖神皇帝陛下”，天授二年日揚光條，有“咸以爲聖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一

語，更可知是書作於武后時，不在開天之世，此三證也。張芝墨池一條，雖有開元四年紀事，然全卷紀事，無逾證聖以後者。且墨池條與全書體例不合，（按原文明云其池已磨滅，故老相傳，池在前件所去；而標題下乃稱在縣東北一里云云，此行顯係後人竄入，不然應叙入正文，方與全書體例一致。）自開元二年九月以下，當係後人增入，應據全書以疑此條，不應據此條以定作書年代。又訪查墨池爲刺史杜楚臣，縣令趙智本所主使，而張氏又爲敦煌右族，則事舉之後，竄入圖經，至爲易易。明於此，則無僞周新字，且避玄宗諱者，正因寫於開天之世；卷中多頌揚武后語及遇大周處多跳行空格者，正以作於證聖時故也，此四證也。羅說雖辯，然余說則甚通，今日因重檢二〇〇五號卷子，偶有所感，故并識之。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生靈

生靈

生靈

生靈

木連理

石唐訓靈光有於城垣城垣雖新城垣內不生連理

甘泉

石唐靈樹四年黃作樹因同靈降於樹上靈氣

野教

野教

石唐聖神皇帝靈樹四年野教生於武興凡其苗

野教

石唐聖神皇帝靈樹四年野教生於武興凡其苗

野教

石唐聖神皇帝靈樹四年野教生於武興凡其苗

野教

石唐聖神皇帝靈樹四年野教生於武興凡其苗

野教

石唐聖神皇帝靈樹四年野教生於武興凡其苗

野教

石唐聖神皇帝靈樹四年野教生於武興凡其苗

野教

石唐聖神皇帝靈樹四年野教生於武興凡其苗

七百其表奏第七瑞當為封敕並天成聖皇帝廟號高
百壽此瑞以瑞瑞百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右高成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省一雙則善不登瑞瑞瑞上

黃龍
右唐和道元年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七信號都集及宜宜等同見安十一黃龍見可長三
七以上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即表奏
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五色瑞
右大同天授二年一月日杜除胡峯於平涼縣界武
孝通園內見五色鳥頭上有紅翅尾五色片背赤足

合州官人百姓居住者凡群集通之有黃赤白黑
五色其像頭上有兩柱甚顯善則來享惡則去
表裡故臨危時日此樂生者天下有則見也
白狀式事通國內又改詞聲得之民以爲陰者

此道聖者明也夫

目視

慶雲

大明天授二年春雲自陽主度有龍身狀如

日色雲如龍有五雲狀如日初一七已上其時大明

大龍一層以上七雲辰時復有雲雲在四邊橫列如

對日九雲人面狀等同見或以爲聖神聖帝降

雲之有則災事無對表矣謹按臨危圖曰

白狼

石天向天授二年燭面以陰守忠扶擁白狼捕到守
忠產產見小兒以書書不傷其色如雷者則史事
無虧事奏難放瑞應國書王者仁智明起即重動准
津度財見之出周宣王時白狼見大我服者天顯
仁智明起動法度出寶聖之徵也又見於陰守忠之產
違者除者以道天書見守忠於陰也前件四瑞請
州府見此是天兆 陛下開天統殊微跡是服色
重壽是以講信登不讓證海以通輝瑞身萬壽對景
雲而共色胡我唱和誠中國之有聖君親近誠誠
之應寶命

神皇

神皇聖代生於文王之祖也於昭武王木天剪山號其下
大聖母神皇極斯九族經代四方遵以禮儀訓以陰陽土
下力勤土殖之河水清而愛之幾百工時於庶人子來無不
前之在上無感不察無遠不相千齡序鍾方國政向俗被仁
積累懷慈讓帝德廣運聖壽延近開天下於昭于天本
神皇清之錄之帝子
聖母生之治之海濱
神皇平之福子於芳在

聖母乃威方昌考在

神皇考

聖母皇之撫臨四方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永歟狂瞽假
我西土

惟

皇赫斯怒是整其旅其微之外各安其所
聖君受天之祐

聖皇為誰

神皇聖母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永河之考

皇罪玉京如室其考人不耶生夷徐

作豐准海波驚

皇聖母定龍服橫綬以

不德威以往兵神謀獨運

天鑒孔明危邦并舒孔

仙還平河圖迄書龜背龍肩

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既營大室爰辨明堂如天之耀如

地之方包含五色吐納三光傍洞八牖中開九房百
神薦壯齊軋之純得神之經子來之作不日而成不
得有得非名如天之壽於萬斯齡黃山海沙場地
齊蕃服家接渾鄉昔年符盜未盡調傷四之擾之
百姓連之

聖人哀念賜以堆良既育或引將昔
靡單袴今日重裳本蘭秋菊無絕斯芳

右唐載初元年四月風俗便於百姓間採得

前件歌謠具件如上訖

子商圖經卷第三